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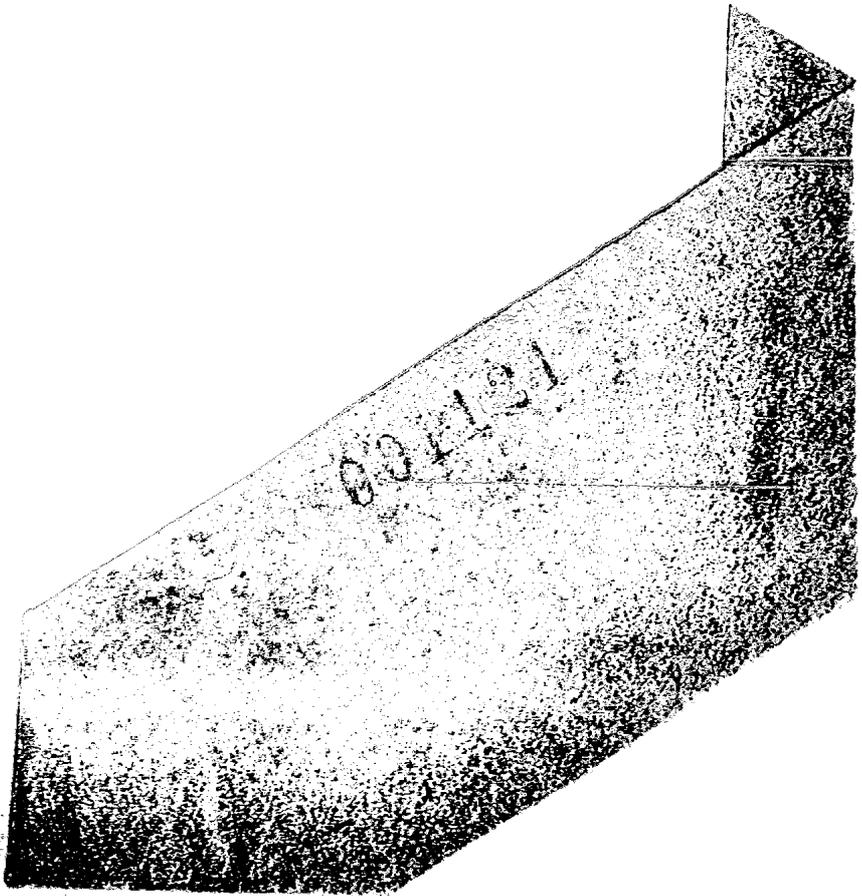
黨國要人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上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3204
4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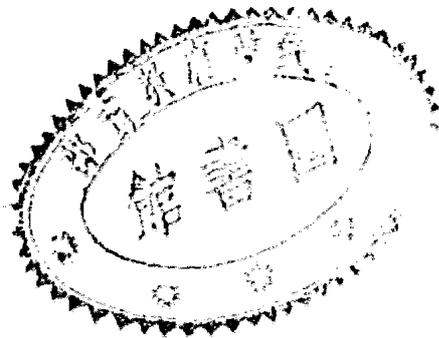


674
#322.8
1-3

黨 國 要 人

戴 季 陶 最 近 言 論 集

上 編



上海東書局印行

1928



戴季陶先生

黨國要人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目次

上編

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一

求學與革命……………一五

我們要怎樣宣傳主義……………六六

全體的利益與部分的利益……………七〇

國民政府是爲人民造產的政府……………七五

中山大學的前途……………九二

中編

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一

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二六
本黨最近的發展與黨員最重要的工作……………四九
革命的知識與革命的工作……………六七

下編

民衆運動的過去和將來……………一
行易知難……………一五
三民主義的國家觀……………五一
三民主義與民衆的革命……………七〇
田中之今昔……………七六
孝……………九八

573.07

212-1

2:1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黨國人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上編

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

這一次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國民黨的心，這才回來了。黨國的情形，已經危急到了十二萬分。現在一般忠實的同志，既已努力作成了國民黨的統一獨立的基礎，此時救黨救國的路，已經明白表現出來，就是國民黨人自己恢復自己的自信力和團結力，心口如一地組織起來，中國才有一線的生路。如果不然，國民黨一亡，中國就是落在奉魯軍閥的手裏，而使全國陷於黑暗。自從改組以來，國民黨內一個最大的危機，就是在有了兩個中心。而大多數的黨員，迷惑在二心之間，無所適從。前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後，我所以大膽的冒大險，犯大難，要求國民黨的同志，很純粹地集中在先生的思想和主張的下面，同時勸告在共產黨的青年，不要爲了迷信一個唯物史觀，打破國民革命，就是明明白白看見後來的悲慘。不曉得爲甚麼當時全黨的同志，都是迷惑不醒，兩年以來，不知不識間，把全國多數有爲的青年，趕着向共產黨去。二次大會以後，我的



(南)

自信力，被全黨的空氣和一個組織與紀律的空名，壓伏到不能再起。去年張靜江蔣介石兩先生，再三要我去廣東，我不能去的原因，因為一面接受着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同時忍受着精神上的大矛盾，以致一病失神，數次瀕危，死而復蘇者數次，病中惶惑失志，幾乎趨於斷滅。後來病稍愈，到廣東之後，以神經根本受病之人，一面受四圍境遇的壓迫，一面生出自己心裏的懷疑，再處處被大會的決議聯會的決議束縛着，要保全國民黨的組織，和統一的革命勢力呢？抑或是要創國民黨自存的新生呢？自己既精神衰弱，只不知不覺地受環境的支配，而事實問題和精神狀況，愈趨愈苦。我自己很明白，中國一切的矛盾，國民黨中所存在的矛盾，和國民黨領袖間的思想，行為，派別的矛盾，時時刻刻，使我的精神狀態愈加衰弱，這樣作人，絕無一刻的生理；這樣作黨更那裏有一綫的生理。當時我明明看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彌縫一時的，就時促成汪蔣合作到打破北京，再說整理黨務的話。一條路是正本清源的，由國民黨忠實的領袖，不理問甚麼紀律甚麼組織，拚命行一種迪克推多，建設起國民黨的紀綱來，再說組織和紀律的話。因為人心是一切的基础。人心已經到了絕境，組織便等於廢物。中央地點的問題，和兩年來共產黨處心積慮的破壞和壓迫，生出一個大波瀾。由此發生出國民黨歷史的保障者的吳李張蔣諸同志的決心，喚

起一個偉大的國民黨的清黨運動。我對於此次黨內的問題，想說一句很公道的話。中央的幹部，除了徐季龍一個人好像有一種特別的所圖而外，其餘的人，本來沒有很多的意見，有也不是堅確。如果中央遷移是一齊出發，或許沒有以後的種種紛糾。至於根本原因，在於共產黨問題。國民黨內有了一個共產黨，就有了兩個中心，再好的人也要擾昏的。現在與共產黨合作的事，是已經絕對拋棄，國民黨的心，應可以回來了。此時如果國民黨的人，仍舊不能夠把主義的自信力恢復起來，確實相信地，集中在 總理的思想主義的下面，確立起紀綱來，做紀律和組織的基礎，不但 是黨無可救；中國的國家和民族，都無可救。此後的中國，連一點恢復的餘地都沒有。硬把毫無教育，毫無實力，毫無組織的中國人，送了去做帝國主義國際，和共產主義國際大戰的戰場。無論這一場戰爭的結果如何，中國民族要損失幾千萬的人口，黑暗幾十年，還夠不上造成俄國今天這樣一個假名共產的狀態。因為中國，連俄國這樣的物質基礎，和精神的能力都沒有。本來把共產黨員，統率在國民黨的當中，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的兩大工作，這是 總理所取的政策。但是這個政策，總理逝世以後，在事實上，成了國民黨的癌腫，今天已經切開了。此後的道路，我們很可以看得見，我們要以三民主義救國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亡，完成國民革命。不要

把沒有教養和組織力的中國民族，眼睜睜地送給兩個赤白國際來作決戰的試驗品，國民黨只有一致的團結起來，以純粹的國民革命方法，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兩件大事。中國需要的建設，是要工業先進國援助，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機器，才是載設中國的真正材料。同時我們要明白，中國人把中國的改造完成起來，就是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國人今天不能在中國之外去尋世界，要在中國之外去尋世界，就是一種妄想。自己的國家建設不起，民族振興不起，是沒有說世界革命的餘地的。這兩年來，本黨當中把世界革命拿來做主要口號之殿，對於黨內不能唱高調的人，便極力壓迫。不錯，這也是一條路的。但是這一條路就算是成功了，而成功不知在何年何月。如果二十年不能達到完全打倒現存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目的，中國人就要作二十年的無代價的犧牲。這是先自己造成戰後土耳其的國際地位，無後才來造俄國式的革命。就算是完全成了功，還是只有用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資本來做建設。這幾十年的歲月，幾千萬人的犧牲，只算是做了第三國際的試驗品，爲甚麼今天不直截了當的，一面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同時教民衆作臥薪嘗膽忍辱負重的工作，使中國的生機，在平和中培養起來，把中國過多的人口移向中國的四圍，如蒙古西藏新疆川邊等地方去生息，而把他們逼向戰爭的一條路去呢？戰爭本

不定是罪惡，但是也還有「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的話。現在中國的情形，在二十年能免得了國際戰爭，照總理建國方略所說的利用世界的資本和技能，先造成物質的建設，然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也才生得出，要作世界革命，也才有基礎。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前次廣東聯席會議的議決案，只跟着第三國際的壓迫，同時使中國柔弱的國民，終久為救國愛國不得不走戰爭的路，這樣的方法，直是先求民死，再說民生，將來生否不可知，而眼前就是驅民於死地。我們反抗帝國主義，我們中國的力量，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喚起世界民衆的同情，和中國國民的覺悟和組織，不是馬上要製造國際戰爭。但是照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的作法，兩三年內，就可以造出國際戰爭來，無智識，無組織，無訓練，無交通製造設備的中國國民，豈不是悲慘到了極點了麼？為國家爭獨立，為民族爭平等，為民衆求解放的中國國民黨的方針，決不應該如此的。所以總理說，要確立起民族的自信力，使民族主義成了功，然後才可以講世界主義。這兩年來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在東方所逼成的戰爭機運，已經進行到相當程度。我們中國的革命運動的目標，如果很明白地在中國的獨立和自由，國際戰爭，是決定非避免不可。然而這兩年國民黨對於國民，不確實地苦教國民作臥薪嘗膽的工作，只是教國民作破釜沉舟的運動，這一個方針，和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

義的目的，可以說是相反的。我們要記得 總理北上那一年對國民說：『我們要國民會議實現，祇要國民的意思集中，要國民的意思發表，十萬個電報，勝過軍閥十萬的大兵。』我們已經很明白地看出來，如果中國國民黨不是純粹的三民主義的黨，不是純粹的的國民黨員，來組織這一個國際的平和政策，一定做不到，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場大的國際戰爭不休，這不單是國民黨自己替自己造棺材，簡直是替中國國家造棺材。兩年以來，我們無論如何想，總想不出國民黨有一條生路可走。就是爲此，現在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了，作救國的革命呢？作亡國的革命呢？先亡了國，再做革命，這是共產黨的策略；先教民死，再作共產的企圖，這是共產黨的策略；先犧牲了中國國家的存在，和民衆的生存，去鞏固第三國際的基礎，再圖世界革命的成功，這是共產黨的策略；但是中國的國民，中國國民黨是不應該如此的。再說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要學土耳其的方法，目前是做不到的，我們中國的國民，沒有土耳其國民對於戰爭的素養，沒有像土耳其在歐戰當中所造成的大規模的新式戰備，土耳其之陷於滅亡，是歐戰的結果，同時克馬耳的以戰爭復興土國，也是歐戰的結果，這是很明白的。所以我們中國國民，在今天不能不時有對帝國主義決死的心；而不能不努力做忍辱負重的豫備工作。

一個國民的存在，必須有一個意識的基礎，這個基礎，是國民的自信。中國的國民，不要圖存在發展則已，要圖存在發展，祇有很堅確地信仰中國人有創造文化的能力。這個信仰，就是中山先生的主義思想。我確信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理論，在世界革命的理論當中，他是後來居上，他的偉大和崇高，確實在馬克斯列寧之上。何以他的理論的偉大崇高在馬克斯列寧之上呢？這就是他的思想基礎，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的結晶。我確信他的思想，在世界上一定成爲新世界精神的物質的建設之指導原則，世界一切革命的國民，在他們經過了馬克斯主義的革命悲慘之後，一定會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是真正促進人類進化，社會進化的原則。馬克斯主義，祇有能夠說明歷史變化的過程，而不是造成人類真正文化的基礎，中國人要確信三民主義，才可以救中國，世界一切人種，要確信三民主義，才可以得平和，是可以垂諸數千年而不變的。這是一句精確的話，可以說明先生的主義的偉大。中山先生的主義最崇高的一點，是在他說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礎，人失自信力即死，失却道德的精神，就是失却自信力，這是成己成人的要義。社會是人類的集合體，各人不能完成其人格，則各人失却自信力，而社會的意力，也就不能鞏固，國家和世界的幸福，都無從產生。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們，以及許多迷

信物質的青年們，不承認中國民族的精神，不承認中國固有道德的教義，口裏講的是馬克斯主義，而實際所行的，却是俄國前幾十年以唾棄一切為宗旨的虛無主義，和世界大都會中的游蕩空氣所產生的享樂主義。一切祇有性的放縱，對於男女關係是如此，於是對於一切事物，無往而不如此。這種行為，本不是馬克斯，也不是列甯，直是革命的發醉性所產生出的廢物。如此的共產黨，祇有造亂，那能建國。性的放縱的結果，就是造殺機，造死因，絕沒有生機。生因可以造出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一切的遺教，根本絕不是如此。即使世界的人類，今天不能覺悟，各國多數的民衆，仍舊迷信馬克斯主義，便是將來得馬克斯主義實行之後，也必然的一定會回到孫先生的教義上來。因為如果不是以道德作信的基礎，世界一定沒有和平的一天。戰國時代，大家鄙棄孔子的教義，所得的就是幾百年的戰亂，要得秦楚之交，人口幾乎滅盡的時代，大家才懂得孔子的教義是平和幸福的基礎。今天的中國國民，要想得較為和平的革命成功，一定是要確信中山先生遺教的全部。要曉得民族主義的基礎，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權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信義的道德，民生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仁愛和平的道德；中國人要想免却無代價的犧牲，無目的的盲動，一定要有確實相信中山先生主義的全部。要相信他一切的教義，沒有不是正確的，沒有不

是真實的，沒有不是後來居上的。再簡單說幾句話，中國要得救，國民黨要得救，一定要確實相信民生主義的目的，和共產主義的動機和手段，絕然不同；要確實相信中國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并不在各國人之下，而在各國人之上；要確實相信中山先生是世界革命的領袖中最偉大而崇高的導師，他的理論，是世界上後來居上的革命理論。世界各國的馬克斯主義信徒，要到了受盡艱難之後，一旦翻然覺悟，來研究信仰中山先生的主義，世界的革命，才可以造成一個新紀元，才可建設真正的新世界。物質的繁華，要人才能造，要人才能享，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人支配物的主義，不是物支配人的主義，人支配物，才有的人生，物支配人，就祇有死滅，中國人要得救，要完全信仰中山先生的遺教，一切學問智識，祇有用來作證明的材料，說明的方法，如果要懷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學說，就是中國人的自殺。國民黨兩年來造成的環境，是國民黨的自殺，同時也是中國人國家的自殺。現在已經到了垂危的絕境，前後左右，都是陷穽，要革命，要國民黨的人，自己很堅確地把自己的思想，根本改過來，不要盲信外國學者的思想高過中國人，馬克斯的學問好過孫中山，如果要有這一點心，就是絕對無救，我們學中山先生，不但是要學他的思想主義，更要學他的行為，學他的存心，多一個人學他，就是中國多一點生機，多學得到他一點，就是

多一點的生機。本來革命是一件困苦艱難的事業，中山先生說，不怕死就是真革命黨，不怕死而肯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就是好革命黨。我們黨中的同志，思想行爲，都能確實相信中山先生，而能刻刻以死生去修得他保持他的能有幾人，所以國民黨從改組以後，自殺到如今。但是我們領袖同志當中，我們看蔣介石同志，他爲了保持繼續，總理的事業，能夠不怕死，而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幾位先生，他們都能夠有這兩個特點，一個黨是要歷史繼續的，有了歷史的保障者之努力，今天在斷續存亡的時候，才把人心收拾起一半來，今後怎麼呢？就是全黨的同志，大家來齊心一德地，一點不懷疑地，確信 總理的遺教，擁護而且扶助着僅存的幾個忠實的領袖，建設起紀綱來，由紀綱的確立，建設起紀律來，黨才可以有救，國才可以有救。

我們從前對於 總理隨時所取的政策，時時反對，不能明瞭，到事後才漸漸地明白他的價值。張蔣等中央諸同志，在今天能夠不被過去黨內的決議，以及虛偽的民衆操縱者，所製造的環境迷惑顛倒，毅然決然的行動，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歷史的力量，和中國民族歷史的力量，所發現出來的一種精神能力，這可以曉得是民生主義的天然力量，民族和社會民衆要求生存在必要時候，便於發揮他的能力，我們不能不認識社會生存意力的偉大，和不斷的爲社會公衆求生存

的努力的偉大，不能認識真正的民生，一定是時時刻刻會被僞虛的社會效力鎖住，莫有堅強的為社會公衆求生存的努力，也時時會被空理論迷住的。凡是我們的同志，是要確信真正黨的指導者，是黨的歷史保障者，是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保障者，中國國民前途無限的生機，都是在此。國民黨同志的毛病，是人人抱一種特殊的思想，而懷疑他人，懷疑自己，時而自己被自己的智識經驗迷住，時而被自己的利害迷住，時而被不真確的為衆意思迷住，時而被組織和紀律的意思迷住，時而被朋友的感情迷住，時而被國家和民衆的利害迷住，就會生出懷疑來，這種懷疑，祇有確信 總理之主義而決死，才可以勝得過他。然而這一個奉唯物教的共產黨，他在黨中來發揮一種特殊的理論，和人物分析，立出許多派別來，對工農就教他祇爭自己階級的利益，而不顧全體，對學生就使他祇信馬克斯列甯而鄙言孫文，因為有了這一個癌腫在國民黨內，年長日久，便成了割也割不得，醫也醫不得的大毛病。現在已經割了，國民黨呢，在此刻祇有下一次決心和總理在二次革命後，創立中華革命黨一樣，完全從新作起，方才可以望好，不然前途的危險，是怎樣呢？

官僚軍閥坐收漁人之利，而帝國主義者乘勢進攻，國民黨外抗帝國主義，內抗軍閥官僚，

土豪劣紳，力盡勢竭，日趨危險，而中國國內，重陷於辛亥年因武漢南京之爭而袁氏專政之現象，國際間則引起第二巴爾幹戰爭之亂局，且至發生全世界人人所日夕求避免之第二大戰，上海變為君士但丁，而張作霖等於土帝，數十年中，中國全國無乾淨土而完全陷入黑暗時代。

要避免這一個大危機，祇有全國一致的，在總理主義下面，造成一個青年的國民黨，照着總理的主義去幹，幹成功了中國今天得救，就是中途失敗，耳留着一個失敗的歷史，將來中國的民族，也可以得救。成功的事業，是永遠的生機，失敗的教訓，也是永遠的生機。中國民族中有了——一個孫中山先生，這就是中國民族得救的元素，祇要全國的人，信仰孫先主的主義，信仰他就是實行的起點，實行他就是成功的起點，決死就是解除懷疑的起點。我們認識蔣介石同志，這一次的護黨救國，他是從許多懷疑當中，以決死去爭出一條生路來，以決死去造出一個自信來的，過去兩年間的忍耐和這一回的決心，是我們作人的模範，尤其是作黨員的模範。我在總理死後，很辛苦地堅持着非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則救國的責任，決負不起，但是受了二次代表大會的打擊，而大多數的先輩同志主張，都是偏向一邊，國際的壓迫，又一天一天的強烈，便引出我自己

的懷疑來，懷疑的結果，變成了極端的精神衰弱，這個結果，祇是不能以死去爭自信。現在國民黨的自信回來了，我確信國民黨當中，所有的派別，原因祇在懷疑，懷疑的原因很多，而最大的要點，是在不能夠確信中山先生的主義，在世界上是後來居上。更有一個問題，就是聯俄的問題，俄國是歐戰後一個新國家，他的地位，和一般帝國主義的國家，立於反對的地位，而且他是對於中國，最先取消不平等條約，總理當時主張聯俄，就是爲此。但是我們聯俄的要義，是站在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不是和共產黨一樣的見地，而且我們決不能作第三國際的附屬品。在過去兩年當中，國民黨對於聯俄的問題，因爲共產黨的關係，變做實際和俄國莫有交涉，對有第三國際的關係，更是完全受共產黨間接的支配，國民黨是一點莫有提出過甚麼要求和主張的。更有一層，俄國既然說是同情於中國的革命，援助國民政府，而兩年當中，既沒有和國民政府定過相互的平等條約，也沒有和國民政府交換過正式代表。我們過去兩年當中，因爲自己的地位，沒有鞏固，不會提出這個問題來。現在我們應該很明白地了解，俄國既沒有正式承認我們國民政府，我們就無從承認俄國對我們的革命，有正確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對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不祇一國，德國也和俄國一樣，是戰後革命的新國，而且他在中國一切的權利，都拋棄干淨了的；最

近墨西哥對於中國，也自動的廢棄不平等條約。總理遺囑上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我們該要認清楚以平等待我的，不祇俄國一國。要是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我們都應該提攜，不是真實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我們應該反對，這才是立國的道理，才是爭自由平等的路徑。

我們看看，世界的形勢，和東方的形勢，我們曉得東方已經回復到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機，同時世界也現出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機，大有一觸即發的形勢。戰爭的必然性，雖然不能絕對的打消，但是可以相對的避免。歐洲戰爭後的結果如何呢？羅馬諾夫亡，該薩亡，約瑟夫亡，一切戰勝戰敗的國家，沒有一國，不是受絕大的打擊。可知戰爭是絕對的罪惡，以戰爭求國際的勝利，和對殖民地的壓迫成功，這是一種妄想。英國現在所取的對華政策，是造成世界第二大戰的惡因，和開英帝國倒潰的路，此外一無所有。其他的國家，如果和英國一樣，也是自己造滅亡的路，無可疑的。我們中國為民族的利益計，現在的時期中，應該要努力喚起世界民衆的注意，一致反對英日等國製造世界戰爭的政策，保持世界民衆的利益。但是我們中國民衆此時，要覺悟到我們要一致團結在青天白日旗下，預備不可避免的決死時代，時時存決死的心，努力作求生的事，中國

的民族才可以得救。此後世界如果和平破裂的時候，中國人決不能像日俄戰爭和歐戰時可以勞觀的。

求學與革命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原因

我們如果把這一百年的歷史整個細看時，就可以曉得，自從太平天國以來，從廣東起的北伐軍，是很多次了。每一回的革命運動，都是由廣東湧起一大股奔騰澎湃的革命潮水，向北而進。……直接繼辛亥三月廿九的革命而起的，武漢革命軍，是從乙未年一八九五年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一直繼續着的工作成績，也是從廣東湧起來的革命潮水。可是我們看，自太平天國以來，直到如今，每一次的運動，都是有很大的進步，很大的變化，要就每一次的潮水本身看，是退了下來，然而就他的効用上，看他的力量，每次都掃破了不少的舊勢力，而逐漸成功。失敗的只是個人，而成功的却是革命。

第一、太平天國的革命軍，雖是到了長江之後，勢方便漸漸消失，內圍和敵軍的壓迫，兩面夾攻，於是歸於失敗。然而自此之後，滿清朝廷的統治力，滿洲民族的壓迫力，從此減少下來。實際

的政權和兵權從此一大半歸了漢人。不單如此，繼承湘軍淮軍而起的政治力和兵力，也作了中國現代進步的因素。而失敗了的太平運動，直接便喚起我們 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來。所以太平天國的運動雖是失敗了，而他却整個的作了後來一切革命史的開篇。我們要尋繹這半世紀中一切中國民族覺醒的原因，非從這中國民族史上最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史研究不可，同時我們再看，自此以後南人北進的「人口北移」運動，打破了宋朝南渡以來的一切「人口南移」之歷史的成例。自康熙以來滿洲民族阻止漢人開墾滿蒙的計畫，從此漸漸破了。左宗棠的湖南兵，打平了回疆，移住西北高原的沙漠兩岸。俄國東南侵略黑龍江流域及蒙古各地的行動，和滿蒙民族的衰弱，更使滿洲朝廷拋棄了禁止漢人北移的政策，警醒了漢人伏處南方的迷夢。

第二、辛亥年由武漢而起的革命軍，在大體上，不能發展於長江北岸。廣東的北伐軍，僅僅到了徐州，便退却下來。但是那時候比起太平天國的運動來，已經有了很顯明的進步。第一、在世界文化上，洪楊只是無意識地迷信歐洲的宗教，而 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是創造吸收世界文化領導中國政治的社會的革命之三民主義。第二、洪楊的太平革命不能從世界

人類生存的覺悟上，喚起中國民族之普通的民族自覺，而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把中國南方北方的民衆，一齊從民族自覺上喚醒了。因此，在實際的成績上，太平運動時代，北方毫無響應，而辛亥革命時，北方已經有了革命軍的因素。洪楊的太平運動，大戰了十幾年，只打破了滿清朝廷實際勢力的一部分，而辛亥的革命在幾個月當中，把各省滿清駐防的旗人勢力，趕走乾淨，終於把滿清朝廷，完全推翻。並且建設起名義上實際上俱爲國民全體所擁護的中華民國來。以後無論何人，如果要推翻中華民國，要恢復帝制，全國國民，沒有不一致起來反抗。袁世凱帝制的失敗，張勳復辟的失敗，都是表現中華民國的基礎，已經確實地建設起來了的證據。第三、這一次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是在民國紀元前一年十月十日——辛亥年舊歷八月十九日——武漢革命軍起之後一件最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我們總理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本黨，確定了主義的實際內容，理論基礎，同時決定了組織的原則，工作的方針。自此之後，我們的黨，是民衆的黨，獨立地負起建立民國的責任來了。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席上很沉痛地說：「過去四十年的革命，是靠我一個人堅持，一個人策勵，領導着同志們奮鬥。從今以後，我把這革命的責任，付托全黨的

同志，全國的民衆。今後堅持三民主義，實現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工作的責任，是你們大家的責任，——中華民國這一個幼兒，我擔任起師保的責任，已經十三年，就是我把他撫育到了十三歲，今後的教育扶持，使這幼兒長大成人能夠獨立發展，要靠全黨的同志了。」中國國民黨改組之歷史的意義，歷史的內容，歷史的任務，是很多而很大，聽 總理這一個含着深刻沉痛的「託孤精神」的演說，我們已經足以很概括而明確地認識。在改組的豫備期中，總理派蔣介石同志赴俄國考查革命軍事的組織，回國之後創立黨立軍官學校，建立黨軍，實施軍隊中的政治訓育。到 總理決志實行北伐的時候，又宣布了一個重要的軍事原則，就是「第一步使武力與人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人民之武力。」直到打倒了曹錕，總理便決心先到北方去宣傳建國的綱領，然後再到世界各國，宣傳三民主義的真義。喚起北方的民衆，使他們和南方的民衆，一致團結來完成革命。雖然不幸 總理逝世了，然而最後這一次的北上，和逝世在北京這一個很深刻的意義，實在是中國革命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的北伐工作由此生了一個新作用。從此以後，北方的革命軍，北方的革命民衆，漸漸起來了。素來不認識三民主義的北方，普遍地在思想上，在實際上，都生出很熱烈

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來了。所以我們要看明白國民革命軍這一次的北伐，最前的先鋒，就是提起三民主義的革命而救國建國的精神，很光明平和勇猛地，向着青天白日所朗照的前途，單人獨馬，直進北京的中山先生。這一個精神，使北方的民衆，一齊的在『感激』的熱情中，覺悟起來。我們看，這一次國民革命軍出師以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以很小的兵力，在短期間當中，戰勝了吳佩孚，打敗了孫傳芳。就革命軍前進的地域來說，由武漢方面北進的革命軍，直進到了河南的北界，由津浦路線北進的革命軍，直攻入了山東的南界，就戰鬥力的發展來看，自從太平天國戰後，沒有比這一次更發展的革命軍事勢力，和太平天國的戰事辛亥革命的戰事比起來，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太平天國的革命戰事，不是逢着北方組織訓練起來的武力而戰敗，是逢着長江中部的湘江和長江下流的淮水兩個地方組織訓練起來的武力而戰敗的。一個地方能夠發生出一種堅強的武力，必定有他的歷史的原因，和社會的背景，複雜的歷史因果，真實的社會利害，有意識無意識地支配着他所造成的武力的意識。一個時代革命的努力，只能改變他若干而不容易從根本上，一時間便更動他的全部。太平天國的革命意識，和他的意識所結成的武力，不能夠聯合長江的民衆，更不能

動得北方民衆的分毫，是我們所應該深刻注意的地方。辛亥的革命就不然了，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二十餘年當中，在南方是較建築起民衆的基礎，由珠江流域發出之革命的三民主義曙光，照遍了長江流域，大數的農民工人，雖然是睡着了，然而他們歷史遺傳下來的民族意識，潛藏在整個的生命當中，足以很無意識地喚起他們不知而行的動作，更足以引起他們傾向革命的反射性；而受過民族教育的中流階級青年，就蓬蓬勃勃地興起來，很勇猛純潔地，在總理偉大的理想，偉大的人格，堅強的意志，熱誠的感情籠罩之下，各自爲戰地領導着他所能領導的民衆努力奮鬥；前仆後繼的革命犧牲者的血，引出民衆的淚，造成悲壯的革命史的偉大來。三月二十九的廣州革命，以很少的革命青年，攜着很不足恃的武器，猛攻具有二百餘年統治威力的滿清政府。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的革命，實際上繼承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而起，也是了解革命史的人所深知。在北方各地，革命的潮流不能支配民衆的思想和意志，混和了蒙古的血流，而在蒙古滿洲民族支配下屈服了幾百年的北方民族，文化的基礎，自五代以後已經被蒙古游牧民族蹂躪乾淨，革命的思想，自然不容易從下層民衆裏勃發，而上層階級，更不容易受革命的感化。然而 總理所領導

的革命，已經教育很多的革命種子，疎疎落落地，遍撒在黃河流域。所謂北洋軍隊的當中，也暗藏着不少的革命份子。全體民衆對於排滿的一點，都能消極的接受，這是我們所應當特別注意的地方。如是把辛亥革命和太平天國的革命比較起來，在民族的地域關係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太平天國不能支配長江的民衆意識，而辛亥革命却勃起於長江。太平天國不能感化北方的民衆，而辛亥革命，却能夠在消極的作用上，使北方民衆接受中華民國的名義，在積極的作用上，還有不少的革命份子參加。中國民族意志的統一，確確實實地，五十年中遂進了一大步，還是很明顯的。這一次國民革命軍更不同了，自從總理北上宣傳以後，偉大的人格和正確的理論，使全北方的青年一齊感動起來。現在北方各地的革命思想運動，正和十五年前的南方各地一樣，而且還要深刻，還要普通。這一次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在北方各地，已經有了接受三民主義的革命軍隊。北伐出師以後，北方各地的軍隊和民衆更要很熱烈地勃興起來。他們不僅只能夠和南方的革命民衆合作，並且表現出將來有作革命主力軍的可能性。青天白日旗幟，漸漸遍布在黃河的兩岸，長城的南北了。從這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確信這一次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在中國民族思想和行

動的統一上又進了一大步了。

就上述的革命史，站在三民主義的立腳點上，很公正的批判起來，可以曉得，中國民族意識整個的統一，整個的發展，在這八九十年當中，是很確實地一步一步的前進。在這八九十年當中，一切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說，三民主義是中國民族振興的唯一原理。凡是一個真確理論，他的發生，是根據歷史的原則和社會的需要而來。總理所創造的三民主義，不是一個憑空結撰的理想，而是綜合一切民族的世界的歷史事實，整理出來的指導原則。所以這八九十年當中，一切歷史在總理創造三民主義之後，固然是明明白白地，由三民主義的思想支配着，而在總理創造三民主義之前，全部革命運動，也是由三民主義的自然法則，在無意識的當中支配着的。

我們所最要曉得的，就是近代一百年來中國的革命運動，在中國的歷史上，是開從古未有的先例。由開國以至於元末，幾千年當中，中國民族的移動，都是由北而南，而民族力的中心，都是在北方，只有明朝是崛起於長江的下游，直向北方進攻，驅逐了蒙古朝廷，恢復中國民族的統治力。然而西江流域，從來沒有發生過統一中國的力量。只有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起，忽然由中國極南的廣東地方，發生了一個革命建國的主力。總理所領導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從

種種歷史的原因研究，都可以曉得的。的確是繼承太平天國的運動而起的。我研究中國的歷史，常把中國的歷史從民族文化的中心，分爲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黃河流域時代，第二個時代，是長江流域時代，第三個時代，是珠江流域時代。再從產業上流，黃河的文化，是以農業爲主力而建築起來的。長江的文化，是以工商爲主力建設起來的。珠江流域的文化，是吸收現代歐洲的工業文明，以產業革命爲目的而前進的。從統治力的形成來說，黃河流域的文化，是進取的，創造的，生產的，征服的。長江流域的文化，是退守的，享樂的，消費的，被征服的。珠江流域在進行中的文化運動，是很明白地繼承黃河流域的建國精神，只是在天候地理上，受了多少限制，文化的實際力量，依舊很小。今後的運動，我想是南北兩個創造能力結合，以長江爲調和中樞而建設統一文化的時代。政治和軍事的能力，長江或者不如南北兩流域，然而由天候地理自然的恩惠所培養出的長江的社會活能力，的確是駕乎南北兩流域的。至於遠的將來，我想中國民族在建設世界的文化上，最富於偉大而深沉的能力的，依舊是北方民族。在生物學的原則上，一個種族的進化，常常要有比較身體強健戰鬥力豐富，而文化程度和系統不同的異民族混血，然後才能發生新的力量。當一個民族大混合的時候，或者他的文化，會沉衰幾百年。但是這個沉衰，不是頹廢而是

發育的暫時休止。長期的沉寂，反足以引起後來的特殊發展。歐洲盎格魯薩克遜和日耳曼民族的勃興，東方日本民族的發展，都是很明顯的先例。

我們更要明白一個原則，就是一個民族的發展，必定是要從很大的戰鬥當中得來一個豐富的文化，他的前期，必定是很悲壯而激烈的戰史。自古到如今，自中國到外國，只要是人類，決沒有不靠戰爭而能發展的。試看現代所有一切文明，那一樣不是由戰爭發展而來，人類最先發明的工具，就是戰鬥用的武器。最先取得的食物，也是獵取而來的動物。人們所享樂的音樂許多是武器的進化，平和不是文明的根原，戰爭才是文明的原動力。要時時不忘記這一個重大的歷史原則，才可以研究歷史，批評歷史。當去年夏天，蔣介石同志就職總司令，統帥廣東數萬革命健兒，出師北伐。總司令就職的時候，中央在很嚴重而深刻的意義下，舉行了一個特殊莊嚴的典禮。革命戰爭文化，許多重大的意義，都由這典禮的形式，明白表現出來。當時中央黨部，公推吳稚暉先生，授給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三件東西，第一件是國旗，第二件是黨旗，第三件是總理遺像。那時中央為甚麼要舉行這一個典禮呢？很容易明白，這是把救國、建國、實行三民主義，三件大事，付托給總司令。說明我們這一次出師北伐，是爲了救中國的危亡，是爲要建設起三民主義的中華

民國，要把 總理的精神，普及於一般民衆。軍隊所到，便是 總理的主義所到。要實實在在地，做到『第一步使武力與人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人民之武力』的兩句話。要確立起以黨建國的基礎，把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插遍中國，傳遍世界。要確實地喚起民衆，聯合世界弱小的被壓迫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中國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而使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都得到解放。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打倒一切軍閥，剷除一切反革命的勢力，以完成中國國民黨統一全國政權，實現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任務。前幾個月吳稚暉先生在南京北伐週年紀念日的席間，他說，『我們中央所以要舉行這一個典的原故，不是尋常的，是含着一個很深刻的意義。是把一個重大的歷史的任務，付託給革命軍。給他一枝黨旗，就是把黨的存亡，付託於他。給他一枝國旗，就是把國家的興亡，民族的盛衰，付託於他。給他一個 總理遺像，就是要他時時刻刻，不忘 總理的遺志，必定要完成 總理未竟之志，要實際做到軍行所至，就是三民主義的教義所至。我們從歷史上看，當初周武王伐紂，爲甚麼要載了文王的木主，這就是表明他是爲了要實行文王的治國平天下的主義，要用文王的主義來團結軍民的精神，統一軍民的意志，作一切破壞和建設的標準。中央所以付託這三件重大的事物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正是和

那古代歷史上的先例，一樣的重大，一樣深刻。」就這一點來看，大家都應該明白，去年本黨決心出師北伐，實在是拚着很大的成敗來的。

本來我們黨的豫定的政策，並不是在去年就要北伐的，當前年 總理逝世之後，平定了楊劉，統一了兩廣。那時中央會議的結果，決定了一個大政方針，就是我們要集中全黨的力量，努力把兩廣來做基礎，努力於實際革命政治的建設，在軍事上，我們盡量的整軍經武，養成真正的革命軍人，造成真正的革命軍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成爲健全無瑕的軍隊。那時豫計有三五年工夫，我們所養成的將校數量和質量，都是很有可觀了。在行政上，我們要確實地肅清吏治，造成真正自上至下都完全一樣沒有絲毫缺陷的廉潔政府。以這廉潔政府的力量，肅清土匪，革除社會惡習——盜匪，鴉片——造成人民自治的基礎。在經濟上，我們要合起海內外的同志同胞的力量，從事於經濟的建設，完成南方大港的計畫，和廣東與中國中部開的鐵道幹線及省內一切交通機關。更要使廣西地方，在很進步的農業組織上面，建設起工業化的新經濟文明。而黨的工作，必須把農民，工人，學生，組織起來，做實際革命建設基礎。一面在兩廣地方，實施訓政的工夫，一面對於全國，以和平的方法和態度，宣傳本黨的主義政綱，努力喚起民衆的覺悟。對於國內北方及隣

近軍閥，如果他們不來壓迫我們，我們要極力避免和他們武力上的衝突。這一個政略的決定，第一是要建設真正革命主力軍，第二是要建設起革命政治的模範地方，第三是要養成真正有組織有訓練的革命民衆。可是這偉大而確實的策略，被幾個事實上的原因破壞了。

第一就是幼稚的左傾政策，因為在政治指導的思想上面，一旦現出偏頗不平的左傾空氣，便把一切實際工作的秩序性，都從根本上搖動。血氣未定的青年和血氣方剛的民衆，都在一個很浮動而帶恐怖性的革命空氣當中搖動着，民衆運動，失了正確的統馭和指導。於是農民運動，只是把農民叫了進城來遊行。工人運動，只是把工人弄到工場外面去活動。青年運動，只能把青年叫到學校外面去呼號奔走。一切工作在表面上的進行很速，實際的內容却很空虛。而政治上的負責人的心理，也都時時被無主義，無智識，無計畫，無紀律的羣衆心理支配着，變作熱狂的羣衆意識的結晶。

第二就是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本來壓迫和反抗，常常是互相爲因果的。我們中國民族的獨立運動，如果真是確實而有步驟，人人存着臥薪嘗膽，以做生聚教訓的工作，一面養成堅強的抵抗力，一面作相當的抵抗。這樣作去，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程度，不會猛然以全力來撲的。幼稚的左

傾政策，和帝國主義對於革命的恐怖心理，兩相磨擦，於是時時刻刻發出激烈的火燄來。這一個激烈的火燄，喚醒中國民衆的力量，和中國民衆因此所受的損失，兩相比較，還是後者甚於前者。只拿香港大罷工的結果來看，便可以曉得了。

第三就是軍閥的壓迫。懷着復古主義和個人野心的反動者吳佩孚，閉着眼睛，做他武裝統一的迷夢。因為他不得志於北方，於是以全力向南方來壓迫。湖南唐生智，一敗再敗，幾乎要全軍覆沒，殘餘的部隊，也幾乎要敗進廣東來了。這個時候，革命政府的地位，已經感受十分的危險。倘若不出兵北伐，消滅吳佩孚的勢力，眼見得革命根據地的廣東，便要根本搖動起來。而且陳炯明的餘孽，和一些聯省自治的么麼還在蠢蠢思動。所以革命政府到此時便不得不努力進攻北方軍閥了。

第四便是共產黨人的發狂搗亂。我們把過去一切共產黨的行動看來，他們沒有一件事是正堂堂確確實實的作。他們懷抱着取國民黨而代之的目的，事事把自己的利害作真正目的，把民衆的勢力作自己的工具，而把國民黨三個字只用作表面的招牌。說的話和作的事是兩樣，叫的口號和運用口號策略，是時時的變更，永遠不肯講一句建設的話，不肯委曲求全的站在國

民革命的觀點上，做聯合團結的工夫。在國民革命的進程上除打倒而外沒有政策，除策略而外沒有主義。他們的理論家何嘗不曉得國民革命的緊要，何嘗不曉得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歷史的使命，可是一到了實際運動上，便必定是要用列甯去打倒孫中山。用打倒甚麼的口號去掩護共產主義。用種種伏線張本的方法去減少國民黨領袖的信用。再用民衆運動的社會心理的威力，去壓迫無主張無定見的國民黨的幹部中的好人。用擁護贊成作甜頭去勾引那些有個人野心而不顧全民族成敗的國民黨幹部中的衰弱份子。同時再用擴充黨勢增加黨員的策略，引進許多無知識無責任的民衆，大幫大幫的加入國民黨，而一方面盡力阻止國民黨單純訓練黨員的工作，把國民黨的組織，弄到大而無當失却指揮統制的能力。而其一切手段，實際上是先攻倒國民黨當中有主張有智識有實力的人。做理論的人，先攻走了，然後再攻實力的領袖。使到忍辱負重的同志，再也不容易安心做革命的基本豫備工作。有了這幾個原因，於是明明知道黨的組織，將校的教育，軍隊的訓練，民衆的團結，政治的建設，都沒有確實作好，然而也只好拚着前進了。

所以去年的北伐，在時機上不是完全豫定的，是時勢所造成的。因此我們黨的工作，也是隨時隨地應於環境而變更，不是完全有整個的政事設計軍事設計。假若沒有上面所述的幾種情

形，本黨在政治和軍事兩方面，一定可已有許多的準備。軍事教育的統一，軍隊的訓練，與乎種種政治工作人員的訓育，民衆組織在法律上政治上的統一，都有更好的成績。內外的情況逼着我們，使我們在不很充分的條件下面，來實行北伐。然而成績却比最初的豫測還要好，在半年多的當中，恢復了湖南，奠定了湖北，肅清了贛皖江浙。川滇黔三省，聞風向義。在近四十年的革命戰史上，造出了一部最有名譽有價值的光榮歷史。辛亥年的革命，雖是在很短的時期中，占領了長江十二省，最後逼到滿清退位，造成了統一的中華民國的名義來。但是那一回的革命，僅是由民衆心理的向背造成的成功，不是在黨的確實指揮之下，從惡戰苦鬥中打出來的成績。這一回却不然了，我們是以少年軍隊，不充分的武器，又是在交通不便，給養不周的地位，却能夠以寡勝衆，以弱敵強，把吳佩孚，孫傳芳，兩個最大的北洋軍閥，打得粉碎。這是甚麼故呢？不用說這我們忠勇的國民黨武裝的同志的努力，和民衆的覺悟，兩個最大的成績了。

北伐中所受的四大打擊

我們從未出師前已出師後，一直到我們克復江浙，南京，在這時間中，各位曉得我們中國國民黨雖然戰敗軍閥，但在內在外受着三個很重大的打擊。

外來的打擊，第一個是當我們革命軍進到江浙時，受英國帝國主義重大的壓迫。英國派了三萬多軍隊，大砲，飛機，軍艦，到中國來。凡是交界的地方，都架起大砲機關鎗，如臨大敵。當蔣總司令到上海的時候，法國軍隊，也開出防禦界路，在豐林橋地方正對着我們的總司令部，架起四尊大砲。他們是明明對革命軍宣戰，要革命軍屈服。在表面上說是反對共產黨，其實他的目的當然是恐怕我們要用強力拿回租界，故很決心很嚴重地用重大武力來壓逼我們，給我們一個重大的打擊。他們這種手段分明是用歐戰之前壓迫土耳其的故智，把上海當作君士但丁，把我們的革命政府，當作加利夫政府，他們想把在近東的失敗，向遠東來取回，這個時候，共產黨人，又盡力用陷窳來陷害我們，他們想要激動起無智識的愛國羣衆，去和帝國主義者肉搏，再縱使流氓青皮，乘機對市民來搶掠，弄到國民革命軍首尾不能相顧，於是可以希圖攫取政權，即使把江浙地方給帝國主義者完全占領，亦所不惜。在這時候，以臥薪嘗膽忍辱負重的態度內清國賊外抗強敵的國民革命軍，是不少的困苦呵！

第二個是革命軍進到山東地面，日本帝國主義者出兵山東。當革命軍剛至南京上海時，日本前內閣倒了，繼起的就是田中內閣，大家要曉得田中義一，在日本可以說是最後的軍閥領袖，

他出兵山東是甚麼意思？據他們說係保護日僑，但是我們確實看出，這是很明顯的要用軍隊來表示他的政治的威力，對革命軍的進行下一個重大的壓迫，直接間接援助張作霖和已經殘滅敗亡的孫傳芳。我們曉得革命的進行，對內要和軍閥作戰，和一切反動派作戰。我們中國要求獨立，平等，自由，一定要從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統治下解放出來，這解放是對帝國主義奮鬥，抵抗。我們的目的既標明反抗帝國主義，那麼在進行的當中，要受他們的壓迫，是預先料到的。預先知道有這個困苦艱難，而努力奮鬥，這是革命軍的境遇，革命軍的本領。這田中內閣的上臺，也是我們所預料得到的。我們曉得，自從民國二年革命失敗之後，袁世凱便決定了借帝國主義的勢力來壓迫革命黨的方針。可是在一方面他又想借英美的勢力來牽制日本。所以日本一些想壟斷中國政權的軍閥，便反對袁世凱，而同時他們又怕革命軍成功。民國四年冬天，反袁運動興起，那時田中義一不過一個參謀次長，但是他的權力，却是炙手可熱。內閣的對外方針，都取決於田中次長的方寸。他所取的态度是怎樣的呢？他在中國南方，以全力扶植起岑春煊和唐繼堯來壓迫總理統率南下的中華革命黨的活動。在中部呢，就扶植張勳的勢力，造成督軍團的基礎。在北京就扶植段祺瑞的勢力，令他取袁自代，統帥北方，勿給南方的革命勢力在中央發展的機會。而同

時更以全力扶植張作霖，以擴大張作霖之勢力，在中國北部樹立日本不可拔之基礎。自此以後，中國的分崩離析，一天利害過一天，政學系的搗亂，督軍團的造反，張勳的復辟，與乎對德宣戰，中日協約，無一件大事不和田中義一的言行有密切關係。他們對於若槻內閣的穩健政策和諒解中國國民運動的態度，認為非常錯誤，總想要恢復民五以來絕對干涉的方法，同時在日本國內，依舊想要建樹起參謀部中心的政治。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成功，就是日本的最大危險，所以田中義一為中心的這一個勢力圈，他們的對華政策，在北方則以張作霖對抗馮玉祥，在中部則扶植孫傳芳以阻止革命軍的發展，蛛絲馬跡，歷歷可數。日本對山東出兵和孫傳芳的復活，這兩件事的關係，就是毫不明瞭東方國際內容的人，也很容易明白的。

外來的壓迫，既是這樣重大，而在內而潛伏着的一個大壓迫，又迫不及待的發動起來了。自改組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成了國民黨腹內的癌腫，和第三國際的東方赤化政策，裏外相連，形成一個極大的威力。一方面使國內的青年，失却單純的國民革命的信仰，一方面使國民黨內急於功利的人們，失却獨立自主的精神，由利用蘇俄和利用共產黨一變而為屈服於蘇俄與共產黨。這兩種心理的危機，和自辛亥以來不清不楚地潛伏於國民黨內部的腐化傾向相排擊，把

是非利害，弄到非常糊塗。共產黨徒當改組的時候，以全力排斥國民黨的努力份子，不使之參加農工運動，把很幼稚而老實的工農羣衆，作爲自己的專利品，而同時則利用工農羣衆的集團心理和集團威力，擴大社會的鬥爭和國際的鬥爭，使負政治實際責任的國民黨，失却掌握政治方針的主義，失却保障社會和平發展的能力。在這個時候，毫無革命經驗和建設誠意的共產黨，見素來沒有組織能力的中國民衆，是很易與的，以爲取國民黨的地位而代之的時機，已經成熟，實行共產黨專政的能力已經充分，於是把從前潛伏在國民黨裏面利用國民黨的名義作革命工作的態度，也都拋却了。藉着國民革命軍的發展，施行實際奪取政權的手段。國民革命軍打得一個地方，他們便占了一個地盤。宣傳和組織，都老老實實地把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拿出來，盡量地破壞民衆對國民黨的信用，離間國民黨內部的統一。而在國際上也盡量宣傳，打消國民黨的威信，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鼓吹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失却了掌握理論機關和政治工作機關的國民黨，一切軍事的勝利，都被共產黨利用爲擴大共產黨削弱國民黨的工具，於是功在垂成的北伐工作，弄到組織渙散，紀律破壞，政府、黨部、和軍隊中的忠實同志，自己也生出許多疑忌破裂來，失却統一的意志團結的精神進取的勇氣，而數十年來最大的國民革命工作，遂破壞無餘，這

一個最大的敵人從內部破壞國民革命的共產黨徒，實在是比之英日兩個帝國主義的壓迫更加凶險。

除了上面所述的三個敵人而外，還有一個最大的敵人，比之前三個敵人還要凶猛，破壞革命的命威力還要大。這個敵人是甚麼呢？我們自己如果大家澈底地反省一下，就可以曉得，任何敵人的可惡都沒有甚過我們同志自己認識主義不得，堅持主義不定，這一個敵人的可惡。一切敵人的可惡都是有形的外來的。共產黨雖然是國民黨內的癌腫，而這一個癌腫，到底還有方法可以治療他還是一個有組織有理論有策略可以認識可以辨別的東西。只有真正的國民黨同志自己的『不知』這一個敵人是無形的，內發的，不能認識不能辯明的。既不是黨外有黨，也不是黨內有派，無論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我們同志自己的錯誤過失，可以把我們自己一切燬滅。我們想想，在過去二三年中，我們不能夠做曲突徙薪的工作，所以有今天這樣焦頭爛額的結果。在一切組織宣傳訓練的上面，我們不能夠確信。總理給我們的主義，不能確實把。總理給我們的種種理論來闡明，不能夠把我們各人自己訓練成金剛不壞的革命黨員，就不能夠把黨組織成金剛不壞的黨。試把辛亥以來的歷史回頭一看，就可以曉得，中國確實沒有一個堅強的反革命

的集團勢力，能夠打破革命的集團勢力，只有革命黨員自己建設不起革命的集團勢力，是自己失敗，自己破滅。這種原因，我們要從中國的歷史上去尋，要從各人自己的良心上去體察，要從自己的行爲上去檢點，才可以找得出來。我們試舉一個很明顯的例來說，當革命軍進攻到了江浙，驅逐了孫傳芳，清除了共產黨之後，黨內的情形怎樣了？江浙是中國文化最墮落風習最腐化的地方，革命黨人，不怕碰見強硬的軍閥，凶惡的帝國主義，而所最怕的是這墮落的文化腐敗的風習。我們讀六朝衰亡史時，感想怎樣，我們讀桃花扇時，感想怎樣，我們要是再讀馬可波羅旅行記中的京師記事時，感想又怎樣？沒有訓練成功確實的革命主義者，沒有豫備好真正革命的建設能力，沒有組織成革命的集團勢力，而僅靠着革命的感情各自爲戰的國民黨，一旦碰見了這一種陰柔萎靡的腐敗社會，視聽言動都不知不覺地自然同化。僅有的革命感情，敵不過金粉地的歷史情緒。更把長江上游的情形看看，交通中心的武漢的投機搗亂情形，真也到了無可說的田地。『傾向共產黨者』的罪惡和共產黨徒的罪惡，誰多誰少恐怕是難辨別罷！我們試想 總理爲甚麼在袁世凱死後，那樣沉痛深刻地著孫文學說，把打破革命的罪歸到革命黨員不能確信革命主義的『不知』而把『行之匪艱知之惟艱』來作革命的心理建設？當改組的當時，總

理講演三民主義何以要把『恢復民族的自信能力』來作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基礎？我們就可以曉得國民黨人不能自知，不能自信，不肯求知，不肯立信，是一切失敗中最大的失敗，而這一個心理上的毛病，是國民黨最大的敵人，再擴大來說，是中國國民全體最大的敵人，『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兵法有云攻心爲上，是吾黨之建國計畫，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總理所視爲最大的敵人，在這一次北伐的失敗歷史上，更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了。……當着這種情形之下，還有甚麼方法表現統治能力建設能力，有甚麼方法做成革命的廉潔政治。我們只是批評他人的錯誤過失是不中用的，要曉得這是一種根本的能力缺乏，並不只是當局者的錯誤過失，也不只是領袖個人的身心缺陷。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幹部，決不願意有這樣的現象發生，更決不願意不求打破惡習建設善政，我們的能力缺乏，是過去多少年來的既成事實，而且這一個事實，是全中國的智識能力學術能力經驗能力缺乏的反映，並且決不單是國民黨所獨有的缺點。這種缺點，在一定的秩序紀律已經成了的時候，很容易被秩序和紀律的情性遮瞞着，在一個舊秩序破了新秩序未成的時代，他更毫無隱蔽地暴露出來。經過了這一回的重大教訓，我們更可以痛切明白，革命的建設工作是絲毫假借不來的。我們要是只站在在野的革命黨人的他位，只是指摘他

人的缺陷時，我們的缺陷是不會痛切感覺的。要到了爲政的時候自己的痛苦，自己感受，自己的缺乏，自己負責時，才是痛切地認識。主義的認識不清把持不定，使我們生出重大的政治過失，造成重大的政治罪惡，而行政的知識經驗不充分，人才不具備，使我們一事不能舉一弊不能除，一善不能興的這一個『不知』的敵人，革命黨非用最大的努力，刻刻不停，人人不懈的去征服它，是決不能夠有效果的。這一個敵人如果征服不了，前面所述的三個大敵，我們那裏會有征服他的能力，我們革命建國的目的那裏能夠達到呢！

中國民族唯一的生路

去年有一位同志發表一篇文章，他說，『現在世界上有三條路，我們中國人只有在三條路當中檢一條路走。一條是列寧走的路，一條是睦梭里尼走的路，一條是基馬爾走的路。除此而外更沒有路可走了。』這一個意見，我們要粗粗地一看，好像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仔細地研究一下，便可以曉得這不單是失却自信力的一種夢話，而且是不懂得歷史地理關係的糊塗感想。我們看俄國布爾色維克的革命，我們總應該不好忘記俄國是怎樣一個國家。俄國革命運動是怎樣的經過。這五六十年来，俄國的文學，科學，軍事，政治，在世界上，是怎樣一個地位。他過去對於波蘭，

對於韃靼海峽，對於波斯，阿富汗，西藏，新疆，蒙古，滿洲，是怎樣一種懷抱，怎樣一種政策。他在歐戰當中，經過怎樣的艱難困苦。把這些事情，通同不管，只是看見列寧的成功，便以為列寧走的路，別種民族，別種國家，也一樣可以走得通，這真是太過沒有歷史的常識了。便是看上土耳其的歷史，如果不認識回教的歷史，和他的教義，不認識土耳其民族，在歷史上的地位和成績，不注意土耳其在這三四十年當中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的經過，不看見土耳其的青年黨以來的種種變遷，以為基馬耳的事業，是他一個人的英雄本領，這也是盲人的瞎論。至於說到意大利的情形，如果不明白加特列教的思想 and 教義，不了解意大利獨立運動以來的歷史，不了解丹特以來意大利思想文藝的風氣，不看見在歐戰終了時譚能學那樣奇異人物的特殊活動，以為睦梭里尼，只是一個從天而降的怪物，這豈不是笑話。我們要曉得，先有俄國，才有列寧，不是先有列寧，後有俄國；先有了土耳其，才有基馬耳，不是有了基馬耳，才有土耳其；先有了意大利，才有睦梭里尼，不是有了睦梭里尼，才有意大利，這些路都是別人走的路，不是中國人走的路，中國人走的路，是要中國人去開，要中國人去走，削足就履，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中國人，只有一條大路，就是孫中山先生替我們開的三民主義的大路。離了這一條大路，到外國歷史和外國的地理上面去尋路走，這是大

大的錯誤。固然，我們也相信，世界的明日，一定有一條全世界人類共由之道，這一條道必定是無分東西，無分中外的。但是這一條大道必定要在把一切帝國主義打倒，把一切民族的平等地位建設起來，全世界人類，都大體在一個文化的水平線上之後，才有這大路找得出來。今天這個世界的封建制之下，我們所需要的，是由各個民族，各自在民族思想信仰之上，就是在各自的歷史利害之上，造起世界大同的基礎來。換一句話說，就是各自造起他自己存在的基礎來，然後世界大同才有望。在自己民族獨立的能力，都還沒有具備的今天，夢想實現世界大同，侈談世界革命，把自己民族的歷史，地理，民性，一切都忘記乾淨，這一種烏托邦的觀念，是絕對要不得的，更是世界文化史的原則上所不許的。至於那些到了俄國還不到三個月，便把自己的姓名都改了去，要叫作甚麼斯基，甚麼諾夫，似乎非此不足以表他的革命性，這更是忘國根性的暴露。在中國獨立運動的歷史上，必須要把這一種劣根性的迷夢喚醒，然後中國才有救。如果不然，無論講甚麼主義，說甚麼思想，都無救於中國危亡的。同志們，你們看俄國的革命，不是標榜世界主義，以造成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破除一切人種民族的界限相號召麼？何以他們在革命之後，第一就把彼得大帝以來歐化主義遺產的德國語的地名，一概改成俄國語的地名。把從前帝政俄國時代貴族

們競用歐洲語言文字的習俗革去，一切出版品和教科書，都絕對要用俄國的文字。這一種保存民族特性，發展民族能力的政策爲的是甚麼？所以 總理說：『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是空名，實際還是持的民族主義。』實在他們今天是借了世界主義來做他們民族發展的對象，拿了共產主義來作他統治世界的策略，用了第三國際的組織，來掩護斯拉夫民族的進展，至於實際的內容，依然和從前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主義沒有兩樣。比起我們 總理明明白白毫不假借的天，下爲公的民族主義來，離開人類道德的標準，的確差得多。好異喜新的青年們，一面被共產主義的假面迷住，一面被帝國主義的勢力壓倒，忘記了俄國在歐戰以前，是世界第一的大陸軍主義的強國，不知不覺地，拜倒在第三國際的偶像之下，這正比唐三藏西方路上，迷失了本性，看見三尊假佛，便磕頭禮拜，還要可憐。更就用鮑羅庭的一件事來說， 總理當初何以要信任他，請他來做本黨的顧問，還要叫他做本黨黨員的訓練員呢？是因爲他在革命的工作上，有很多的智識和經驗。 總理的目的，是要我們本黨的同志，學俄國革命的組織和工作的方法，並不是要中國人去服從俄國的命令。更不是要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把鮑羅庭當作一尊偶像。但是在 總理死後，我們中央的同志，不單是方法去請教鮑羅庭，連思想和政綱，也要請鮑羅庭解釋，請鮑羅庭制

定。開會要請他定題目，討論問題要請他做最後決定。自己有了頭腦不曉得用，有了 總理的遺教不曉得研究，以致漸漸養成尾大不掉的情形，這一個罪惡，與其說是在鮑羅庭，還是在我們當時中央的幹部。我們且看日本的維新，不是一樣用外國顧問嗎？當時日本的一切法律制度，軍隊訓練，教育組織，不都是靠客卿造起來的嗎？何以不會有毛病，而得了外國人很大的幫助？土耳其當時是用鮑羅庭，雖然後來也弄到趕了他走路，但是何嘗鬧到自己打仗，連黨的基礎都根本動搖。可見一個民族，沒有獨立自信的能力，是無論甚麼事都辦不好，無論甚麼人都用不得，無論甚麼思想都會生出毛病。『能作』是『所作』的基礎，中國人的『能作』的基礎，如果不恢復起來，今後的危險，恐怕更要大得很。國際共管的主張，又漸漸擡起頭來了。英日的一致侵略，已經開始了。共產黨的勢力，雖然一時衰弱了下去，但是依然在社會上潛伏着。將來隨着國際情形的變動，白色的帝國主義和赤色的帝國主義，各自利用着一部分的中國人，作他們鬥爭的前鋒，大好神州，變作世界戰場，炎黃子孫，作了世界革命史上無代價的犧牲，還要落得歷史家批評說『中國人的獨立性消失乾淨了，』豈不可痛呵！我們自清黨以來，有一個可怕的現象，就是在言論上，在行動上，只看見對敵人下批評，不看見自己求反省，只看做表面的工作，不看見下基本的功

夫。這樣一個情形，很可使國民黨今後，陷入更困苦艱難的他位，從前是中風狂走，以後會半身不遂，或者全體癱瘓。若真個如此，我們何以對得住全國的人民，何以對得住死了的先烈，何以對得住——總理，何以對得住前敵陣地上成千萬的白骨呵！

甚麼是團結的基礎？

各位同志們，我們在紀念週的時候，各處的黨部，都舉行一種儀式對黨旗，國旗，總理遺像前行禮，靜默。爲什麼要這樣行禮的意義靜默的意思是什麼？各位總應該明白的。行禮是表示我們的敬意，靜默是表示我們的誠意。同時又是要我們反省，要我們回想過去。過去原已過去了，迴想他幹什麼？過去的時間不再來了，反省他幹什麼？誠敬的表示，反省的工夫，是要我們很深刻嚴肅地，看過去有什麼錯誤。過去的錯誤是很明顯的，我們國民黨同志，從改組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中年的，青年的，許許多多同志當中，有一種人對於——總理主義，口裏雖不說，心裏却是懷疑，以爲——總理的主義，有錯誤，有不足。這一個懷疑，便是黨國最大的危機。要知道黨的結合，靠的就是主義。主義是什麼？總理說，「主義是一種思想，由思想的貫通，才生信仰，由信仰才生出力量。」這力量是要由信仰才能夠發生出來的，因爲人是各各獨立的動物，我們不能用外科方法從這

人割一塊皮，那人割一塊皮，把他縫在一起，用生機膏藥敷一敷，這樣來做成團結的，要團結只能靠人心。思想同，信仰同，才能團結。有共同思想和信仰，才能彼此互信，才能對外向敵人進攻，對內謀同志的互助。並且所謂團結，不是在房子裏大家團在一起就叫做團結的。時間是一天一天的過去，又一天一天迎着我們來。空間是很闊的，中國地面這樣大，世界的地面更大，而人們是散處在各方。就把我們黨來說，現在有幾十萬近百萬的黨員。那一個能夠認識幾百幾千個人，能夠記得幾百幾千幾萬的名字，並曉得他們的性質，這是絕對做不到的。何況是幾十萬幾百萬人，並且有的遠在歐美，近的也散在各省。所以既非地域團體，又非同業組合的政黨，尤其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只有靠思想信仰來團結。倘若同志對於成爲本黨中心的主義和由主義所決定的基本綱領來懷疑，那麼，不論有多少黨員，都是一盤散沙，越多便越是危險。古人說紂有臣億萬，如億萬心，周有臣三千，爲一心。國民黨何以會受共產黨操縱，搗亂？原因就在於黨員當中有一種人對總理遺教懷疑，不能共信互信，不能同心協力，所以才會弄到敗壞至此。我早就見到黨中生出兩種思想的中心，許多黨員，自始至終，不曾相信過。總理的主義，我看到這一種，知道本黨基礎已經發生動搖了。而那時幹部的同志，不單是不努力做思想統一的工作，還有變本加厲，想把總

理的忠實信徒趕出黨外去的人。有幾個在黨的幹部中，做很重要的工作，地位也很高，名望也很大，對於黨國也要算忠實，他們並不跨黨，他們也認定國民革命的重要，我問他們，「你對總理的思想主義的意見怎樣？」他們回答說，「我是懷疑的。」我說，「你既懷疑，便不應該做國民黨的黨員，」他們說，「我是來做革命的工作。我們只要革命，何必人人信仰相同。」大家想想，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們的黨，還說是有基礎有組織有力量嗎？在總理死後，我看見這層危機，故大聲地大膽地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你懷疑我，我懷疑你，你恐怕我攻擊你，我恐怕你攻擊我，於是你也組織小團體，他也組織小團體，這樣做去，那裏還有黨的組織，有黨的紀律可說呢？

右傾病與左傾病

最可怕的就是當總理死後，我們黨裏的中央，忽然由領袖口裏，發出一句話，就是「向左，說向左是好的，向右是不好的。大概各位在校，也曾經經過這一個時代受過這種宣傳，或者是喊過這種口號。我們不知道，「左」「右」是什麼？「左」「右」這種字眼，不過是一個方向的代名詞，他自身是沒有意義，沒有界限的。究竟左的內容包涵些什麼內政，外交的政綱？右又包涵些什麼對內政對外交的政綱？這是人人都不曉得的。從左右二字上面，那裏可以教人生出明白

的認識和堅確的信仰來呢？這不明明是教人走糊塗路幹糊塗事麼？說起『向左』來，我們要是細細想起，便會覺得太過滑稽，譬如我們兩人對面站着，你的右方，正是我的左方，我的右方，却是你的左方，究竟那面是左，那面是右呢？又譬如我現在對正你們，說一聲向左轉，你們便向左轉去，那時你們的面已向着原來的左方了，再說一聲向左轉，你們再轉過去，那原來的左方，現在變爲右方了，這樣一直向左轉，向左轉又恢復原來的位置了。這向左轉來轉去不過是兜了一個圈子，有什麼意思。若叫向右轉，也一樣是兜圈子，他的毛病也和向左沒有兩樣。所以向左向右，可以叫作兜圈子的政策。總理很明白地教我們如何求知，如何做人，如何救國，如何建國，如何救世，如何救人，都是有很清楚的主張，很明白的界限，就是第一代表大會的決議，也明明白白的有清楚的條文，我們却丟在腦後，不去研究，不去努力認識，自己却要去造出一個糊塗不定的兜圈子的口號，自迷迷人，自誤誤人，豈不可傷可痛。但是爲什麼有這個口號呢？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看見，共產主義者所組織的共產黨，他們有一個很堅決的目的，他們是要赤化國民黨，但是他們却又怕惹起社會的反感，不敢明白地講出來，他們不敢說你們向共產黨來，於是只教青年們向左。其實他的心裏，是教大家向共產黨去。黨中同志，被他們很高聲的口號催眠了，也跟着嚶向左向

左，糊糊塗塗地，便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蹭踏得干干淨淨，把國民革命的工作，弄得四分五裂，一點標準一點意義都沒有，滿肚子是懷疑，越疑越深，越分越多，國民黨越是分散，共產黨便越是發達，於是共產黨更造出什麼右派，新右派，中派，左派，新左派，極左派，半途來的左派……等一類名稱，狂喊亂叫，聲音高了，便生出一種吸引壓迫的威力，弄到一般血氣未定的青年，都中了瘋魔跟着狂喊亂叫。黨的領袖們被『爲民衆』『服從民衆』的意識迷惑住了，也大發其向左的號令，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向左既以免危險，又可以得差事，誰還敢不說向左呢？當時青年們的心理狀態，只要人家說他一聲左派，他就高興得了不得，說他一聲右派，他就悲傷慚愧得了不得，書不讀了，工不做了，天下至榮者莫榮於得到左派的銜頭，如是一陣狂風，便把很乾淨純潔一張白紙的青年，都吹得頭昏眼花，捲到既非共產黨又非國民黨，既不讀書，又不革命的枉死城中去。同時又有一些忠實的黨員，因爲受不下這一種壓迫，逼得做無意識的抵抗，也就糊糊塗塗地，自己跑向左的對方的右傾方面去了。很偉大的國民革命工作，失了思想的中心，行爲的標準，於是弄出無數的差遲攪出最後一場大亂。咳！悲痛呵！可憐呵！

總章上原來規定得很明白，權力機關是什麼組織，執行機關是什麼，但是忠實同志多不留

意到這一層，弄到表面上雖有組織，內容却是系統紊亂不堪！好比人身的血脈，神經，淋巴腺，一切細胞纖維，原是很有系統的，倘若有一種病菌侵入任何一部，便會全部殘破乾淨，自己全身發冷發熱，到病菌播滿的時候，人的生命就完結了。說到這裏，我們真是越想越痛心。古人說，『物必先腐也，然後蟲生之，國必自伐也，然後人伐之。』我們國民黨的同志，自同盟會以來，雖然說是信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但是何嘗全體同志，都心口如一，何嘗都能夠把自己的意義犧牲了去服從黨的意思。就是在改組之後，何嘗是人人都能夠遵守着總章，履行章程上所規定的義務。國民黨的病是本來就已經深得了不得。因為病深了，然後總理才把黨來改組。改組的意義，本來是要同志們接受主義，政綱，組織，紀律。但是同志們不能夠腳踏實地去作，而且有許多人不相信應該這樣去作。於是主義，政綱，章程，紀律，和黨員，不能夠打成一片。到這個時候，共產黨人才因應革命的時會，乘着青年們一意向前革命的心理，來做他鯨吞蠶食的工作，把一個國民黨幾乎連根滅盡。這一個重大的失敗，我們回想起來，凡屬國民黨人，越是關係深，地位高，時間久，就更應該自己十分的懺悔，十分的認錯，同時要十分的努力，十分的工作。我們的前途，只有由我們懺悔的力量，可以化黑暗為光明，化散漫為團結，同志們呵！過去的過去了，未來的世界，還是廣大永久的，我們

真要時時刻刻的努力自新呵！

宣誓和守誓

現在國民政府下面的官吏就職時，不是要宣誓嗎？大家發誓時，舉起右手說，「余決不任用私人，不受授賄賂……」我們現在開會時，不是要恭讀總理遺囑嗎？要默念着「務須依照予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嗎？然許多人們，恐怕難免着小孩念三字經一樣，念儘管念，發誓只管發誓，內容究竟是什麼？不理的，過了一趟就忘了。恐怕念的時候還有人脚下却不不不不不的畫着呢。我們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國民族，是曾經有過光榮歷史的民族，今天何以會腐敗墮落，衰頹到如此地步？就是不能誠敬忠信，不能努力革新，努力創造，不能奉公守法，不能互信互助，一致團結。所以從前被侵略於野蠻的蒙古滿洲，以及一切西北的諸蠻族，近百年來，又被壓迫於一切帝國主義的國家。總理要我們信仰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為恢復中國民族生存發展能力的根本道理，以三民主義的革命黨為恢復中國民族生存發展的基本勢力。但是在過去許多年當中，一切經過，是證明我們中國人的衰頹腐敗，真不容易輕輕救得起的。辛亥革命而後的一切失敗，是說明甚麼？就是說

明許多革命人，拋棄了主義，和官僚軍閥妥協。所以我們總理才三番兩次，改組本黨。大家只要想一想中華革命黨的歷史，已經可以明白許多了。這兩年來，黨裏的種種糾紛，和這一次的重大變革是說明甚麼？就是剛才講的，拋棄了三民主義或不承認三民主義能東倒西歪，以致受制於共產黨。現在共產黨是趕出去了，可是我們要是想到如果自己不能夠確實地建設，確實地工作，確實地把持革命的三民主義，任何腐敗專橫的惡魔，以後一樣會來迷惑我們的黨員，來打破我們黨的組織的。我們要曉得，黨是人的結合，把這些獨立的個人聯合起來，組織我一個黨，是全黨有共信的主義，不然雖有了黨的名稱，而沒有黨的實際。人和人的當中，沒有了結合的力量，不要說疏遠的外人，不能一致團結，父子也可以同室操戈，夫婦也可以同床各夢的。同志們！大家都曾看見，世界許多宗教的團結，那些信徒們，無論男女老幼，無論黃白紅黑櫻色，他們文字言語不同，國度不同，職業不同，貧富不同，為甚麼能夠團結在一組織，一個團體之下，歷數千百年而不替呢？這就完全是共同信仰的原故。所以共同信仰，是人類合結的根源。總理說主義是一個思想，由思想成爲信仰，由信仰生出力量，可見得沒有共同的思想不能團結，而這共同的思想，要不能變成共同的信仰，也生不出團結的力量，負改造政治改造社會責任的革命黨，是時時刻刻，努力

和敵人奮鬥的。在這奮鬥之中，無論是戰爭或較爲平和的鬥爭，都是時時刻刻，往來的生死成敗之間，所以從前革命黨誓約上說「服從命令，盡忠職務，嚴守秘密，誓共生死。」大家想想，生死是人生第一大事，如果不是有很堅確的共同信仰，怎麼能夠「誓共生死」呢？不能夠共生死的黨，又怎樣可以摧毀敵人，完成革命呢？古人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來許多忠臣，烈士，義夫，貞婦，他們所能夠把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去供犧牲的原因，無非是爲了他們的信仰，爲了他們的主義。自古到如今，世界人類的進化，都是靠着一個信仰主義的力量。主義雖是隨時代境遇而不同，但是人們信仰主義和爲主義而犧牲的精神，却是無論何時，都成爲時代推進的唯一的力量。我們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以三民主義爲信仰的基礎，和行動標準的革命的政黨。我們組織本黨的目的，是要把這三民主義，實現出來。把我們的國家，進成三民主義的國家，把我們的社會，造成三民主義的社會，更要把世界造成三民主義的世界。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豈是隨隨便便，可以做得到的嗎？豈是沒有堅確的信仰，能夠團結得起的嗎？總理一生，最重誓約，他時時刻刻，不忘他的主義，真所謂是「信誓旦旦，」這是爲何？一個人是有許多複雜的欲望，複雜的思想。要把那些複雜的欲望和思想完全去掉，他自己的生命和一切的自由，都貢獻給主義，貢獻給民族和國家，

貢獻給世界人類，時時自己存着必死的決心，抱定一個主義，努力前進，這樣才可以把幾萬萬的人民，團結成整個的力量。表現這一個意志的就是誓約。從前 總理在組織中華革命黨的時代，爲了誓約的問題，許多舊黨員，一致反對，以爲誓約是輕視個人人格的辦法，不肯宣誓。大家想想，這些反對宣誓的人的心理如何？老實說這就是個人主義。就是怕爲三民主義而犧牲。他們所迷信的人格，就是個人的利害。這種觀念，是大大地要不得的。更有許多人，輕視誓約的，儘管宣誓，心理儘管鄙屑宣誓的行爲，不過是一個形式，那裏便可以拘束得個人的自由。這一種的心理，比之反對宣誓的還要可惡。他們已經宣誓爲三民主義而犧牲個人的生命財產權利自由，而始終把這宣誓作爲假話，那麼他們的行爲，那裏能夠正確，思想那裏能夠堅定呢！因爲黨裏有了不少的這種不守信誓的人，所以組織永遠不能完成，主義永遠不能確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有一些成功，便變成個人的功勞，有一些失敗，便變成黨的失敗。在學問和智識上，大家不肯從各種方面，用科學的研究去扶助主義的發展，研究地理歷史的人，不肯從歷史地理學上去做三民主義的證明。研究理科的人，不肯從物理學，數學等種種方面，去證明三民主義的理論的正確。研究政治學社會學的人，不能用畢生精力，去建設三民主義的政治學社會學。研究經濟思想史和政治思想

史的人，不能從思想上去說明三民主義的地位，比較三民主義的思想和諸家的異同得失，確立三民主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研究論理學哲學的人，不能用嚴密的批評，去糾正一切反三民主義者的錯誤，證明總理一切著作的精確，說明三民主義內容的真實。研究軍學的人，不能從三民主義的觀點上，去研究一切軍制的得失，和如何改造的方法。於是黨內雖然有不少的專家，而他們的智識，在黨的進步發展上，也就無所貢獻，結果學問自學問，主義自主義。我們的黨，因為黨員的思想不純，信仰不堅，於是生出不少的錯誤矛盾，衝突。想要明白共產黨加入本黨之後，何以會把本黨的中心思想搖動得這樣利害，我們只要回想從前在第一次革命之後，一切官僚武人，投機政客，守舊的士大夫等，都能夠搖動本黨黨員的思想和障礙革命工作的進行，就可以瞭然了。從前總理對於「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這一個謠言，十分切齒痛恨，就是爲此。在袁氏死後，南方有政學會等聯省自治派的跋扈，北方有官僚軍人的跋扈，在南北中部各處，有研究會等似是而非論者的搗亂，也是爲此。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從今以後，我們的同志，大家必須要確實相信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確是中國危亡的唯一的主義，的確是世界上最後來居上的完美的思想，切實的主張。確實相信中國人要能覺悟起來，團結在三民主義之下，必

定可以恢復起中國人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成爲創造文化的民族，使世界人類，得到很好的幸福很速的進步。更必須要確實認定『宣誓是最重大的行爲，守誓是最重大的道德。』只要由這一個共同信仰的確立，以後一切革命的工作，都可以在一個很有力量的革命秩序之下，迅速地進行起來，決不至於自己破壞自己，自己消滅自己。我們要曉得，三民主義所包含的是世界人類最進步的最真實的需要，而其最大的要點，就是中國人所需要的，要中國自己去創造，自己去建設，不可依賴任何外國，不可迷信任何外來的勢力。民族的獨立和創造，是我們的目的是我們任務，同時是我們最高的道德。『行之匪艱，知之惟艱。』『操之於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要救中國的危亡，先要恢復起中國人的自信力。』這幾句 總理的格言，大家切不可一刻忘記了。現在我們在這裏做紀念週，我們大家要靜默幾分鐘，要讀 總理的遺囑，要報告政治和黨務，爲的是甚麼？就是爲此。如果大家不能夠從這一點，有一個深刻的覺悟，從靜默的當中，認出我們努力奮鬥的道路來，從遺囑的當中，認出我們信守的目的來，我們不但是白白地辜負了一個紀念週，也就是辜負了 總理畢生奮鬥所遺留給我們的遺教，辜負了幾千年中國民族的世界人類文化的發展而奮鬥的光榮史，只這背棄誓約一個罪過，也就把我們自己的人格拋棄毀滅乾

淨了。

對於清黨的態度應該怎樣？

更有一點，我要同諸位同志講明的，就是諸位同志要曉得，這一次的清黨運動，決不是我們值得歡喜的運動，而是使我們應該永久紀念深切覺悟的一個悲痛的運動。我們對於許多在清黨運動當中被檢舉懲罰的共產黨員，投機份子，反動青年，我們不好認為這些是生來的壞人，我們更不好認為這些是他們甘心走錯路，做錯事。要曉得越是本黨忠實的同志，便越是應該對他們負重大責任的。古人說，『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我們的黨，在改組以後，從中央以至於地方，做了些甚麼思想上的指導工作，做了些甚麼組織上的實際運動？在一方面，中央不能切實把總理的思想來闡明，不能夠把國民黨自身的組織來作起，只是跟着共產黨人叫口號。還要高唱反共產就是反革命，說國民黨要單純完成其組織，就是破壞國民黨。攻擊純粹闡發 總理的思想，說明國民黨共產黨的區別，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的人，說是右傾。把思想的指導權，黨的組織權，完全交給與共產黨員。高唱『我們只問革命不命革，不問共產不共產』的糊塗調。既不做作育人才的工夫，又不確定黨和黨員的方法。在無論甚麼地方，出版品是共產主義化了，民

衆組織是在共產黨支配之下了，而反對共產黨的，却只有跑到軍閥官僚和帝國主義者的保障之下，才能夠存在。於是把全國有活動能力政治興趣的人，逼得『不入於楊，則入於墨。』固然把全國分成共產和反共產的兩派，更把共產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作成一個單純的東西，把反共產運動都趕到軍閥和帝國主義者旗下去，以造成共產黨支配全國輿論的基礎，這些都是共產黨的策略。因為惟有如此，他們才可以壟斷革命，先要把全國逼到無路可走，然後他們才有成功的希望。雖然如此，何以我們一無所能呢？那時國民黨內的空氣，可以說是三種。一種是沉默化，一種是共產主義化，一種是單純的反共產化。沉默化的人，是站在掌握政務的地位，而決不問政治的理論，政綱的實施，應該如何，平時只照常辦事，到得民衆的面前，便跟着叫共產黨所定出的口號。共產主義化的不用說了。『單純的反共產化』的人們，是拋却了國民黨所應該積極努力的工作，既不反對帝國主義，也不反對軍閥官僚，更不肯親近民衆，只消極的反對共產黨。而他們反對共產黨，却又並不能站在很堅實的三民主義的觀點上，說的做的，都不能自異於帝國主義者和官僚軍閥的反赤運動。這樣情形，革命的要求最強烈的中國青年們，那裏能夠滿足呢？更有一些人雖不肯作共產黨，而又不肯確實相信 總理的主義，却只說『孫文主義不是甚麼』這

樣思而不學，又那裏可以領導得起智識慾強烈的青年呢？連差帶錯，於是硬造出許多『並非情願的共產黨』，把一些好青年，趕向共產和反革命的兩條死路上去。我們要是看明白這些都是過去錯誤的結果，我們現在，便應該要很深刻地自怨自艾，很嚴厲很刻苦地自覺覺人。對於過去因走了錯路而陷於沉淪悲境的人們，我們應該要做感化的工夫，應該要取愛憐他們的態度，不可把他們看成天生的仇敵，故意犯罪的罪人。尤其要緊的，就是對於共產主義，我們要看得很清楚，他並不是絕對和三民主義沒有共通點的理論，更絕不是如像張作霖派所宣傳的洪水猛獸。中國人只要真能了解三民主義建設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也有很多是我們可以採擇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徒，他們的罪惡，不在信奉共產主義，而是在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忘記了人類應該守的真實的信義。人是幾萬年的歷史造成的，不是靠着虛偽詐欺的手段，可以造得成功一個人，不是靠着虛偽詐欺的手段，便可以成功一代的歷史。忘却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包含現代共產主義的原素，『是中國民族自救的唯一生路。而閉聰塞明，連共產主義理論政策的存在，事實上都不能承認，想把現代世界問題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完全否認了去，這一種虛偽的打算，一樣是錯誤。大家回頭想想，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何在？癸丑革命的原因何在？倒袁運

動失敗的原因何在？拋棄了三民主義的真實性，才會使求生路的青年，離開了中國的國民革命，而走向空想的共產革命路上去，如果今後我們仍舊要閉聰塞明，前途的悲慘真是不堪想像了。

我們更不好忘記，主義的戰勝能力，只有在主義的本身，除了主義的本身，是決沒有戰勝能力的。共產黨徒要想離開了主義去尋戰勝能力，想靠權謀術數戰勝三民主義，他們便落得很無價值的失敗。我們要戰勝共產主義者，我們只有根本上把三民主義很確實很精密地建設起來。要具備感化共產主義者使之心悅誠服地來作三民主義信徒的能力，才能夠完成三民主義的建國使命。共產主義者不是天生出來的，他們的產生，一樣是有一種理想，理想成了他們的信仰，於是發生出力量。我們千萬不可錯信，以為共產黨徒，個個都是盧布黨，都是毫無思想信仰之物質的奴隸。固然這一類的投機的共產黨徒，一定是很多的，然而決不可一概而論。對於這樣的物質奴隸，我們可以單用迪克推多的威力制裁達到打倒他的目的。而對於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迪克推多便無所用。並且如果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儘管可以不是共產黨徒，他儘管可以不烏烟瘴氣地活動，而他確能夠阻礙三民主義的發展，並且在長久的歷史當中，他的威力較之烏烟瘴氣的共產黨徒尤為利害。我們如果不能夠戰勝這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即使單把共產黨徒搗

亂的努力壓伏了下去，我們的勝利，是不能保存的，而且這一種勝利是虛假的。戰勝武力要靠武力，戰勝宗教要靠信仰，戰勝美術要靠美術，戰勝科學的製造要靠科學的製造，戰勝革命的主義只有靠革命的主義。俄皇的威力不能戰勝俄國的革命黨，滿清政府的威力不能戰勝中國的革命黨，這一個基本原則，我們做革命黨的人，是始終不好忘記的。清黨的工作，如果只靠着政治的權力，要想作個澈底澄清，我可以斷言，決無此事。兩年前我著『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時，最大的注意，就是在此。我明明白白地，看見國民黨員忘却了三民主義是製造共產黨的原因，同時我更明明白白地看見共產黨徒假借國民黨的名義和勢力暗地裏反對三民主義是走害人自害的死路。所以很沉痛地勸告國民黨的同志們要真實地信仰三民主義，實際做三民主義的革命工作，實際為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做革命的奮鬥，實際為工農民衆的覺醒團結做革命的建設。而同時又勸迷信共產主義的青年們要拋棄那一種錯誤的思想行為來做心口如一的三民主義的信徒。我今天的主張，依舊是如此的。對於這一種很苦惱的忠告，我相信大家如果真能夠切實地反省，一定是會生出無限的悽愴無限的悲痛。

大家總還記得，去年在廣州，有一個打倒『樹的黨』的運動，在我們學校裏面，也鬧得天翻

地覆。很傷心的，就是受共產黨操縱的中央聯席會議，不問事實如何，不管是否有所謂樹的黨的團體存在，糊糊塗塗地議決了肅清樹的黨的議案。中央黨部，又根據這一個議案，組織解決學潮委員會。當時的舉動，實在是已經很明顯地製造出清黨的先例來了。那時廣州學生界，直鬧得滿城風雨，從大學以至男女各校，都在一種極大的恐怖壓迫之下。最可憐的是在第一中學裏面，把幾個反對共產黨的青年，拿來裸體游街，這種事件，何等可痛，何等可慘。大家今天清醒了，明白了，回想當時，總應該曉得並沒有所謂樹的黨這樣一個團體，並沒有樹的黨這樣一個名稱。當時所謂打倒樹的黨的口號，僅僅是想要爭得學生會領袖地位的幾個共產黨徒中的暴烈份子，故意假借一封私人的書信，把問題擴大起來，製造出一個恐怖空氣，再利用這恐怖空氣，假借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排除反對共產黨的青年。使學生中的國民黨黨員們，人人自危，不敢再有反對共產黨的言論行動，然後他們可以取得領袖學生會的地位。在這一個運動當中，以國民黨左派自命的青年們不是也聯起共產黨員們糊糊塗塗地搖旗吶喊嗎？那時的空氣，誰還敢勸他們，誰還敢主張一點公道，辯白一點是非？投機的隨波逐流，自重的背地長嘯，青天白日的地面，鬧成一個昏天黑地的現象。中央北遷歡送大會那一天的一場小小悲劇，今天總該還有人記得起罷。結果

怎樣呢？一方面把很多志向不堅定思想不清楚而有志革命的青年們，趕着進了C.Y.，一方面又把很多有氣節的青年們，逼着走向右傾的路。使總理三民主義的理論綱領，越是墜入黑暗的雲霧當中，不能被人認識。使國民革命的工作，越是失却正當的指導和正確的意義。使民族新生命的青年，越是自暴自棄拋荒很神聖的爲救國而求學的工作，江河日下地走向投機的路。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得明白，凡是一種不正確不真實的行動，一旦變成了社會的風氣，他的結果，可以產生很大的弊害，可以把很多的民族向上的生機阻礙，把很好的青年的思想攪亂，把堅實的社會道德破壞。假使從改組以後，國民黨的幹部，能夠團結在總理的思想之下，努力於三民主義的研究，宣傳，實行，努力於青年和工農的指導，努力於國民革命的工作，不要使國民革命的運動，走入歧途，不要走不光明的左傾和右傾的糊塗道路，不要把曲突徙薪的機會失却，不要放縱共產黨徒給他們自傷害人自誤誤人的機會，何至於造出這許多的C.P. C.Y. 分子，何至於使中國的青年，受今天這樣重大的損失呢？過去的事是已經過去了，錯誤過失，是我們的很悲痛而很有力的經驗。如果在這很悲傷的清黨工作當中，不能夠把過去的悲痛歷史經驗，作我們的指路碑，我們在錯誤過失的上面再造錯誤過失，我們黨國的前途，何處更去尋光明之路！

要曉得中國是一個文化落伍的國家，從現代的思想，現代的科學，現代的組織上看來，一般青年和農夫工人們，都是一張白紙。他們只有希望中國民族向上發展的熱誠，只有希望中國的文化向前發展的勇氣。應該怎樣走怎樣作，既沒有確實的智識經驗，更何從有固執不變的主張。『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國民黨不能領導他們，教訓他們，保護他們，使他們糊裏糊塗地，染上了紅色，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才去懲創他們，使國家損失許多有志的青年，國民革命損失許多戰士，從全體民族上說，是一個不可補償的重大犧牲。受共產黨屠殺而損失的青年農工，和受清黨制裁而損失的青年農工，其原因都不能不歸到國民黨自己失却領導民衆教訓民衆保護民衆的過失。從今以後，大家要看清楚過去的錯誤和過失，不可單以制裁共產黨爲了却責任，更不能以制裁了共產黨爲快心。革命是一件不忍人的大事業，絕對不容怙惡殘忍幸災樂禍的心理存在。尤其是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信徒，更應該時時刻刻，不忘記 總理恢復『民族道路』的教訓。共產黨徒重本的錯誤和罪惡，就是在不承認中國國民革命的道德性，把共產黨徒以外的一切民衆，一切個人，都看成他的敵人，看成他們的材料。利用時便故意恭維，把人家趕向錯誤的路上去，不要利用時便盡性的攻擊，必絕人的生命而後快。他們所得的結果怎樣呢？這一回的清

黨運動，我們是要平心靜氣地觀察事實，便可以曉得是民衆本身切實的要求而不是國民黨自己獨斷的行動。在各處反對共產黨的民衆，就是幾個月前他們所利用來威脅國民黨的民衆。我們千萬不好學共產黨的這一種殘酷和欺詐的策略，這是他們的失敗而不是他們的成功。共產黨徒常常用「戰鬥」的觀念來主張革命，他們以爲「兵不厭詐」，而他們不認識在國民革命進行當中，對於我們的民衆，我們的青年，農民，工人，應該要很誠實地愛惜，要真誠地認作我們的戰友。他們不認識「愛敵」「攻心」是戰鬥的最高道德。不曉得抗降卒的吳起，是造成亡國原因的賊將，而不是能治國平天下的仁勇兼備的兵家。科學是我們要尊重的，但是離開了高尚的情感，把人類當中一件物事，生之殺之，毫不在意，拿解剖室內醫生對死屍的觀念來作救人救世的革命，是絕對要不得的。倘若這一個基本錯了，建設不起偉大的黨國基礎，結果必是召來反動，如是翻來覆去寒熱的起伏次數多了，民族的體魄，會一天衰弱一天，還有甚麼力量去完成偉大的國民革命。這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的根本所在，萬萬錯不得的。

更明顯的，就是對於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過去的重大錯誤，我不願意用「策略錯誤」這樣的名辭來批評這一件事，因爲策略錯誤一句話，還不足以概括過去國民黨的錯誤。當在國民

黨決定行工人運動農民協會運動的時候，何以自己會忘記了自己政治上的責任，忘記了民衆法律上的地位，既不確定政治上國家統治的地位，又不確定法律上民衆組織的分際，使到工會農民協會的組織，在地位上成了一個特殊的政治中心，好像是政府之外的政府。固然，這是共產黨的一種埋伏，豫備將來奪取政權的地步。但是何以國民黨自己會把政治法律的原則，把建國的責任，如是拋棄乾淨呢？這樣不負責任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方針，當然會做出後來產業上方上的大亂。真正使工人農民組織起來，養成堅實的自治能力和經濟能力的和平運動，是掌握政權的國民黨所應該作的。制定適宜的法令規章造成民衆的新秩序，是掌握政權的國民黨所應該作的。既掌握住政權而不能利用政權，作立法改制的工作，却放任共產黨鼓動民衆建設政府統治外的政府，法律管轄外的武力，行政管轄外的民衆自由行動，工會農會可以自由發號施令，拘捕人民，封閉營業，沒收財產，武裝戰鬥，在今天才弄到這樣紊亂的結果。廢舊法定新法，廢舊制立新制，去舊人用新人，要這樣確確實實地建設新的革命秩序，才可以說得到建國。把這些建設革命的新秩序的事忘記了，自國民政府成立至今，連製法的機關都不曾組織一個，在民衆不曾起來的時候，去喚起民衆，還不覺得困難，不覺得危險，到得民衆起來了的時候，自然是會遍地

荆棘了。現在實行清黨，不注意到這些地方，即使民衆團體當中沒有了一個共產黨，又有甚麼辦法呢？「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這是古人批評大亂的說明語，現在國民黨治的下，主義既不能確立，法令又不能具備，這不是無道無法的大亂現象嗎？「共產黨是硝酸，共進會是酒精，」這兩句傷心話，是一個同志批評清黨期中上海工人運動問題的。的確都是事實，我們不可諱疾忌醫，閉聰塞明，把這些事實抹殺。我們要曉得過去現在所有的錯誤過失，要真實地覺悟，切實地懺悔，努力地改造。我說這些話，自然不敢有一點自己饒恕自己原諒自己的地方，我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的一人，所處的地位，至外應該負這些問題的重大責任。但是我很明白，過去黨國種種的毛病，至少都是十年舊病，早已經弄到不是一二人所能爲力的程度，而且幾次三番黨國的重大時機，都在驚濤駭浪的恐怖風潮裏，假使不到今天這樣水窮山盡的日子，連這些悲傷沉痛的話，恐怕都沒有有人敢講，即使講起也沒有人肯聽。現在一切毛病都現出來了，實行發起清黨的本黨的忠實領袖，下野的下野，出洋的出洋，沉默的真默。我們民族的將來究竟怎樣，我們如果負責任地替中國民族的將來打算一下，我們總應該自己認定我們的責任，不只是在清黨。清黨是國民黨失敗的結果，能否成爲發展的原因，除了大家各自下一個自己改造的決心之外，實在是沒有第

二條路。如果當着這樣危急存亡的關頭，還是不能夠看清楚自己的責任，把應該痛哭的事實，當作可以歡喜的事實，把失敗的事實，當作成功的事實，黨的前途是無救了，民族的前途，也是無救了。總理從前時時叫我們跟着他走，他說，『你們只要跟着我來，我決不把你們領到比我更危險的地方去。』現在環顧全黨，誰還能替我們擔這樣的硬擔子。消極的清黨，決不是我們的生路，不負責任的標語口號，決不是我們的指路碑。眼見得全黨的黨員，都要變成失路的迷兒，全國的民衆，都變成無統帥的散兵。四十年來中國民衆的境遇，沒有更比今天惡劣，我們千萬不要再錯誤了念頭呵！

我們要怎樣宣傳主義

今天我們宣傳隊開會，預備爲總理誕日作喚醒民衆的工作。剛才聽見孫主任解釋宣傳大綱，諸位後天便同時分頭努力這工作，現在我很簡單的歸納起這宣傳大綱來對三民主義講幾句話。

總理創造三民主義，來作中國革命的基礎，我們聽見孫主任講宣傳大綱，說過去的本黨同志有一種缺點，不能將總理的主義完全接受，有的只認識民族主義，有的只認識民權主義，不能

三種一致的認識，因為有了這樣的錯誤，所以我們的革命終歸失敗，仔細看來，我們把過去的事實研究一下，把錯誤點分析起來，可以曉得只認識民族主義，或者只認識民族民權主義而不認識民生主義，便不是總理的信徒，只認識總理主義的一部而不認識全體，這是過去同志的錯誤，我們要看清楚，三民主義雖是給我們三個獨立的概念，但三者仍舊是總合成一個概念，是連貫的是不可分的。所以我們要主張民族主義，也要在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下來主張民族主義，我們要主張民生主義，也要以民族民權作民生主義的保障。

比如現在我們提出民族主義的問題，我們問爲什麼要主張民族主義呢？是要將中國民族和其他的民族立於同等的地位。總理叫我們中國民族爭得在世界上的平等自由，把我們的力量集合起來，然後聯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把世界的一切民族都扶到平等地位。我們不是爲那種階級，那種民族來主張民族主義，乃是使各階級各民族都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如果大多數的工農羣衆不能一致團結起來，民族主義便不能成功。至於民生主義的基礎也在民族民權的上而。我們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乃是打倒世界上所有的強盜國家，如總理所說，我們是爲十二萬萬五千萬的被壓迫民族求解放。帝國主義發生的原因乃是因爲資本主義，少數的

人把生產機關斷起來，造成的個人資本主義，到了他發達到以資本的獨占而衝破了國界的時代，便演成帝國主義，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定要先將世界一切經濟上政治上落後的民族，就是一切破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尤其要站在農工利益的上面，才能打倒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基礎在於民權民生，民生問題不解決，即無力打倒帝國主義。

第二講民權主義，我們問什麼叫做民？什麼叫做權？一看題目便可知道，民是全民，全體人民要有權，全體人民中大多數是工農民衆，最無權的也是工農民衆。爲誰主張民權？是爲無權的民衆來主張民權。總理說，革命是先知先覺來發明，後知後覺來宣傳，不知不覺來實行，來享受，革命是爲大多數工農民衆，是爲全體人民來爭民權。總理主張直接的民權，民權是爲全體民衆的，議會內閣政策之民權，都不是真正的民權。權是天秤，民權是大家來作天秤來權衡一切的不平。總理說革命是打不平的，天下不平的事要以民權來打平他。我們目前大多數的民衆，農人沒有田耕，工人沒有工作，這是不平。再有多數沒有書讀，這是不平。雲南四川廣西的小民族，還保持着二三萬年前的生活狀態，蒙古民族西藏民族青海民族，他們不能起來，他們不懂得起來，臺灣九百萬的中國人在日本壓迫之下，有四千年歷史的朝鮮還在日本侵凌之下，中國之西南

還有三萬萬人民的印度民族在英國手裏，南洋弱小民族尚在各國欺壓之下，這些不平，要放在我們的天秤上稱一稱，我們要起來負起這個責任來，民族有了權，才能打平世界的不平，打不平是爲解決問題的。民族問題不能單獨解決，定要聯合弱小民族才能解決，民權問題不是一個階級的民權，是全體民衆的民權。民族民權問題解決，才能解決民生問題。總理給我們的聯俄政策，因爲俄國是以平等待我們的，俄國是革命的國家，凡是革命的民族都一樣的看法，本來同盟會以前對各小民族，也有聯絡，而且我們的先輩同志，是以全力援助比我們更悲慘的被壓迫的民族。辛亥革命後許多人忘了我們革命的國際性，所以我們革命的意義漸漸失却，國民革命一定要聯合世界上，一切革命民衆共同奮鬥，這是革命的原則，也是革命的重大任務。其次是把中國的革命份子統一起來大家一致聯絡。

第三總理給我們的農工政策的意義，是要爲農工奮鬥，同時把農工組織起來，使農工自己成爲革命的主力軍。多數的農工階級要直接參加革命，革命才能夠成功。

最後簡單歸納起來，我們要切實的記得，三民主義是一貫的，是一個系統。明白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才能明白民生主義，明白了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才能明白民權主義，如此才能向前去

工作。

末了我們再看如何要統一戰線呢？我們看前方的革命軍，許多士兵，並不是個個都從分析綜合的方法上，了解了主義，但因敵人在前，我們爲要抵抗很頑強的共同敵人，於是不能不在嚴厲的紀律之下來一致團結，共同抵禦敵人。我們也須和他們一樣，同仇敵愾，認清我們的共同敵人一致奮鬥，達到我們革命成功的目的。

我們要把總理給我們的教訓，給我們的精神的遺產，遺留下來的未竟工作，完全繼承起來努力前進，才不負總理，不負本黨，不負我們全國民衆的要求，不負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對我們的希望。希望在總理的誕日，我們努力宣傳，作我們喚起民衆的責任。

全體的利益與部分的利益

各位同學同志：現在本大學一個新的，和可以稍慰的，就是新的學生會的成立。大概各位同學，也都一樣有這個感想。關於中大學生會的事，我到這裏兩個月來，時常爲學生會的問題費心，想大家也都爲學生會的問題一樣費心的。委員會方面：第一方注意的工作，就是全校復試，此事已很順適的過去，第二個重大的事件，就是學生會的問題。試驗的事，我是很滿意的，雖然有很少

數的人違犯了秩序和紀律，但總是很好的。一個表現，就是表現要求讀書。此次選舉學生會，由三青年部的主持，很鄭重地來執行這個公訂的選舉方法，在很鄭重而有秩序和紀律的當中，成立了學生會，這裏我有一個很重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同學，自今以後，一方面讀書，一方面不忘革命。

今天想同各位講些緊要的話，前因沒有得到適當的機會，且幾次在大會中，人數太多，詳細說明，非常困難；今天人數少，我向諸位講一講：我初到學校時候，看見許多標語當中，有一句是「爲自身利益而奮鬥」，此語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是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怎樣擁護，一個人要生存，當然有擁護個人利益的必要。團體是集許多人而成，當然要擁護團體的利益；集合許多團體而成社會國家，當然也要擁護他的利益，全世界也要擁護全世界的利益，在這裏有一個界限，就是小的利益，不能放在大的利益的前面，人們若只顧我個人的利益，其他一切都不顧及，就是自私自利，就叫做個人主義。須知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是什麼東西，我們所要走的，是什麼道路？當然不是個人主義的道路。我們所認識的道路，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同個人主義對立的。今天若想把一個國家與全世界的問題來解決，就在打消個人主義，而三民主義，是打消個人主義的利器。這樣看來，爲自身利益而奮鬥的標語，我們要確定一個標準，若不確定，則一切均無標

準。如果一個一個的學生，都各爲自身利益而奮鬥，學生會也只爲學生會的利益而奮鬥，就把全部利益，棄置不顧，則這一個學生會變爲個人主義一樣，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我覺得有幾個要點，要把這個爲自身利益的話講明。

我們徒是一個人，是不能生存的，譬如說到中山大學，如果是不在民族國家世界的需要上着想計畫，則這一個學校，是可以不要的。學生會若果不能在民族國家的需要上建立，則這一個學生會也可以不要的。我們得今天這個機會，要把這話的意義，講個清楚。諸君要知道學生會的道路，是不是就是爲自身利益奮鬥作標準？在一部分上講，可以說是爲自身利益而奮鬥的。但是我們應該換一個意義來說，就是如果一個學校辦不好，也是民族和國家的損失。我們要把學校辦好，不僅是爲自身利益打算，也是爲社會和國家打算的。總理說「我們要求國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並要求全世界人類的自由和平等。」這是三民主義的大目的，一個人和一個團體，都應該在全部的利益上着想，爲全部的利益而努力。學生會是社會中一個團體，一定要在全部的意義上着想，然後才能看出全部的利益。譬如一個工會，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工會，是在全社會一切組織當中，才有意義的。一定如此，才能看得出自己的地位，和責任。一定要把這個意義看清楚，

則一個人與一個團體，才不會自私自利。

許多標語，一看便覺着自身的利益，將其他的東西忘記了。我以為在學生會與青年運動當中，這一層很應該注意。我們要隨時把我們的地位與意義弄清楚，不要有自私自利的傾向。必要如此，我們的國民革命的意義，才能明確澈底。同時也在世界革命意義上，才有意義。不然，就與中大根本的意義相矛盾。如祇是做成一個部分的學生會，時時刻刻，關起大門，謀自身利益，置社會國家於腦後，這是很不好的現象。我不是說不要謀自身的利益，不過自身的利益要在全部社會和國家的下面，才有意義，即在一個團體方面，也是如此。

我們以後，一方面要努力與學校當局合作，來改善學校裏面的種種問題，學校也是非得學生會幫助不可的。但要緊是不要關起大門，做學生運動，要開開大門，做學生運動。

還有一點，是要說的；今天列席諸位，大概都是國民黨同志，我們講到黨的過去，在學校裏面，有一個現象，此現象在黨中，是很奇怪的。就是不能統一學生會和區黨部的現象。他倆像是對立的，在行動上是不同的，不一致約，互相衝突的。是否學生會當局，不是國民黨的同志，詳細打聽，也是國民黨同志。講到這處，到底什麼是自身利益呢？我們就黨來說，組織是黨的基礎，我們全體國

家，要組織成一個有機體如脈絡之相關聯；不然，就不是組織。以自己的手，來打自己，就不是一個有機體的行動。如果想着成就一個良善的有機體，就要從組織上用功。在一個學校裏面，若通是黨員，當然可以不要黨團，如不是全校都是黨同志，則學生會裏面，要組成一個黨團。各個黨員，在所屬的黨部裏，應該守黨的紀律；如果是這樣做去，則學生會內的同志，纔是黨部真正的同志，否則失了有機體的意義。過去的學生與黨部，恆相抗立，就是不是一個有機體的緣故，因為不是有機體，所以遇到別的團體，便會分離。所以學生會，與黨部，不是對立的，我們要把學校的黨，來統一全部，就是認識我們的政策。

還有一點，望區黨部隸於中央黨部。也應該一致的動作，不應關起大門，作做黨的工作，要在整個黨中，來看出我們的地位。如果不然，就是關起大門來作事。所以我們學生會與黨，一定先求統一在整個的組織當中，看清自己的地位，才不會分離我們的力量。我們要在整個的黨中，看出自己的地位，然後我們的力量，才能統一。

以上兩個要點，是當然的事件，同時更看出一點來，就因為為自身利益而奮鬥一個標語，是決不可不清楚說明的；中國人總慣講可以……不可太……，但組織語如果是說可以明白，而不可

太明白，則生出很大的毛病。我們以後在學校與黨的上作工，在我們做人的意義上，一定要看清楚才行；這話我以為很為重要的。因為學校中有不要發生的事，而竟會發生的；一個團體是建築在紀律上的，如無紀律，則祇算做個人而不算做團體。譬如學生會職員有二十餘人，如果無紀律，則成了你我幾個人，不算是團體。

學生會方面，我以為應有個訓練，雖然們你很繁忙，但比較將來去到社會上工作時，還覺逸暇得多。如果你們在學生會工作當中，已經訓練好了你們做事的能力，則將來在社會上工作，雖很繁忙，也很易支配妥當的。現在學生會任職員，能否做好，全看你們能否訓練自己。學生會對於各事，固應當解決，更應當正確是負重大的責任，則以後校中一切問題，都能做好，什麼事情，都容易做。今天所能講的，就是這樣，雖不很重大，但很希望各位負起責任，來實現這幾種要求，則關係本大學前途甚大呢。聞廣州學聯會代表，中大佔多數，則更有關於整個青年運動。希望大家十分注意才好。

國民政府是為人民造產的政府

各位同志：今天，我很喜歡得到一個時間來同各位講話。各位同志都是實際從事於革命的

政治工作，而且是有了經驗並正努力工作的人，關於各種問題，必然都很有研究，不但研究而且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辦法，並正在一步一步試驗的進行當中。現在我要來同各位同志講一點有益的事，不過對於各位同志寶貴的時間會不會白費了，這一層我自己也不敢決定的說什麼。

我現在想在這裏講一點我自己所曉得的。同各位同志工作當有關係的可做參考的東西。可是今天來這裏，並沒有把要講什麼的題目帶來，並且也未會打算要講什麼。我以為至好我們把各種問題提出來，共同討論，我也來做討論當中的一分子。

此刻我到了這間房裏，這房裏四面都標貼着各種各樣的標語。我現在看見一個很重要的標語，就是貼在那面的一個標語，說，國民政府是為人民遺產的政府。各位都是常常拿本黨的標語，向民衆宣傳，努力做工作的人，因此，我就想把這一個標語的意義同各位講講。

我們中國的革命，在總理當初最先提出做革命的宗旨，革命的主義來時，他所認定的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對象是什麼？當然是要把國內壓迫中華民族阻止中華民族的發展的滿清來推倒。同時又要把國外來壓迫我們中國民衆的勢力驅逐出去。這是第一步的最先提起的目的。

在這個目的之下，要把二重壓迫推倒，自己獨立地站了起來，那要怎麼樣做呢？這並非消極

的把二重壓迫推翻了便算達到目的。最緊要的還是在於積極的要建設什麼。要建設什麼，才是直正的目標，才算有目的。建設了什麼，才算達到了目的。

總理對於建設上曾經老早標出一個重要的主義，重要的口號給我們，那就是

「平均地權。」

這是總理多年前便確定了這個主張的。

我們看中國的歷史，已有四五千年那麼長久了。在這幾千年當中，我們知道，都是亂時多，治時少。每每到了太平時代，經過了多少年後，必然有亂事發生，亂就是革命的一種表現。這因為社會經過了多少年後，便生出一種新的現象，一種社會上的困難，一種社會生活的變化，人民生活的不安，於是一般社會的，人民生活的基礎發生動搖，四民不安於其職業。尤甚的就是農民失掉了土地。這個時候，革命便起來了。

中國歷代的革命，多由於農田被少數人佔了去，一般農夫失掉了土地，這種大原因，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隨時都能夠找得出來的。普通有一句單簡的話，說是：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這個俗話，我們是聽熟了的，人人都曉得的。但這並非無稽的妄談，我們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

知道，每在六十年左右，雖不是全部，必有一小部有亂事發作，有民衆起來反抗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事實。這個表現，是否真正只反抗政府？實在不止如此單簡，還有他們真正的原因，真正的目的。表面看去是只反抗舊政府，推翻不良政府，其實裏面的目的，是要建設新政府，要解決他們本身的生活。因為他們生活的基礎，在那時候已經動搖起來了，他們得不到生活，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生活，為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生活問題，不得不起來作亂，起來革命，他們雖沒有懂得革命的意義，甚至於不曉得革命這一個名詞，沒有把社會改造做一個根本的概念，然而事實上，他們的目的是一定要使他們的生活安寧，衣食充足，居住安定，造起一個安穩的基礎來，大家平平安安地過快樂的生活。這樣就是要將新社會建設起來。要求有新的為國民福利的政府或朝代建立起來。

我們知道，從前亂的革命的原因，最重要的，便是「人口增加。」

在有限的土地上面，生產方法又極簡單，惡劣，毫無新的發明，一切生產方法沒有更換，生產機關也老不改良，沒有新的事物的發明。在這個只有舊方法，但用舊工具的經濟時代下面，人口不斷地增加，單純的人口與土地到了不平均時，到了土地的生產力不足以供給一般民衆生活

時，一方面現出土地兼併，生產品壟斷的事實，由此事實引起解決不均的運動。蓋事實上耕種的人口浮出，不能得到土地；失了土地的人成爲土匪，匪多地方便亂，地方亂，政府使用兵去鎮壓，以兵來保持他們的政權。一方面有兵有勢的人又進行兼併土地，擴充兵力以保已得權利，於是兵愈多，匪也愈多，土地問題仍沒有解決，兵匪也日見多起來。每遇着一個天災或是特殊的政治壓迫，成了革命動機，於是農民揭竿而起，但亂到什麼時候才止呢？必然要亂到把舊秩序破壞，把兼併，壟斷土地的不平的事打平，把兼併土地的貴族，地主驅逐走了，把土地重新分配與沒有田耕的農夫，建設了新的秩序，新社會爲止。就是耕者無田，失了土地時便亂，亂到耕者有田，取回了土地便止。必要使到耕田的人才有田，不耕田的便無田方止。

再用幾句話來說，一般民衆不知道什麼叫做革命，他們是要亂，要造反。反起來以後，結果就是舊國滅，新國起，於是從前保證所有權的工具變爲無用，表現并保證土地所有權的工具便是契約，大亂之後，那些契約都變爲無效了，要重新立過新契據了。這是中國每個朝代變遷的最切要的史實。

換句話說，要把土地問題再行解決，土地權再弄平均。不即便亂，平了便治。在亂的時候，一切

形式的契約都廢掉了，地方上打仗打個不休，弄到無窮無富，窮的固然不能安生，富的也不能保他的財富，不能在他的高貴的房子裏住，向四方八面流徙，地方秩序十分紊亂起來，這時沒有人要土地，從前兼併土地的大地主死的死掉。縱有生存的，但事實上也把土地失掉了，因為契約清理不出來。於是新秩序漸漸的建樹起來，成功了一個新社會的秩序。這是很多證據的事實。現在且把最近幾十年的事實說一說罷。

在太平天國，洪楊亂事起來的時候，湖州地方，那就是我的家鄉，受了很大的變動，那時洪楊的兵，各地騷擾得很，湖州因為有一個姓趙的，帶了本城百姓，守住湖州城，抵抗太平天國的軍隊，他們守這一個孤城，足足維持了二年之久，過了二年以後，湖州城才破了，城破並非洪楊軍隊攻擊的力量，原因是城內糧食絕了，甚至把樹皮磨成粉，充充饑腸，這麼一來，城內百姓個個臉都浮腫起來，看看不能再生活下去了，才把城棄掉，大家四處流散覓食去了。因此劫後各地荒廢不堪，人已走了，土地也沒有人要了，以前有土地的地主或農民也成爲無權的人了，土地已荒也找不出那一塊是誰的來了。

太平天國平後，左宗棠到了江蘇，招人開墾湖州。他定的辦法是這樣：誰種的田，那田就是誰

的。誰能夠種得多少，誰便有多少田。重新建設一個秩序，以耕者的力來造成新社會。故現在湖州農田的主人，多是河南人，因為當時來開墾的，最多是從河南來的。而大規模的農田——大概五十畝以上的，也在河南人手中。以前湖州是很少大地主的，不耕田的地主更是絕無僅有，至於靠收租來過日子，乃係最近發生的事實。

這可算是最近最明顯的例子。

再說遠一點的事實。我們知道明朝末年大亂的日子很長很久，尤其是四川更亂得利害。那是因為有一個張獻忠，所謂闖賊；在那裏擾亂很久，大家都無法為活，都變為流氓，因為失掉土地的農民已多，就是原有土地的人也不能保有他的土地，於是越弄越亂，亂的結果，是人命死亡過多，四川原日人口完全銷失淨盡了。四川經了這個亂子後，土廣人少，外省人民遂移民到這裏來，而以廣東湖南人來的最多。那時以插籤的方法，表明土地所有權的範圍，就是用竹籤插在荒田上，你以為能耕多少田地，便圈插多少闕的地方，不化一文錢，那個地方，便歸你所有了。這又是一個好例。

我們年少的時候，聽見一種亂世的傳說，大家都怕，因為怕亂時，要鏟墳。鏟墳這件事表現什

麼東西呢？這就是說，遇到亂世的時候，把死人所佔的地方，活人要佔來種植生人喫食的東西了。從此可知我們中國歷代戰亂的真正原因，都是在于人民失了生產的根據，失了生活的基礎，到了那時，人人無法生活，流離失所，成爲無產業，無土地的流氓，由流氓變爲土匪，成爲流寇，匪多兵也多，於是中國的天下大亂起來。亂到後來，便生出新秩序。在政治上，舊朝倒了，新朝代之而興。在經濟上把不平均地權，變爲平均，無生產工具的取得了工具。亂的原因，亂的結果，都是一模一樣，這是過去的事實，以往的史蹟。

今天此刻的中國革命，應該從太平天國說起。關於太平天國的革命，有兩要點我們應注意的。

(1) 太平天國革命的歷史的原因，和以前一切革命運動的原因是相同的，不過一個表現的轉換罷了。

(2) 太平天國革命的目標與現在微有不同，因爲他們還沒有認識存在那裏的最大的力量，那大力量粗心人是看不見的，這就是帝國主義加於中國的壓迫，外國侵凌中國的政治，經濟的壓力。

我們要知道，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究竟說明了什麼事呢？這是很容易看得見的。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屈服於英國威力之下，屈服於毒物——鴉片侵略之下，於是一切外國的大壓迫都一齊來到中國了。這時候，中國人民實在感受着兩重的大壓迫，一是國內的，因為有上面所說的造成中國歷次革命的原因，一是國外的，即自鴉片戰敗後，各國加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侵略和壓迫。經過了十幾年以後，洪楊之亂——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便勃發起來了。

洪楊革命運動失敗之後，有什麼發展的事實呢？我們看見國內各地方都慢慢地恢復起來。太平天國的運動足足經過了十五年，因此中國國力消失，民力消失得很大。各地方都自求恢復，但人口消失的恢復最爲遲緩。如湖州恢復人口，乃係最近的事實，湖州生產力量也是幾年中才增大，荒土才開墾完，工業建設才見端倪，但仍脫不了手工業時代。

以上說的是關於太平天國的話。現在再來說一說中國今天的革命。

在最近幾十年間，現代帝國主義由資本主義壟斷的，獨佔的組織發展出來，成爲經濟的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在這幾十年內發展開來很迅速，而每發展一回，便戰爭一回，同時革命勢力也伸張一回。中國革命也便在這個時代背景之後，發展伸張起來。

現代中國革命係由二種原因造成，上面似乎都略為說到。就是第一個原因即歷史上歷代發生革命變亂的原因，上面已說得很詳細了。但這不過是一部分，還加上了第二個原因，加上了現代革命的意義。

中國是政治，經濟，文化都落後的國家，這原是最近百年來的事實，因此之故，便有要求民族的獨立和平等之必要。這個意義，我們看得很明白，我們中國在政治上受列國帝國主義的共同干涉和束縛，失了獨立自主自由平等的地位。中國民族現在過的經濟生活都是很單簡陋劣的生活，這由於我們中國原是工業落後的國家，更加以外來的壓迫和侵略致使直到現在還沒有翻身。說到文明，中國原是文明最古的國家，中國民族的文化在數千年前已高出其他民族好幾百倍。但到了近來，情形不同了，歐美物質文明日新月異，進步得很快，而中國仍舊是這個老樣子，故在文化上說，現在中華民族也是算在落伍隊裏了。我們要求自己主權來管理中國的一切，自己起來發展本國的產業。可是在近代列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我們是無法，我們是不能建設新產業起來的。固然，國民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國民經濟要放在世界經濟裏面，才看得出他的真意義和價值，但國民經濟自由發展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故中國現代革命的宗旨，

或目的，從農業上看來，是和以前革命一樣，但同時加上兩重新的意義，一是要求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同時又要求自己建設起新的工業國家，從事於新的為全體民衆利益的產業的建設，努力於新的文化的建設。

我們看見現在各國，特別是歐美先進的各國，都有社會問題的發生。社會問題為什麼要發生，而且鬧得很利害呢？我們知道，自工業革命以後，歐洲產業，機械生產的工業，進步得很快，且由於近代科學的新發明，和進步，益促歐美產業的進步，因而產生新的文化，機械的，或物質的文明。因為發生資本集中，產業集中的現象。社會問題便隨着發生擴大起來。他要求解決的是什麼東西呢？這和中國農民革命的要求一樣。失土地的農民要求平均地權。而工業發達後的國家的工人，失掉了工具，故要求管理工具。故現代歐美社會革命運動，在形式上雖和中國以前農民革命運動不同，但在經濟上，在解決生活上是完全一樣的。現時所有加薪運動的意義，都是要解決一個生活問題。中國在太平天國當中所造的結果是耕者失了土地，土地問題，要自己中國革命來解決，但工業問題不解決，單解決農業問題，仍然是不能自存的。故我們革命的目的，在建設近代工業的新文化。

革命的基礎，在於建設上面。可是這種要求若朝着歐美工業發達的道路走，是不行的，那要發生二次革命了。

總理看到這點，便預先想出解決的辦法，對基本的土地問題，主張平均地權，對未來的資本主義問題，主張節制資本，同時要國家負起建造新工業的責任。故我們說，要由人民造成國家，成爲人民的國家。組織人民的政府，他用國家的力量，全民族的力量，建設一切。我們要把農民問題，即土地問題解決，同時又要把資本問題勞工問題解決。我們要替無產業的人分造起產業來，解決全體的生活問題，故此，不能單從解決農民問題着手，因爲只有農產是不夠維持全體的生活的，工業的建設尤其重要，本黨主張由國家管理大生產機關，大交通機關，造成新工業的文化，對於民衆生活上最關緊要的工業，和金融貿易機關，不能給私人獨占或壟斷，要由民衆造成的國家和政府負擔起責任來。

總理提出平均地權的主張時，是看見中國國內在事實上尙無資本主義的發生，有的不過是外國資本的侵入和壓迫，這個可以在進出口財物的數量上表示出來。換句話說，中國是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品的壓迫而這個進口工業品的壓力由外國國力的掖進，更加伸張起來，以

壓迫中國，這個可從中國關稅不能自主，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的數目年年增加的一點看出來。再，我們知道中國在三十年以前，新工業是還沒有成立。只有舊式的手工業，故工業的地位很低，可是民國後，漸漸有資本主義本身的發生。組織有不少的新工業，新生產機關，銀行事業，交通事業，如鐵道……等，都漸漸發展起來了。雖則國內許多製造工業，都大多數是由外資經營，由外國資本家管理，事實上仍然證明中國國內資本主義已發起了多少了，尤其是江南一帶地方，能夠表示這個新趨向和新事實。

因為中國歷史上有這麼一回事實，故當初總理對於革命的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單拿平均地權做目標。原來那時候，只有土地問題。而土地問題解決，就是把所有不平的矛盾的社會現象都解決了。資本問題雖沒有發生，但總理已注意到，故主張由人民造國家，由國家造產業。在當時民衆方面的革命運動，雖單對土地亦不妨，但國家應負起工業革命的責任，就是說，要把歐洲由工業革命後，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再造成需要社會革命的一段歷史打銷。換句話說，我們要於最短時間，以國家的力量造人民所有，人民所治，人民所享的新工業，打消資本主義所生的不良現象，不要重演歐美的歷史。

但現在已有資本問題了。總理到了民國前幾年，對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事實，便十分注意，因有錢幣革命的主張。他看到，在土地問題解決後，在私有財產原則上面，個人資本主義不免要展開來，不可不有預防的方法，所謂錢幣革命，就是預防的一種計劃。這與現在節制資本的主張，在事實上是完全相同的。一個是一般的原則，一個是實際的規劃。關於錢幣革命，今天無時候來詳講，不過請各位注意注意罷了。

於此，我們可知道，每到什麼時候，發生什麼需要，我們便有提出什麼口號的必要，便提出來。從歷史的原因來看，從現代狀況來看，便想到現在應有的工作。是什麼呢？有二個：一是要把人民經濟生活的不平均打到平均。一是從新建設起人民的產業，使人民生產的能力享用的質量增加起來。

可是在中國，解決現有財產的問題小，因把現在財產處理清楚後，中國民族仍然是窮的，民衆的經濟生活仍不進步，文化仍不能發展。試看中國人穿的是什麼東西，吃的滋養料夠不夠，住的房子的情形怎樣，所走的道路又是什麼樣的？我們看得見都是不充足而且是惡劣的。譬如，我們現在享受的穿的實在比一般農工同胞要算多得多了，但要把我們現在所僅有的分給他們

恐怕就拿衣服來說，每人只能分一寸布呀。故在現代工業發展，科學進步的潮流中，要以國家負擔建設新工業社會，經營產業，分配財產的責任。人民造國家，國家造財產。故中國革命的意義，不止在把現有財產問題解決，若果單是如此，便失却現代的價值，與古代相同了。換句話說，不是復回到舊歷史中去，是要求進化，要建設現代的更新的文化。現代一切產業的組織都是在中國建設起來，要把全民族的體力腦力，全中國的地方來造成人民的國家，由人民的國家政府去處理一切生產事業，使得人民更多享受，能得幸福。這就是那個口號，『國民政府是為人民遺產的政府』的真意義。

我們把那口號分析開來，已知道了他的目的是這樣，但要達此目的，要採取什麼方法呢？這種方法，就叫做政策。政策就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一段一段照着建設方案做去，以求主義的實現。本黨的政策可以在本黨歷次議決案中找出來。如對農民問題，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耕者有其田。但我們現在因為一時辦不到，故未把耕者有其田，做宣傳的口號。然而這是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要點，要達到了這個目的，才算解決我們中國的土地和農民問題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怎樣的呢？就是本黨所規定的最小限度的政綱。這是一條我們應走的路，我們要望着這唯一

的路走。本黨政綱上所規定的關於農民的，有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等，其目的，在於防止土地之兼併，對於已兼併的土地就須把農民的負擔減輕，將來還能用按價收買的辦法，以除去舊日兼併的遺跡。

然而農民散處鄉村中，是沒有組織的。農民要起來爭得地權是要有組織，將來管理農村，進行各種建設，也要靠農民本身的組織。本來以前農民並非毫無組織，但係舊式的，且現在都完全破壞了，以前農民也有所建設的，目下也完全破壞了。故必須以新組織代替他。政府又要極力保障農民的組織，並助進其發展。為達目的，不能不如此。

本黨關於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和對於產業問題，都有一定的政策。無論那一種政策，都是要求實現目的。在農民運動，必須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在工人運動，必須達到人民造國家，由國家負工業建設的責任，由國家管理國有的新組織和新建設的目的。國民黨在建設上應該怎樣建設，該走什麼路，從這樣觀察起來便可以明白了。而「國民政府是為人民遺產的政府」的意義也可以明瞭了。

這是就中國本身自己革命在建設的工作上應該怎麼樣的解答。要達到此目的，不能不有

消極的破壞的工作。那就是現在革命軍以槍砲去打倒反革命勢力即阻礙革命進行的勢力之工作。打倒反革命勢力後，就要如上面說的，建設新社會，建造新產業，建造民衆的財產。

怎樣才能把革命的障礙物打倒呢？革命的對象是什麼？我們很明確的認識，在國內的對象是軍閥，在國外的大對象，是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的壓力，使今日中國的革命，在舊的意義上再加一個新的意義，就是國際的意義。

故中國革命，一方面要解決本身問題，一方面，在世界革命裏佔着重大的部分，負幫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革命的使命。因為中國一百年來所受的外來的侵略和壓迫，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所以在消極方面非把帝國主義的壓力打倒不可，不然即想做建設的工作，也不能的，根本不能成功的。要達到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必須照着總理所定的策略，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也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也好，）一致努力，共同奮鬥。今天我們講怎樣打倒帝國主義的問題，這原因是很簡單的，想各位早都已明瞭了。

我今天是把「國民政府是爲人民遺產的政府」一個標語的意義對各位講，希望各位明

瞭這標語本身的意義，我們將要建設什麼，我們負的責任是什麼，黨政府負的擔子又是什麼，都對各位說了個大概。我所說的都是事實的問題，要請大家注意。

現在我們黨和政府的勢力已發展出去，擴大起來了。我們的工作，不止是破壞，而破壞的工作，在國內也已有了一大段落。我們馬上一面對準敵人進攻，一面努力建設。如果不能做建設的工作，是必然無成功的，若不認清應走的大道，也是無從着手建設的。

國民政府的力量已達到長江上下游了。這一個標語現在要使他活起來，本黨同志都負有責任，並且都應該即刻負擔起來。這一點要請各位特別注意。

中山大學的前途

各位同學：今天是本校學生會成立的日子，在今天的盛會裏，我想把學校現在的狀況，同我們將來的進行和各位談談；其次，我們對於學生會的希望，也想和各位講講。

我們的學校，自從委員會各委員就職以來有好幾十天了，日子可算不少了；我們自己覺得這幾十天裏的工作，很多連我們自己都不滿足的，雖然我們已經擬了計劃，按着計劃一步一步的往前做，努力往前做去。但我們很盼望我們的計劃，我們的工作，能夠敏捷地順當地達到目的。

我現在想把好多事體一樣的一樣對大家講講。

我們希望把現在學校裏對於同學生活上有密切關係的一切整理起來，應該辦的就馬上辦起來。例如宿舍，本來大學裏的宿舍制度是不是適宜，還是很難說的，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現在不要管他。目下大家多住在校內，但是本大學寄宿舍實在太少，現在既不夠住，並且也破舊得很，非大加整頓，修理不可。還有許許多多事情，都急要整理，修理的。但就修理宿舍一項來講，近請建築專門家的估計，結果說是要有一筆大費用才行。圖書館已打算動手修理，這也是需要一大筆款子的。

現在來說一說設備。我們希望在今年這幾個月裏，圖書館，理科，醫科所必要的設備，都要快完全置備起來。但我們要知道，物質上的設備，進行是不容易的。因為有一個大問題要先解決，這便是經費問題。

說到本校經費狀況，實在貧乏得很。每月經費，只有政府那裏領來的九萬元，並且不是九萬元的現款，還搭有公債，金庫券等，所以要十分節省。還有歷來的積欠的帳目，大約有好幾十萬。我們一方要節省，一方又要做新的建設，這實在是一個很困苦的事。不過我們希望照着已定的計

劃一步一步做去，或者能夠得到多少成績，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這一層，我們希望政府更能夠切實幫忙，更能夠見重大學，認大學是革命的基礎。

關於教授問題，我們正設法羅致各地好教授，他們答應來中大的已有好多了。如果各地好教授都來中山大學幫忙，那往後的工作就容易做了。但這並非一樁很容易辦得到的事，我們只有盡能力做去；這實在因為此地係中國最南的地方，各地方人士往來有許多不便，非如其他地位，在短期間內可以達到。而且因地候和語言風俗的關係，有許多人不是很願意來，來也不易久住。這上面幾樁事，是本校要大家都知道他明瞭的。

現在學校內部的整理如甄別考試事已經很順當的過去了。我們目下正進行兩種工作：

- 一，是補習基本科學的工作。這個已開始了許多時候了。
- 二，是政治訓練的工作。這個現今正開始進行。

不過政治訓練部工作，現時很感覺着困難。第一就是因為中央北遷，因中央北遷，原來羣集於廣州的黨務政務人材都向長江方面移去了，這是各位都很知道的。因此，在政治訓練的人材的集合上面，不免發生困難。這個困難，我們想努力排除牠，雖在比較的少人材的情形中，我們要

找所有能夠擔任的人員集合起來，替中大的政治訓練部負擔責任，努力工作。

學校事情，大體說來是這樣：

我們希望今後能努力進行一切。當委員會委員就職那天我講過的，我們要進行能夠順利，我們便要有二個大希望：

第一：希望我們的國民政府切實明瞭，深曉大學的需要，中山大學的重要，因而切實地起來建設本大學；

第二：希望各方人士，社會民衆起來贊助本大學。

這個希望，不止是一句話，還要有實際，要有實際的計劃，然後我們求政府幫助，他才肯幫助；我們求社會民衆幫助，他們才肯幫助，所以我們想得到外面的幫忙，頂緊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本身好，值得人家的幫助。換句話說，一個大學想得到外面的幫助，必要看那個大學辦得好不好。我們試到外國去看看他們的大學怎樣。怎麼樣看得出一個大學的前途有無希望，有沒有光明呢？第一我們可以把那大學的財政報告檢查一下。因為財政報告很簡單又容易明瞭。我們看他的預算如何，決算如何，再看他的編制方法又如何。這樣，轉們對於那大學的大概情形，有望或無望，

便可以知道了。因為那大學裏一切設施，一切工作計劃，都可以在財政報告上表現出來。

查各外國大學的財政報告，都有一個普通現象：就是他們的經費，百分之五十以上用在建設方面，設備方面；而教職員的薪水及一切行政經費合計起來，只占百分之五十以下。我中國大學的情形怎樣呢？學校經費，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在教職員薪俸及行政經費上面；而建設的設備的費用反不及十分之一。大學的經費已這樣不充足，不夠支配，辦事上那能順從？設備上那能免掉缺憾？中國的大學那有不腐敗的道理？我們知道，一個小溪，要有有水的水源，才能夠流動；若是那水源是乾涸的，那小溪當然不能工作，沒有水流動了。這樣，我們看出一個大學辦得好不好的原因來了。

本大學過去的經費的狀況是怎樣，大家或者都已明瞭的。自我們接任就事以來，我們查得由前幾任校長積欠下來的債務，統共約二十萬元。這個說明什麼事？表明什麼意義？這就是說，本大學的經費，連維持經常行政經費還不夠，至於建設，設備的事更不用說了。固然是從前的經費不免有許多白費了的，我們以後自應極力節省。而最大的原因就是全體財政毫無計劃。今天什麼事發生了，用去一筆款子，明天又有一件新事體發生了，又用去一筆款子。對於財政，並無整個

的預算，既不能量出爲入，更說不到量入爲出。所以弄成這麼樣一個情形。這是過去的事，我們可以不管他。但現在我們要注意的是，目前和往後我們不能不有好的預算編造出來。

這回莫斯科孫文大學代表達林氏到廣東來，我和他在談話的時候，問起孫文大學的進行計劃。我更留意問他們的財政計劃。他說百分之八十五用在設備如購置圖書等等的上面。百分之十五用於經常費用及教職員薪俸。換句話說，用於圖書、儀器、設備的，每百元中有八十五元以上，而用於其他事項，只不過十五元而已；這或者因爲俄國的教職員比較的少拿錢，但從這一點，可以知道那孫文大學一定辦得好的。因爲該校已得了保障，有力量去設備。

除財政計劃以外，我再問他教育上設施是怎樣？他說的很可以做我們的參考。他說是要社會各方面贊助，這個意義就是說，一定要得到社會民衆的熱心援助，然後該大學才能夠發展，一切計劃才能夠進行。孫文大學的計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自俄國政府那裏來的。他的計劃是俄國政府有力量要辦好的決心的表現，理解的表現。

要中山大學辦得好，最大的希望是要財政有計劃，要預算，要有好的預算，這樣才有力量，才能做設備的工作，不然，雖國內外的好的學者都來中大，也不容易辦得好的。故往後我們極希望

政府能夠於實際上切實扶助本校，然後本校革新計劃才易進行。

現在再說要求社會人士全體民衆的贊助的問題。關於這點，第一就要委員會負起責任來。其次，不止辦事人要努力，還要各位同學全體努力！大家努力做到，努力表現給社會民衆，全國社會，全國民衆看。本校是很努力，很有成績的；全校教職員全體學生以至於工人都很興奮地在各方面爲他們的職務，他們的使命，爲求學校好，爲求學校進步而努力工作。有了這種表現，然後社會民衆自然會來贊助我們。如果沒有這種表現，徒然要求社會的贊助，他們要不高興，要不肯來了。

如達林這次到廣東來後，曾在這裏開會，那天到了好多好多社會各方面代表，在這裏開贊助孫文大學大會。達林在大會中報告說，孫文大學做什麼，那些什麼已經做了，而財政表現出很有計劃，工作表現出很努力！所以到會的代表都很願意去贊助他們。

我們要中山大學辦得好，第一非得政府切實贊助不可，其次，非得社會民衆贊助不可，但想得到他們的贊助，就要辦事人教職員，學生，工人都努力工作，整個的同心協力爲大學的名譽，爲大學求進步而工作，而這些工作都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給大家看見。如能夠做到這樣，那本大學

一切問題，一切進行，都不會發生困難了。

本大學過去的情形，外面對於本校不好的批評——這或者難免是他們有意來污蔑——大家都知道。兄弟初到此地來後，看見廣州一般人，當他們聽見廣大、中大的名字都表現出一種奇怪的感情——就是怕！他們說中大只會鬧風潮，裏邊很多亂子，就是說常常鬧亂子。這顯然是外面誤會本大學的說話。我們都知道，這幾個月來，學校的情形是很可樂觀了。如選舉，如考試，經過的情形都很好。大家都很能夠把感情抑制下去，受理性支配，在秩序下紀律下面做工作；尤其是在選舉中看得出這個現象。外面的批評雖多，只要自己努力，有了錯誤便改正他，人家的批評是不要緊的。在革命時代，做革命工作的人，對於外間的批評尤其是不要緊的。這原是一種矛盾的現象，我們要解決他。當每次碰着一個錯誤來時，要馬上知道是錯誤了；知道錯誤，就是增長了經驗；知道了就馬上要改正；我們要擔負錯誤，這就是說，因為錯誤了，增多一番經驗，要知道錯誤，才不辜負錯誤，才有真經驗，而最緊要的就立刻改正錯誤，這樣才是真正的能擔負錯誤。

我希望全體同學都能夠明白體認上面說的意思，並在行動上事實上表現出來！

想各位同學從今天起都必能夠努力為學校為自身工作，並努力使學校求得二大方面的

切實贊助就是

(一) 希望政府的切實贊助；否則，照現在的狀態是不容易辦得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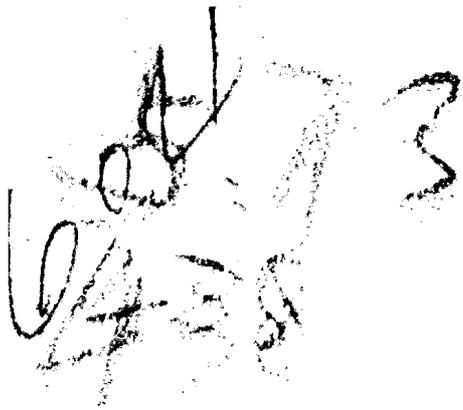
(二) 希望社會的切實贊助。這全靠我們努力，我們要努力表現給他們看，使他們認識，使他們看見本大學是能給中國以學術上的貢獻，能在革命的成功上有大貢獻。要他們認識我們努力的成績，有了成績，便有了得到贊助的基礎。

往後我們辦學的人願以全副精神為本大學努力工作，同時希望學生團體要一致的為全體的進步，為整個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時時刻刻要想把學校弄好，就要時時刻刻一致工作，才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學生會係全校學生民衆的集團，他的行動，他的前途，關係全部的進步很大，更不可不排除一切枝節而為全體整個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過去的學生會，有過很多糾紛。這回成立新的學生會，我們要以過去的事實做經驗，不要忘記了過去的一切，大家在紀律下面團結起來以求進步。要有秩序的，有紀律的表現，才確實能得鞏固的基礎。要不過過秩序和紀律去努力，否則，努力變為無用而有害的了！

今天是學生會改選後開成立大會的日子，我們都很歡喜有這樣一個整齊的有新希望的

學生會的成立。兄弟剛才已把學校情形報告過了，我們要求全校一致努力，才有進步；而改造的目的，請求政府和社會贊助的目的，以及增高中大的名譽的目的，都須全體一致努力才能達到！現在更簡單地把兄弟今天的說話總括說一說：許許多多的事實我們已經明白了，往後我們便要努力實際工作！末了，謹祝各位努力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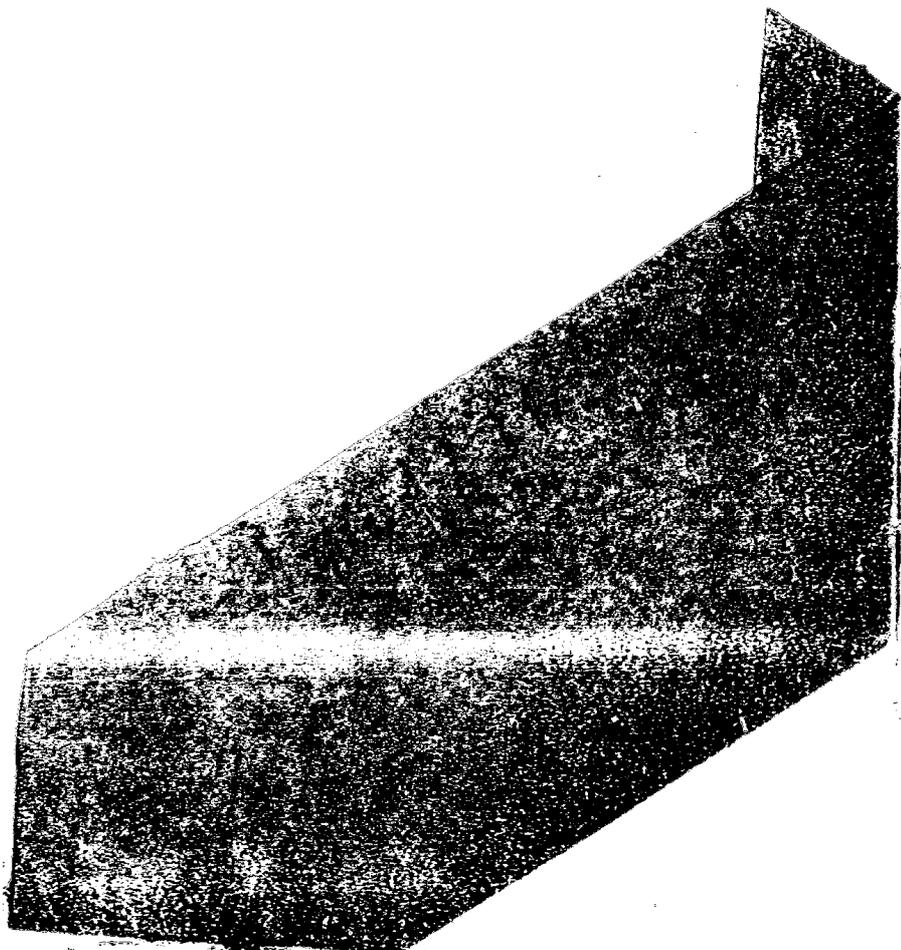




黨國要人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中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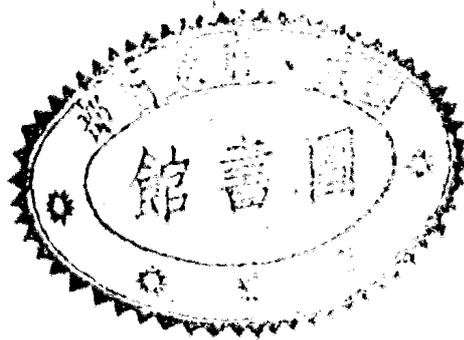


674

黨 國 要 人

戴 季 陶 最 近 言 論 集

中 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1928

573.07
212-1
222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黨國要人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中編

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

——(三月十四日午後二時在上海大學的講演)——

- (一) 東方問題之意義及名詞之由來,
- (二) 本講演之範圍及論點。
- (三) 英國的傳統政策。
- (四) 俄國的求熱海水政策及大斯拉夫主義之活動,
- (五) 英俄兩國在亞洲之衝突,
- (六) 日英同盟之意義,
- (七) 從日俄戰爭到英俄協約,
- (八) 世界大戰前後,



(南)

(九) 俄國革命之世界的意義

(十) 土耳其革命與東方問題之前途

今天蒙校長于先生的招待，得着一個機會，和諸君見面；這是我所最歡喜的事情。所講題目，定了「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這個題目是很廣汎的，如果要細細的闡明這個問題，至少我們要把十七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做一個總結算，不但是兩點鐘的隨意講演做不到，便再加十倍的時間，也不容易完全說明的。所以今天的講演範圍，是縮短到極小限度，單就最近三、四十年間，由歐洲國際關係，就是由歐洲列強帝國主義的競爭，所顯露出來的東方問題，大略替諸君講講。因為在旅行中，沒帶有參考書籍，而且事前也沒準備，所以關於人名、地名、年月等等，都不能詳細；這一點自己非常抱歉。不過我講這一個題目的意思，目的只是在促起諸君研究東方問題的興味，不是在述說個別的歷史事實，倘若諸君能因此得着多少興趣，我也就很滿足了。（關於這一個問題的參考，我所知的，有下列幾篇文字：（1）「民國」月刊第三、四期所載拙作「依蘭高原之危局」，（2）朱執信著「中國存亡問題」，（3）徐朗西著「對德參戰與中國之國是」，二、三兩種都是民國六年發行的單行本，並有日文譯本。）

「東方問題」這一個名詞，是歐洲人用出來的，而且是歐洲幾個強國的人用出來的；從巴耳幹半島起，一直到渤海灣頭，都是歐洲列強所謂東方問題的對象，不用說，關於中國的問題，也是這東方問題當中的一大部分了。他們一般的又用「近東」、「中東」、「遠東」三個概括的名詞，把所謂「東方」分爲三段，近東問題，就是指巴耳幹半島和土耳其，中東是指波斯阿富汗俾路支等，遠東問題，爲主的就是指中國和日本。所以「東方」這一個名詞，並不是地理學上的名詞，並不是有一定的地理上的界綫，僅僅是歐洲各強國的政治家工商業者軍人在政略上商略上軍略上所慣用的「方標」。我們聽見這一個名詞，就引起許多歷史的惡感來；因爲東方問題的內容，都是東方民族種種失敗、屈辱、痛苦的慘史充滿了的。歐洲人腦子裏的東方問題是甚麼呢？我們如果細細的審查起來，就可以曉得，如何擴充歐洲人在東方的勢力，如何吸收東方人所生產的原料品，如何擴張歐洲工業製造品在東方的銷路，如何覆滅東方各民族的國家，如何侵略東方的土地，如何以基督教的勢力消滅東方一切宗教的勢力，這些問題，就是他們研究東方問題的子目，就是他們東方政策的意義；除此之外，更無所謂東方問題了。

歐洲列強，既然是這樣猛力的向東方發展勢力，他們何以尙不能夠完全把東方收在歐洲

列強「平和的專制」的下面，依然留着若干不完不全的東方民族國家，生存在世界上呢？比如就中國說，中國政治的腐敗，文化的衰微，經濟的幼稚，人民風習的頹敗，都是達到極點了的；如果就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個人的智力體力種種來比較，歐洲任何列強之一的實力，已經儘可以覆滅中國，把中國作為第二印度了，何以到現在依然容認中國保存一個半殖民地的狀態呢？又如波斯，事實上已經完全入了歐洲強國的勢力圈內，何以依然保持着地圖上的顏色，還沒變成安南緬甸呢？這也就是歐洲有「列強」的原故，倘若是「一強」東方早已不成問題，或者我們今天早已不能在上海大學講東方問題了。所以「東方問題」這一個名詞，是由歐洲列強帝國主義的競爭上面，生出來的。幾個歐洲的強國，各自抱持着一個統一世界——以軍事的經濟的威力支配全世界——的野心，拼命向外發展。而發展的方向，都是向着東方，物理學上的原則，同一個時間在同一个空間裏面，不能有兩個物質的存在，現在歐洲列強，在同一个時間裏面，都一致對着東方發展，當然自互不相容的；所以「東方問題」這一個名詞裏面，又是包含着歐洲列強爭霸的問題；換言之，就是歐洲列強東方政策的衝突。（1）

因此之故，所以我今天所要講的東方問題，並不是敘述東方各民族各國家的政治、軍事、經

濟、文學、美術、宗教、種種歷史現象，是僅就歐洲列強在東方角逐的事實上着眼，觀察國際問題的變遷和趨勢，由此點顯明東方問題在全世界問題裏面的意義。看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乃至我們個人自身，在今天這個國際競爭的舞台上，占的是甚麼地位？負的是甚麼責任？這一個問題的範圍，既如此之大，國際的關係，異常複雜，歷史因緣，極其深遠，我們用甚麼方法，從哪一點着眼，方纔能夠在很短少的時間裏面，說明這一個論題的要領呢？我想第一先述英俄兩國在東方爭霸的歷史，將這一個事實作骨幹，顯明東方問題的意義；第二敘述日英同盟爲東方形勢變遷重要關鍵的理由；第三敘述德國東方政策之猛進與世界大戰發生的關係；第四敘述俄國革命和土耳其革命及於世界前途的影響；我所以如此處理這一個問題的緣故，因爲英國是今天世界爭霸戰上第一個勁卒，是國際舞台上第一個主角，而俄國是自西至東的一個最大的大陸國，在東方問題上面，占最重要的地位，只要了解了這兩個國家過去的政策，和他們兩國競爭的歷史，不但是東方問題的意義，我們了解了大半，連今天一切世界問題的意義，我們也都明白不少了。（2）

英國是歐洲大陸旁邊的一個島國，近數百年來，靠着海盜和商人兩種勢力之世界的發展，

加上工業革命以來機械的力量，好像巴特利亞一樣，在全世界發展開來。他的領土，遍於全世界，真是太陽照得到的地方，就是英國國旗所樹立的地方。歐洲、亞洲、非洲、澳洲、美洲，這幾個大陸，以及大洋洲裏島嶼，差不多都在「大英帝國主義」這一個怪物的籠罩裏。倫敦的銀行，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倫敦報紙的言論，是左右世界輿論的指導者；倫敦的政府，一舉一動，都關係着全世界的治亂興衰；這一個大帝國的威風，真是洋洋大觀，空前絕後了。這一個世界的強國，帝國主義的代表，他所持的國際政治主義是甚麼呢？我們研究英國的政治史，看到十九世紀一期當中，英國學者政治家所自負而各國學者及政治家也都承認他的「百年政策」是甚麼呢？我們就他的要領，分別觀察，便有下列幾點。

(1) 海洋主義 英國是海國。他的武力，是以海軍爲主力，他的一切國家的民族的發展，都是在海上，所以英國的政治家、商人、軍人，都是標榜着海洋主義。這海洋主義，便是大英帝國主義重要內容之一，但是他們並不是靠海洋來生活的，並不是要在茫茫大海的水中央，去建設大英帝國的。他們的海洋主義，就是用威力絕倫的戰艦，保護着大而且速的商船，載着英國的貨物和人，向全世界的一切大陸和島嶼發展開來，所以他們的海洋主義，明明白白地解

釋起來，就是由海洋侵略大陸的主義。全世界的陸地，是他的目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他的手段。現在全世界的發展地最有希望的，換言之，就是人口和財貨最多的地方，而且英國的勢力，尚不能完全占領做到像澳洲一樣的，就是亞洲大陸。英國原料採集和製造品的販賣，也是靠着亞洲大陸；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也是在亞洲大陸；所以亞洲大陸，成爲英國海洋主義的唯一重要目的地。從地中海經紅海過印度洋，馬拉甲海峽，直到渤海灣頭，這一帶的港灣，都是他們發揮海洋主義本領的所在，這些港灣背面的腹地，都是他們海洋主義的目的所在。「印度是大英帝國現在的生命，」這一句話，是英國一切政治家軍人商人所虔誠信奉的，「兼印度皇帝」這一個頭銜，是大英帝國的名實的出處；所以離了東方，便看不見大英帝國，離了東方，英國的前途，也就失去了目的了。

(2) 孤立主義 這也是英國從前一般政治家所標榜的，「榮譽的孤立」這一個熟語，成爲十八九世紀英國外交史上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對於國際問題，英國始終獨立不羈，不和任何國家結同盟的條約，他這榮譽的孤立，是龍行虎步，不是踽踽獨行；是對於一切國際問題，自由爲適宜的處分，不是離開了國際的舞台；是表示英國人在世界的最高地位，同時也

是表示英國人外交手段的敏捷，隨時可東，隨時可西；可是他這榮譽的孤立，到了東方問題，發生最重要的事件的時候。到了英國在東方的地位，有搖動的時候，他就不惜棄之如敝屣了。他不單是能和他國締結同盟，他並且能和他們向來認為應受歐人支配的東方國家同盟，這就是一千九百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の日英同盟條約了。我們如果了解英國歷史的政策的意思，我們就可以想到倘若沒有重大的死活關係，英國這傳統的孤立主義，是決不會拋棄的。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二十世紀開篇的這一件大事，不單是告訴我們說「東方的情勢變了」並且是告訴我們說，「世界的大勢變了！」

(3) 平和主義 大英帝國主義的內容，有一個最要的意義，就是平和主義，他這個主義，和他的「榮譽的孤立」是不能相離的。他是以保持歐洲平和為己任，他以為保持歐洲的平和，就是保持世界的平和。他保持歐洲平和的方案如何呢？就是保持歐洲大陸的均衡，不讓歐洲大陸生出絕對優勝的強國，因為歐洲如果有了絕對優勢的強國，以支配全歐的勢力，作世界的發展，英國的海洋主義，就保不住了。所以英國對於歐洲大陸，唯一的政策，就是用他精密的計算和操縱市價的本領，隨時監視着全歐洲。任何一國，倘若要强盛起來，占歐洲的支配

地位，英國便聯了其他第二第三第四等的國來攻擊他，並不要打滅了這個強國，只要挫滅了他爭霸歐洲的勢力，能夠保持歐洲的均衡，英國的目的就算達了。當法國最強的時候，英國便聯了歐洲許多國家把拿破崙打了下去，當俄國野心勃勃，想要統一巴爾幹吞滅土耳其的志趣，正一步高一步的時候，他便聯了歐洲各國，幫助土耳其，把俄國的威風，挫了下去。最近對於德國，也是如此。這一種扶弱壓強的精神，真是大英帝國主義最特殊的色彩，因為只有這樣，方才能夠持保歐洲的平和，並且才能夠使英國平和統一世界的目的達到；要不然，在東方市場上，說不定有強敵發現，比如從前英國硬用鴉片烟輸入到中國來的時候，倘若同時在中國市場上，有和英國勢力相等或者超過英國勢力的強國，英國的鴉片烟，也許是賣不出的，平和之神啊！大英國主義，真是你的護法帝釋天啊！

大英帝國的世界平和主義，第二要點就是標榜不侵占歐洲大陸的領土。英國對於歐洲，雖是異常盡力，不使發生最優勝的強國，來破壞歐洲的平和；到了必要的時候，並且不惜犧牲薩克遜人民的金錢和血，來摧伏以強權擾亂歐洲大陸和平危害世界公安的惡魔，却在他自己控制歐亞非大陸的必要上——也許就是保持歐洲均衡和世界平和的必要上——

也須占領歐洲大陸中最小面積的土地；直布羅陀的占據，就是爲此。因爲沒有這一塊土地，英國便要失却控制對埃及和摩洛哥的根據，大人不矜細行，大善不避小惡，正是這個道理。除了直布羅陀這一點最小的土股而外，不過僅僅在地中海裏，占據一個小小的馬爾他島。英國占領這個地方，也并不是貪馬爾他島這個小小的不毛之地，有甚麼利益，不過是爲歐亞連接的關係上，爲控制蘇彝士運河和波士復拉斯海峽，維持地中海上的安全，非有這一個海軍根據地不可。「無所爲而爲者，天下之至拙也。」英國真是天下至慧的人呢！

就上列所述三個要點，細細觀察起來，大英帝國主義的內容，尤其是英國東方政策的意義，我們已經可以很明白了。肚裏面吞了印度，筷子上夾着土耳其和波斯，眼睛裏望着中國，從韃靼海峽起，而波斯灣，而印度，而馬拉甲海峽，而香港上海，直到渤海灣頭，都是大英帝國主義所支配的區域，都是他的海洋主義的目的地，標榜榮譽的孤立與拋棄榮譽的孤立，都是爲此。苦苦辛辛的保持歐洲的均衡和世界平和，也只是爲此，英國的世界政策和東方政策，大概可以明白，我們再換一方面，觀察帝國時代的俄國，究竟是怎麼一個政策。（3）

俄國的近代的世界政策，就是俄羅斯帝國主義的目的，在甚麼地方呢？我們可以看到他有

兩個要點，一個是「汎斯拉夫主義」，一個是「求熱海水的政策」。汎斯拉夫主義的運動，實際上就是巴耳幹半島的爭霸戰。近數十年來，近東的問題，一天比一天緊張，東方問題的意義，爲主的是在遠東問題，卻是一切衝突，總是由近東問題開始。中東方面，固然關係比較小，而最要緊的遠東問題，在世界問題上面，此時反被近東喧囂的聲浪壓着。好像近東問題在世界問題上的價值，要大過遠東問題，其實并不如此；不過在地理的位置上，巴耳幹爲歐亞兩大陸的樞紐，所以歐洲列強在東亞方面的爭霸戰，纔是先從此開始接觸罷了。汎斯拉夫主義，在巴耳幹半島的飛躍，就一方面看，可以說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先鋒隊，至於「求熱的海水」這一個政策，却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全意義所在。近代全世界一切民族的活動，在世界交通經濟組織上面，海洋的交通，爲經濟體大動脈，沒有海上交通的國家，在全世界經濟的爭霸戰場上，總免不了落伍；同時就是在國際的政治舞台上，總占不着主角的地位。俄國是歐亞兩大陸北部一個最大的大陸國家，他的南國境線，是從黑海灣頭，直貫到沿海州，爲世界最長的大陸國境線，但在這一條線上，處處都是被別的大陸國家，把他海的交通，完全阻隔了。北部雖有若干長的海岸綫，但一則交通迂迴，二則沒有永久不凍的良港，三則不能適合他包圍亞細亞洲的目的，所以積年希望，總是努力圖南，想

在近東，中東，遠東，三個方面，得着出海的通路。在近東使用盡全力想得着支配韃靼海峽的全權，在中東方面，就想衝過依蘭高原，得着支配波斯灣的全權，在遠東方面，就建造東清鐵道，占領遼東半島，支配着旅順大連；除了這三點而外，還有兩個希望，一個是想侵略阿富汗接近印度，一個是想經由新疆青海插足西藏。這幾個大的計畫，近東方面，兩次三番，都被英國直接間接的阻止了；封住韃靼海峽，使俄國不得出黑海一步。至於在波斯方面，英國更是拚命的阻止，不讓俄國的勢力，越過伊斯法汗，侵入南波斯。因為俄國的勢力，倘若出到波斯灣，實行他由奔德阿巴斯橫斷俾路支的鐵道計畫，印度的地位，就時時刻刻，感覺不安了。至於阿富汗，實是英國靠着做印度的唯一屏障，避開英俄兩國接壤，倘若俄國果然占領了阿富汗，這個危險，就比占領波斯，衝出波斯灣還要大了。西藏這個地方，在英國眼睛裏看，是有三重意義的：一是為印度東方的屏障；二是為侵入四川使印度在大陸上銜接中國腹地的要道；三是西藏本身，為世界的大富源地，地廣人稀，前程無限；有這三重意義，所以對於俄國侵入西藏，更是害怕得了不得。至於俄國在滿洲方面的飛躍，和占領旅大，衝出中國海面的問題，這是英國鞭長莫及的失敗。因此之故，俄國在中國的活動，一日千里，英國的東方政策，便覺生出強硬的抵抗，不能像當初強賣鴉片烟給中國和高壓的

輸入基督福音給中國那樣自由。一八九八年匯豐銀行已成交的山海關牛莊鐵道借款，竟被俄國強硬態度的抗議阻止了。（4）

就以上所述幾件大事看，我們就可以曉得，從韃靼海峽起，至中國滿洲止，橫貫亞西亞全洲，沒有一處不是英俄兩國勢力衝突的所在。俄國是大陸國，他的陸軍兵力是很多而且強的，并且在地理上，處處都占着優勝的地位，英國只靠着強大的海軍力，最多只能夠制止俄國不衝出韃靼海峽，不掌握君士坦丁的實權。但是即此一件，已經不是英國獨力所能勝任。苦列米亞戰爭之役，英國的勝利，還是靠着聰慧明敏的外交手腕，并且也是歐陸各國，在巴耳幹都有利害關係，方才能於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之後，得了一點英國維持歐亞和平的效果。至於波斯問題，阿富汗問題，西藏問題，這些都是英國自己本身的關係，和歐洲大陸諸國，了不相關，要想和君士坦丁的問題一樣，用鵝毛扇的力量，算盤賬簿的神通，得歐陸諸國的援助，是絕對不可能的。不但如此，大陸的局勢，由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活動，漸漸緊張，由中歐政策而近東政策，而世界政策，漸漸的露出頭角來了；關於東亞方面俄德法三國協調的影子，雖沒有甚麼深厚的根底，從英國的地位上想，也有點不勝其憂的。在千難萬苦當中來管華屋謀良地的英國，這時候取甚麼辦法呢？他真

是賢明得很，他看到這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存亡關鍵，倘若不當機立斷，不單前途的發展不易，連在東方的既得權，都恐怕會被雙頭鷲啣了去。他又再看到東方新興的日本，國力漸漸充實，但是日本所取的政策，不和英國一樣，他不保持着本洲大陸同種國間平和的友誼，努力向他洲異國種間發展他的能力；却反而對於他洲異種的國家，極力表示好意，對於本洲同種的國家，努力行蠶食政策，英國是近交遠攻，日本却是遠交近攻。他又看出日本這遠交近攻的大陸政策，和俄國的遠東政策，絕對沒有調和的希望，一定遲早是要破裂的，即使他目前不破裂，倘若煽他兩煽，或者再助他一點力，他的破裂也就容易了。英俄間的困難問題，英國的力量，是解決不了的；英國在東方的勢力，英國自己的能力，是不能維持的，要打破這一個難關，只有用不發一矢不出一兵的賢明政策。此意一決，於是便毅然拋棄了傳統的「榮譽的孤立」。至於日本在這個時代，因為俄國之南下政策，和他的北進政策，已經衝突到了極度，並且他們認為日本應有私產的高麗，已經受着壓迫；這個時候，日本地位，只有「戰」和「拋棄北進政策」兩種。「戰」是日本能力所難有把握的；「拋棄北進政策」就是宣告日本帝國主義的死刑，也是日本人所不能忍的；剛剛碰着這同病相憐的英國，在那里高鳴求友，女愛勢力，男愛金錢，於是日英同盟，就在很快的

時期當中，成就了好事。一九零二年二月十一日，在天照皇大神和耶和華的證盟下面，公然對世界宣布了。（5）

歐洲大陸旁邊的島國，和亞洲大陸旁邊的島國，兩面相隔數萬里，却能夠協同一致是爲甚麼？我們可以明白了，由這一個協同一致，便發生震動世界的日俄戰爭，一戰再戰，南下的俄國軍，竟被日本打破，東力迴航的波羅的艦隊，竟被日本殲滅，於是日本的東洋主人翁的地位，便在英國保護的下面，得了全世界的承認；滿洲的日本特權，便在英國保護的下面，樹立起來；四千年受中國文化薰陶政治保障的朝鮮，便在英國的保護下面，平平和地併歸日本；好榮耀的大日本帝國主義啊！原來也不過是入英帝國主義的出張所。（6）

俄國敗了，雙頭鷲的一頭，被大英帝國主義的飛刀斬斷了，不煩一兵，未發一矢，英國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的大問題，心安理得的解決了大半。此刻所要進行的，便只是在形式上求俄國承認英國的地位，服從英國的提案，這是一件事。在另一方面呢，英國雖然少了俄國在東方的敵對，却是德奧的中歐政策和東方政策，又一日千里的發展起來。在海上呢，德國的海軍力，突然增加到一九零五年，便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位的程度；在陸上呢，衝過君士但丁，從英俄兩國競爭綫的中

央，剖開一條大路，直向中央亞細亞前進；世界的大勢，又有急轉直下的情況了。在這一點，英國是怕的，但是俄國也是怕的，英俄衝突，既由日俄戰爭，除去了一方的威力，而英俄的接近，倒反由日俄戰爭，造出一條活路，從遠東的戰爭向世界的戰爭，從東方的問題向世界的問題，這一幕傷心慘目的近代慘劇，由此開場，全世界革命的新機運，也就從此造就了。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且看一看一七零十年的英俄協約，我擬了一個滑稽的英俄對話，描寫英俄兩國帝國主義的心理。

大英帝國主義說：「好朋友呵，你這一回很委屈了，我並不是因為歡喜和那東方的日本要好，我也並不是忘記了我們是一家子歷代的老姻親，不過我是沒有法子，我印度那一塊田的收成，是我養家活口的根本，中國地方那幾片店，更是我撐持場面的東西，你倘若真看相了他，那我的家計和子孫的基業都沒有了。我並沒幫着日本打你，不過是不反對他打你罷了；現在你太受苦了，你要曉得倘若不和我作對，這一頓打是不會挨的。不要緊，吃虧是福，以後上帝還是會補報你的，現在德奧那兩家子，他們想乘我們兩家子鬥氣，來占領我們兩家子的利益，倘若被他衝了出來，那麼我們兩家都不好了。我們還是把從前的怨仇拋棄了，合起力量來抵抗強盜罷。」

俄羅斯帝國主義說：「英格蘭君呵！我自己錯了，我太性急了點，因此受了一場大大的懲創。你的好意，我已經由現在滿身的痛楚領略到了，以後呢，你再不會怕我了。我種自己的田，尙且人手不夠，決不能再去謀你的田，我的本錢，現在還不夠運用自己的店，決不會和你做同行競爭。至於那個新強盜呢，我也很怕的，他若是在我舊傷還沒好的時候，衝了出來，你固然不了，我也不能安心的好罷！我們還是做朋友，只希望以後我要是到你家裏去，你再不要嚇惡狗咬我，一八五三年我吃了你一回大虧，前年又吃了一回大虧，我是咬怕了的啊！」

這兩個對話，雖不能夠很巧妙，但是這兩個帝國主義的心理，我們總可以看出若干了。這一九零七年的英俄協約，內容是甚麼呢。大概可以分爲下列數點：

(1) 關於波斯的問題，把波斯攔腰截爲三斷，北段歸俄國的勢力範圍，南段歸英國的勢力範圍，中段作爲英俄兩國的緩衝地帶；

(2) 關於阿富汗，俄國承認英國在阿富汗的特殊地位；

(3) 關於西藏問題，兩國都聲明不侵略西藏，但是事實上就是俄國承認英國在西藏地位，拋棄經營西藏的企圖。

大家想想，奇妙不奇妙，日本和俄國在遠東打了一仗，戰爭的結果，一而是斷送了一個高麗，一個却又斷送了一個波斯。這樣一來，極東的問題和中東的問題，都告一段落了，東方問題的意義，便完成轉化為世界的問題，全世界的外交軍事的舞台上，便積極的準備起來了。英俄的協約，英法的協約，日英同盟協約的改訂，一樁一樁的大事件，都在這一兩年的當中，發展開來，三國同盟的意大利，又由意法的協約，變成不雌不雄的中性，一方面大斯拉夫主義，更在巴耳幹各小邦的當中，到處活動，全世界的外交舞台，便以英國為中心，組織成一個大的遊星系，層層疊疊，把德奧兩國的中歐帝國主義，圍困起來。英國的海軍政策，離開了兩國標準主義，取一國標準主義，用盡全力，明明白白地，向德國壓迫起來。山雨欲來風滿樓，全世界的大戰，不幾年便免不了爆發了。這就是『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到世界大戰為止的總結算。（7）

諸君！大戰的歷史是很新的，諸君和我，都生逢盛世，親自看見他們的惡戰苦鬥，並且我們中國人，也很不弱，外有許多為世界和平東方自由而奮鬥的外交家，如王儒堂先生等，雙肩挑起和平、自由、正義、人道，在國際上替中國人發言，並且也替擁護和平、自由、正義、人道的大英帝國、大日本帝國，盡了不少友誼的幫助。內裏面也有許多愛國的軍人，努力作參戰的工夫，自己國裏沒有

錢，還會向外國訂參戰的借款。我們做百姓的，真是幸運得了不得了，再看一看歐洲戰場上，打着協約國的旗子，拚命和平的魔鬼決鬥的勇士裏面，白面孔的不必說，有黃面孔的，有黑面孔的，有灰色面孔的，色色俱備，單就這一點，已經看出『公道自在人心』，爲世界正義、人道、和平、自由的國，到底有不少的幫手。在那些不明事理，不識順逆的印度人們，他們想趁着英國精神不繼的時候，揭叛英的旗幟，這還多虧得東方先覺的帝國主義的日本，在印度方面，在海峽殖民地方面，用海軍陸戰隊的勢力，兩次三番的制服了下去，然後日英同盟的責任，方才完全表現出來，然後日英同盟所保護的東方和平，方才實現，這也是東方的大榮譽呢。至於因爲指導中國參戰的功勞，要求中國和他訂一個合作的二十一條條款，那又更是應該的。咳！苦啊！（8）

十九世紀後半，直到二十世紀初葉的東方問題，就是如此展開的，所以我們要研究東方問題，便要曉得東方問題就是世界問題的縮影。今天這個世界，由機器工業和交通機關的發達，時間和空間，都縮小了。更精密一點說，就是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裏面，同一個體所攝取利用的耶奈爾基的量，比從前加了若干倍，川邊打箭爐以西的土人，他們只曉得趕犛牛，不曉得他們所生息的山地以外，還有世界，卻是他們事實上已經和倫敦巴黎，發生關係了。倫敦巴黎的人，所用的

革品，也許有他們所供給的牛皮，從前所沒有發現的陸地，現在已經成了繁盛的文明市場，從前須費幾十天才能走得到的地方，現在不過是費幾天的行程，從前幾百人才能做的工作，現在只要費幾個人的力量。在這樣一個世界裏面，所以會生出繼續五年，死亡四百萬（這是說戰場上死的連間接的死亡合算是在二十萬以上）的大戰爭。這個戰爭，是把從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做一個總結算，使後世研究歷史的人，把世界的歷史，分爲戰前戰後的兩個部分。

由這一次大戰，在東方生出來的新局面——也是全世界的新局面——是甚麼呢？這一點是我們所當留意的，關於這一個問題，至少須分爲兩次的講演，現在我只把兩個大題目，寫在下面，並簡單說明他的關係。

1 俄國的革命 俄國的革命，是近代工業革命後所生出來的一個頭胎兒子，也是世界交通經濟裏面產生出來的一個必然的果實。到了全世界大戰爭的時候，瓜熟蒂落，便生了下來的。所以俄國革命，包含着兩個意義，一個意義是俄國自己國內政治組織和社會的改革，一個是對全世界政治組織社會組織改革機運的最大的刺激，尤其對於東方各國，刺激性是最大的，因爲近一百多年來，全世界的經濟組織，都在資本家生產制和自由競爭原則的下面，發展開來，一切社

會組織政治組織以至一切法律和習慣，都適應着資本家生產制和自由競爭原則，漸漸改變，國家的目的，也就當然移轉到這個方向了。我們看戰前的東方問題，就可以曉得其中的關係，所謂帝國主義這一個怪物，本不外是由特種制度的適應而發生的，國家的目的，如果要根本的消滅這種國家目的，非除去為經濟組織基本的資本家生產制度和自由競爭原則不可。但是一切國家和個人的經濟生活，在今天這一個世界交通經濟下面，都是有連帶關係的，就和我剛才所舉的那一個例一樣。在巴塘裏塘方面趕犛牛的人，他本不曉得甚麼世界，他也不預期他趕牛的結果，有甚麼影響，但是世界交通經濟的組織力，就能使他的生產品，出現在世界的市場上。這一些趕犛牛的野蠻人，也就透過這些商品，作了商品世界裏面的關係人，因民之故，要使一個國民脫離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壓迫，除非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消滅了，方才能夠達到目的。所以俄國的革命色彩，是望着兩個方向前進，一個是俄國國民的革命，一個是聯合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及受支配的階級，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揭反抗的旗子。我們且看當俄國革命政府初成立的時候，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國，不是用盡全力去撲滅他的。英國、法國、意國、美國、日本這些強國，都在征服革命的目的底下，一致奮進，並且一面扶助俄國國內反革命的軍

隊，一面宣傳各種誣蔑的謠言，凡是人類所用語言文字裏面最惡劣的形容詞、動詞、名詞、代名詞，都盡量的使用出來。這是爲了甚麼，他們並不是恨俄國人在他本國的革命，他們是怕由俄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潰滅，變成全世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潰滅，怕由俄國的革命引起亞洲各民族獨立；但是我們也就從這些怕俄國革命的「國際的階級感情」裏面，看出俄國革命對東方問題的重大意義了。果然，俄國的革命，方才成功，俄國的政治組織方才就緒，東方一個病夫的土耳其，就毅然決然，對歐洲帝國主義的國家宣布反抗了。（9）

2 土耳其的革命 土耳其在東方各國對歐洲各國的關係上是一個最重要的地位，他是東方各國的第一個護法韋陀，我們且看，自十九世紀以來，他幾乎沒有一天，不合歐洲各強國，在抗爭的進行中，歐洲各強國在中國方面和遠東方面，所以還不容易完成他們的素志，一半也是因爲有一個土耳其守住大門，不然東方的情勢，恐怕比今天還要危險。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應該要十分感謝土耳其，對土耳其的國民，表示十分的敬意的。在歐戰之前，他土耳其國家的氣運，差不多走到盡頭了。英國、法國、俄國，四面侵削，再運動他領土內的人民，離叛土國，因此之故，土耳其一般青年愛國的人，乘着德國的中歐政策和橫貫中亞政策進行的時候，便和德國結合起來，

想藉德國的扶助，脫離英法俄三國的羈絆。誰知天不從人願，大戰五年的結果，德奧土的同盟軍完全失敗，戰勝的聯合國會議，便對土耳其大大的懲罰，把土耳其僅存的餘地，也四分五裂的占領了。並且土耳其京都地方和中央政府，也放在列強共同管理的下面，事實上土耳其便和亡國一樣了。在這時候，土耳其的愛國者，萬萬忍耐不住，於是愛國的軍人，在安格拉組織了土耳其的國民政府，和英國所教唆出面的希臘抗戰，經了很多次的戰爭，終把希臘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恢復了土耳其的獨立，聯合國的軍隊，也退出了土耳其的國境。土爾基國民軍成功之後，接着便由國民議會，宣言廢除帝制，改建共和，新近又由國民議會，把教皇的尊號，也廢除了。這一個土耳其的革命歷史，我們看他有三個意義，第一是土耳其國民的民權革命，第二是土耳其國民在東方民族的地位上對歐洲帝國主義的革命，第三是對一切回教民族，放棄土耳其宗教的宗教主權，表示東方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是在人道的基礎上面，不是在神權的迷信上面之宗教的革命。這一個革命的成功，就東方問題全部看起來，可以說是亞細亞倒坍了的大門，重新造建起來了。本來東方問題，可以分成三個大部分，一個是以土耳其為中心的問題，一個是以印度為中心的問題，一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問題，這三個問題之一的印度，早已完全在英國支配之下，一切行

動，都不能顯出在國際問題的上。此外一個土耳其，一個中國，幾十年來，受歐洲列強的宰割，得了近東病夫遠東病夫的榮譽銜頭，這一次土耳其革命成功，是近東病夫已經從病牀上面爬起來了。他這一爬起來的關係怎樣呢？至少我們可以看見兩點：

A 對於非洲諸民族的刺激，我想一定是很大的，並且同時還有埃及獨立的成功，合土耳其東西相應，成爲回教國的兩大柱石。以後對於非洲的黑色人種，恐怕還有不少的感化，因爲黑人當中，有不少的回教信徒，在宗教信仰的感情和有色人種同盟的感情上，影響必定不小。全回教民族的覺醒運動，和黑色人種的自由獲得運動，當中是有不少的溝通的，一九二〇年紐育的黑人會議宣言說，「吾人須將從底普拉塔爾海峽至克布丹的非洲全土，聯合起來，脫離歐聲的羈律，組織黑人的共和國」這一種呼聲，在今天固然是一種理想。但是我們放開眼界，熟察全世界的大勢，就可以曉得絕不會止於理想，而且這理想的事實化，也絕不在遠的將來。

B 對於亞洲回教民族諸邦的影響，在亞洲地方，除了中國文化系統的人羣而外，一個最大的文化人羣，就是以回教文化爲結合中心的諸民族；如印度、如波斯、如阿富汗、俾路支、如南

洋諸島如中國的新疆青海等部都是回教文化的散布地，本來回教這一個宗教下面的人羣，他們的羣衆意識，不單是超世間的宗教意識，並且成爲世間的民族意識。他們對於信仰同宗的民族國家，感情是非常濃厚的，這是「回教民族」「回教世界」等名詞，所以能受學者間承認的。所以我記得一九一三年意土戰爭的時候，其時我在南洋，當時盛傳土國軍在脫里波里大勝意軍，於是一般回教信徒的商店，無論是印度人是波斯人是馬來人，家家都高懸新月的國旗，慶祝土耳其的勝利。後來回國，聽說中國地方各處的回教信徒，爲土耳其樂捐戰費的，不在少數，這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當聯合軍強迫土耳其簽字於講和條約的時候，全印度的回教徒，屢次爲表同情於土耳其的大運動，也可以看出一端。

所以我們可以曉得，土耳其革命的成功，他的意義，決不是只關係於土耳其一國；在東方歷史上，比日本的維新，關係還要重大。

諸君！我這一次的講演，時間是很短促的，準備是沒有的，所以敘述的內容非常簡單，但是我可以相信，諸君總可以由這一場拉雜的話，了解東方問題的意義，同時可以了解吾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負的責任。

Waelin Roeder 說「舊式的社會組織當初何以非創設不可，要能夠完全知其原因，方能正確判斷廢止其組織的時候，地所及理由」東方問題及世界問題，何以成爲今天怎樣的局面，要能夠完全了解他歷史的因緣，方能決定我們所應該走的道路，世界大舞台的序幕展開了，大家快快的準備上場！

三民主義的一般意義與時代背景

各位同志：這是政治訓育部開始講演的第一天，甘主任要我擔任三民主義的講演。三民主義這個題目，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因爲要做有系統的演講，須有預備的工夫，但我自己很多的日子當中都沒有得空看書，這回到了廣州來以後，更是忙得不可分身。我恐怕不能做一個有系統的講演，不過關於這一個科目，我想另用一個方法來講授，三民主義裏面包含許多問題，我想把一個一個重要的問題，提出來討論討論，但如此會使系統不清也說不定的，這一點我得申明一下，請各位注意。

今天我想把三民主義的一般的意義同各位講講。

要講三民主義的意義，先要曉得凡一個主義的發生是爲什麼？創出一個主義來又是爲什

麼？就是說，要先明白發生主義和創造主義的歷史背景，所以那歷史的事實及創造主義的人，他所認識什麼事實所處的甚麼環境，在什麼對象下，在什麼地方，他創出這一種主義，都得要有很正確的明瞭。

三民主義有三大部分，即民族，民權，民生，這個各位同志都一定很明白的了。

但這三部分可說是對於三種問題的解決原則，

第一民族問題。中華民族的地位在近幾百年來日益衰落，這是一個事實。世界各民族有互相鬥爭，自求生存的现象，這也是一個事實。我們要明瞭這些事實，但用什麼原則去解決現代民族間的糾紛呢？那就是民族主義了。民族主義的意義，是在確定一原則，以支配今天民族間的各問題。（處分民族問題的）

第二民權問題。今天各種民衆在政治上的地位各不相同，有的人有支配政治的權力，有的人則沒有這種權力。現社會的政治現象，是占很少數的特殊階級的人才具有政權，在這個現象之下，我們要用一個什麼原則，什麼主義去支配他，就是說，政治支配權，要分到全體民衆，要全體民衆自己來支配政治，這即是民權主義。民權主義的發生，就是對於很少數人有政治權而大多數

人得不到民權的政治現象，施以攻擊，要打平他，要一切人民通通有支配政治的權力。

第三民生問題。在今日的經濟狀況，社會生活下面，所表現的是什麼事實？我們看見，只有很少數的人能夠得到經濟生活的優越地位，而大多數人都是終日終身勞苦工作，過的很惡劣的生活。現社會的最不好的現象，就是分配不平均，這個情形，是今天全世界所共有的現象，而在我們經濟落後的中國，則不止是分配不均，而成爲經濟分配基礎的生產能力，非常弱小，生產機關，非常腐舊，所以一切生產的組織，尚不脫歐洲中古時代的狀態，因此之故，在實際的生產能力上面，比起工業的先進國來，差得很多，我們民族所以被壓迫於列強的原故，完全在此，所以中國的經濟問題，不止是以分配爲主的社會革命問題，而同時更要緊的，乃是以生產爲主的工業革命問題，要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就是中國革命的特點，民生主義之不同於一切的社會主義，就是因爲要解決的問題不同。

現在要來講三民主義的理論，第一先要了解的，就是我們不要單純的在理論中去求理論的解釋，但要從歷史當中看出爲什麼，何以要有這個理論的產生。

我們常常把這種話對各位講過，恐怕不止一二回了。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的意義，就是有

三個部分問題的存在，因而有處理這三個部分問題的原則，合這三個原則，便爲三民主義。總理看到要於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時期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故同時提出整個的三民主義。但我們或者要問，爲什麼不一個一個分開提出呢？這是很明白，我們從歷史從現狀可以看得出中國現今是同時有這三個問題的存在，不能不有三個原則以解決他。

我們從時間上空間上來講，中國都有這三個部分問題的存在。換句話說，在中國的地方上，在今天的時代，中國民族都碰着這三部分問題，都得去處理他應付他，三民主義就是在同一空間同一時間，同一的時代，同一的地方，同一的民族所適用的主義。

三民主義原是有三個部分而合成功爲一個整個的主義的，我們若單把這三部分分析得很明白，得到了分析的概念，仍然是不夠的，不中用的，對於三民主義的真意義，仍然是不明白，不了解的。我們要能很明白這三部分，能得到正確的概念，必須要從這三個問題的關連上注意。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三部分都是同時代，同地方，同一民衆所需要的，而這三部分卽民族民權民生是互相關連的，三個主義合成功一個概念，就是整個的三民主義，若把他一個一個分出去而不互生關係，那便非本黨總理所創的所努力的三民主義了。大家要認識清楚這一點，然後才能成

功爲三民主義的信徒，才是真了解三民主義的人。

現在先講民族主義。

這個是不是和普通一般非三民主義的信徒的人所說的民族主義相同？我們知道，民族主義是很多種類，各有各的不同點。有一個主張這樣說：我們的民族很衰弱了，民族地位也很低下了，我們靠自己圖強，自求獨立生存，強了之後，便拿自己一民族去支配統治別的民族，這個只求自己民族好，不准別的民族自決的主張，是不是民族主義？是的，這也是民族主義的一種，又，我們看見，今天或過去多少年間，各國政治家，很多主張提倡民族思想的，我們試去找一找他們的主張來看，可以看得出許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和我們最切近的日本，他們主張不主張民族主義呢？他們說，他們是太和民族，太和民族是天的子孫，神的子孫，他們都是天孫神子，并創出一個神話說：日本這一個地方，是天神特爲他的正統子孫造出來的，他造出了這一個地方之後，天神就下降於這一塊土地之上，生子生孫，造成日本國。所以日本人是很有利害的，要他們來支配世界。

像德意志皇帝該繼，他是主張大日耳曼主義的，說，日耳曼民族是神選民族，是人類中最優

秀的民族，故日耳曼民族應統治全世界，這也不能說他不是一種民族主義。

又如從前帝俄時代，俄羅斯人的大斯拉夫主義，英國的安格羅撒遜民族主義，他們也是一樣的講民族主義，但只可叫做有己無人的民族主義，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夠講他們自己的民族主義，那旁人是無說話之餘地的。照這個樣子提倡民族主義，若是個個民族同一樣強盛，便要天天打起仗來，不然，便成一個強大的民族統治宰制許多弱小民族的不平的世界，——這就是現代的世界之寫真。

但三民主義當中的民族主義，便不是如此的。他是有一個界線的。就是拿民權和民生做民族主義的界線。本黨的民族主義所主張的，和日本、德意志……的完全不同，他們的是神選主義，他們的皇族好比是宗法社會的長房，有最高的宗法權。那些皇族和貴族，一方在國內蔑視民衆的民權，蔑視大多數人的生活，同時在世界上對於其他民族也和對待他本國的小百姓一樣，只看見到有自己，忘記了他人。這樣可以知道他們的民族主義是與民權主義相衝突的。這是一個部分。同時對於自己國內各階級民衆的生活，世界民衆的生活，他們是不在意的，甚且加以剝削吮吸。這是與民生的原則違背，和民生主義相衝突的民族主義。

我們爲什麼一方對世界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中華民族永遠獨立存在，永遠發展進化，同時又對世界要求世界一切民族，均得到自由平等，獨立存在，永遠發展的權利呢？因爲在世界上無一個民族能夠離開其他民族而單獨地生存的。我們是爲民族的利益，不是爲很少數人的利益，是爲全民族，全體的大利益，我們要把全民族全體的生活問題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又要把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經濟落後的民族的生活問題，同求解決，然後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所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第一要以民權爲前提，同時又要以民生爲前提，若不是爲全體人民政治的經濟的權利，和政治經濟生活實質的進步，則失了民族主義的意義了。故我們的民族主義係以民權的民生的爲界線，而與他人的完全不同。

這一個要點，我們要認得很清楚，很了解，才不會變爲有己無人的自私自利的，才不會當今天革命的時候，對世界要求本身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但到了明天革命成功，又以民族力量去支配，壓迫他民族，才不會今天爲革命的，明天變爲被革命的，我們是爲一切民族的平等權利而革命的，故民族主義要在民權，民生上面，要在三民主義全體上面才看得真。其次，講民權主義。今天要求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是要求中國民族之平等自由，在世界中取得平等的地位，要求本族

的獨立存在，獨立發展，並以自己為基礎，而求世界各民族平等的存在與發展，這樣做法，只靠少數人能夠達到目的嗎？不能的，故我們有民權主義。

就中國文字的意義來說，權就是天秤，這一個字是很有意義的。權是要平，不平便非權的意義，權所以權輕重，所謂權然後知輕重。這權字在外國的辭典上或者另有別的解释，但我以為中國的這種解釋，是再好沒有的。

但什麼人拿天秤來稱輕重，來稱世界的社會的種種問題的輕重呢？

在往昔君權神權時代，只有皇帝一人拿到平秤，以秤稱社會問題，其次是貴族，最近是資本家，這種很少數人才有權的現象，是不好的。要在全體民衆拿到處理和判斷一切問題之權，使不平的變平，使失輕重的，經濟生活不平的和社會不安的種種問題，都要由人民自己來解決。要人民有力量來判斷，來處理，這就是民權的意義。

要全體人民在平等地位上拿住權柄，去管理政治，管理衆人的事。要反對君權，貴族權和少數資產階級的權，主張多數人有權，大家要有政治權，才算是民權，如對於用人行政，要不分男女，職業，階級，大家都有投票權，就是要大家都平等的拿到政權。而政府則要由人民投票選舉出忠

實於人民的人來組織，同時人民對於法案的創制，議案的複決，對於官吏的任用（即選舉）和罷免均有權力，就是總理在民權主義講演中所說的四個直接民權——即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四個。

然而若中國仍然在帝國主義宰制之下，我們是得不到真的民權，所謂民權只可用來安慰我們的渴望。故要人民起來革命，用自己的力量，以建設自由平等的中國，然後才能解決本身問題，使本身發展，就是說，中國民族要把壓迫自己的帝國主義推翻，自求解放，這是民權的最大的作用之一。但是雖解決了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而中國經濟仍保持落後的現狀，無近代的文化，無新工業的組織，交通不發達，科學不振興，一切新的科學的經濟生活的建設，人民還是得不到，這樣，那所謂民權，也還是空的。故要由人民造國家，由國家給人民，大多數的民衆，製造產業，增加產業，增進生活的狀況。換句話說，要由全部人民拿住權來造自己享用的東西，而且把享用的權利，平等的分給民衆，這是我們在民生方面所要求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就民權主義來講，可以看見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即是說，民權主義，係民族的民生的民權主義。我們要達到民族主義的目的，民生主義的目的，故有民權主義，而民權主義的意

義，必須放在三民主義中去看，才能看得出，所謂民權才不落空，才有實際。

現在再來講民生主義。

民產主義是什麼？總理說，是要求得人民經濟上生活的進步和平等的享用，爲什麼要這樣呢？這是很明白的，我們拿三民主義的講演來看便看得出來。但誰去造成這個平等呢？那就要人民自己拿權，自己掌握政權，才能自己得到經濟的生活之平等。可是要達到這一個民生的目的，必須把侵略壓迫中國的資本帝國主義，驅逐出去，就是要恢復中國民族的自由平等的地位。

從這一點說來，可以知道民生在三民主義中的地位，他是以民族的民權的爲前提的。總括一句話，三民主義中的三個部分是連貫的，是一貫的，是整個的，我們不能單單拿了一個，而拖開其他二個，也不能僅取二個而掉了一個。有人解釋三民主義，說是一民二民三民，這樣的三民主義，這個是不對的。三個部分是不能分開的，很密切連貫成整個的。我們要信仰三民主義，要實行三民主義，要以三民主義爲工作的目標，這個目標，要切實的認清楚，然後我們的努力，才不會落空。

在前幾段，我們已把民族主義和他人的民族主義不同的地方說於個大概，至此，我們也可

以知道三民主義中的民權和民生主義，也是和許多派別的民權和民生主義不同了。三民主義是有他的特殊的意義的。

我們中國今天在特殊歷史之下，在現代的時代之中，是有創立三民主義的必要，有實行這個主義的必要，這一點頭一下再詳說，剛才說的不過是就三民主義的一般的意義來講，是說之三民主義共同的普通的概念。我要把他來對各位講的意思，就是要各位同志，在研究三民主義之先，必須最先了解這一點，即是三民主義的互相關連的一貫的思想及理論上面的一個概念。大家已有了這一個明瞭的概念，然後容易曉得爲什麼中國要發生，總理要創造三民主義。第一緊要是歷史的事實，大家須得明白。在歷史上中國民族站在不好的地位不止是今天，過去中國民族站在不好的地位，被少數的民族所支配也有好多年了。

我們說，中國民族今天是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力和侵略力之下，這個情形，還有話可以自解。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比中國強，他們的文化高，科學進步，工業發達，工藝製造，日新月異，槍砲犀利，戰艦堅猛，兵力強盛，交通又極方便，陸上有汽車，有火車，天上飛的有飛車，海面走的有輪船，海裏更有潛艇來往，他們已這樣利害，我們中國呢，中國實在樣樣都不及他們，故被列強帝國主義者

所征服。這個聊以自解的話，雖然不無半點真理，可是中華民族不止今天才是在帝國主義下面，受盡種種侵略和壓迫，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見，中國有好多年，有整一千年之久，在野蠻民族統治之下。現在把這一千年的歷史說一個大概。

這一段歷史，要從晉的東遷說起。在晉朝東遷以前，中國民族的故居，和文化發源地，本來是在黃河流域一帶的，但從晉朝被北方野蠻民族所壓迫，在黃河岸上立不住腳了，不得不遷到南京建康。所謂偏安以後，中國民族遂被外族不斷地侵略，而造成五胡亂華的現象。到了唐朝才恢復中原。唐以後又有五代，遼金元的事一直到了明清，中華民族都不斷的同北方，東北，西北各方面野蠻民族抵抗，但都不斷的失敗了，最顯著的，便是宋末的遼金元之侵略，而元且完全佔據了中國全境，統治了中國全民族至於差不多一百年這樣久，明太祖把元朝滅了，把外族勢力驅逐出去以後，到了末年又有滿州族侵入中國來，建立清政府統治中國至於二百六十多年。

今天我們要很明白，我們的民族在世界上可算是文化已經衰弱下去了的，因此，不但遇着文明很強盛的不能抵抗他，就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數很少的也不能抵抗。這是多年的歷史所證明的。

有人說這是由於氣候和地理的關係，致使中國民族失敗。在我們看來，失敗的原因不只是這些，而中國幾百年以來衰弱下來的歷史事實更爲重大。在歷史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民族若不把自己衰弱腐敗的疾根醫好，自己站起來，獨立生存於世界，那不但沒有法子抵抗文化高的力量強的外族，因爲我們民族精神衰敗，致使到連野蠻民族也無法無力來抵抗。換句話說，中國民族的文明已經墮落，文化已經衰敗。這是一個很重大的事實。

中國今天是受着世界的侵略。自歐洲工業革命以後，歐洲勢力向世界發展，一天一天大起來，東亞方面當然也是他發展的一個目的地，所謂歐風東漸，就是指歐洲列強的勢力已漸漸侵入東亞各國來了。在最近百年，我們看見，中國是完全在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的壓迫之下。英國在印度建設起霸權以後，由歐洲王一變爲東方皇帝，他靠他的航海權力，航海進步，把印度來統治，再進而侵略中國。我們看，中國與海外尤其是歐洲交通，從明朝開始以來，已有好幾百年了。但最近百年來，歐洲列強方開始往東方來侵，中國因爲抵抗力沒有，故一回一回的失敗。

中國今日所受的壓迫是有二種：

(一) 政治壓迫。他們用軍隊來打敗我們，割據土地，佔領海港，以實行政治的侵略的目的。

(二)經濟壓迫。中國在最近三數十年來，受着歐美工業品的壓迫很是利害。一方因爲中國的經濟落後，他方因爲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歐美以他們的工業品，侵入到中國市場來，故中國在受外國政治的壓迫和侵略以外，又加上經濟的壓迫和侵略。

有一種主義，在拿二種力量，即政治侵略的和經濟侵略的力量，來做向外侵略，以圖自己國家發展的，可以說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已來侵略中國，中國民族雖更無能力以抵抗他，然而中國民族也從此漸漸覺醒起來，要求解放日益迫切了。試把近代中國被外國壓迫的事實，和中國國民起來革命的事實，對照起來，造成一個對照表，就可以看得見，中國國民的覺醒，完全是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而來，壓迫的力量越大，革命的烽火越高。

一八三九 道光十九年 鴉片戰爭

一八四二 道光二十二年 南京條約 五口通商 廣，廈，福，寧，上。

※一八五〇 道光三十年 洪秀全起兵

一八五六 咸豐六年 英法聯軍戰起

一八五七 咸豐七年

波斯敗於英
英臥爾帝國亡
英國統治亞洲之完成

英法聯軍占廣州

俄置黑龍江州

歐強對於南西兩方之壓迫

一八五八 咸豐八年

英國以王權統治印度

一八六〇 咸豐十年

英法聯軍占北京

割烏蘇里江東岸地於俄

一八六一 咸豐十一年

英國訂長江通商條約

※一八六四 同治三年

太平天國亡

△一八六六 同治五年

中山先生誕生

一八七一 同治十年

俄兵占伊犁

一八七三 同治十二年

法兵陷河內

一八七四 同治十三年

日本侵臺灣

一八七七 光緒三年

此爲東方帝國主義勃興之始
俄土之戰

一八八一 光緒七年

伊犁條約成

一八八三 光緒九年

至是俄兵佔領伊犁十年矣

▲一八八五 光緒十一年

中法戰

北京中法條約成

一八九四 光緒二十年

中山先生決心革命（太平天國亡後二十一年）

中日戰爭 是爲日本帝國主義發展之始

一八九五 光緒二十一年

中山先生赴檀島創興中會

陸皓東死

▲一八九六——一八九七

中山先生在歐洲 三民主義完成

一九〇〇 光緒二十六年

八國聯軍進北京 惠州革命

一九〇五 光緒三十一年

日俄之戰

同盟會成立

在歐洲戰爭爆發之後，爲爭殖民地而戰之歐洲列強，在戰爭的當中，一面盡力壓伏殖民地的反抗，一面又不能不利用殖民地的人民來援助他們自己，而戰爭的結果，卻只是殖民地的再分割，可是這一種殘酷無人道的世界戰爭，結果造成了一個橫跨歐亞兩洲，包含黃白兩種的俄國的大革命來，這一個革命，是說明東方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西方一切被壓迫民衆兩個爭平等的要求，一齊發露，而且在一個原則的下面，就是在三民主義的下面，一齊發露出來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大進步，就是在這一個世界大變動的刺激之下發展開來。看下上面的表，我們可以知道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開始甚早，迄今日已八十多年。

我們知道自鴉片戰爭失敗後，屢次戰爭均歸失敗，最近的是義和團的滅洋運動失敗，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城，這一回事，便把中國文化破產，中國民族無能力的事實，完全表現出來了，但是我們民族自己要求解放的覺醒也完全表現出來了。

在我們中國民族衰弱的當中，被滿清征服有二百多年，可是時時刻刻也有我們民族要站起來，自求獨立的事實，到了受着近代帝國主義的壓迫，中華民族，大多數民衆更加覺醒起來。在

以前仍以文化之邦自負的，到了受着近代帝國主義以科學文化來侵略後，中國民族才開眼看見我們不但是武力不及人，就是文化力量也不及他人，有了這種覺悟，有是不斷地想自己站了起來，在近代文化的意義上覺醒過來，決心要站起來。

明瞭了這二個不同的意義，故可以見得到，中國現代的革命一方是要脫離野蠻民族支配勢力的壓迫，同時，在最近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力量，是以近代科學的，工業的文化為基礎，以壓迫我中國，爲了這二個意義，中國民族然後覺醒起來站了起來，從事於反抗的革命的運動。

洪楊起義以後十七年有領導我們的孫先生誕生，中法戰後（一八八五）有現代的孫先生領導革命的決心。

我們很明白的看到，中國在兩重的歷史的事實下面，一方民族本身的衰弱，要極力恢復起來，同時又要恢復創造文化的能力，建國的能力，這樣一個要求是立足在什麼意義上面，我們可以說：是在現代的意義上面。即因為今世非昔世可比，現代交通已把全世界造成爲一個小範圍，在很短的期間內成功一個連鎖的關係了。我們中國民族在今天世界各民族互和發生密切關係裏，要自己站起來，永遠生存，與其他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生存，并平等發展，則必要有二重重大

責任，一方要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時又要恢復中國人民自己創造的能力，要能夠接受歐洲的文化，然後才可以自己創造新的自己享受的文化，這個實在是今天革命的重要的意義。而中國今日的革命，又可從二個抵抗表現出來。一是對滿清的抵抗，一是對帝國主義的抵抗，這可說是中國革命的歷史背景。

我們要看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站什麼基礎上面。

第一我們要自己解決民族問題，必須恢復自己的能力，才能得到平等，建造國家在世界上要得到獨立自由的地位。第二我們又要同時謀各民族問題的解決。因為我們求中國獨立自由平等於世界的一個要求，並非單獨一民族所能解決的，我們知道現在是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都對我們壓迫，並不是僅僅某一國，這個壓迫已經含有國際性了。試舉一個單純的事實來說，我們從各國與我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上，便可以看出來。他們對於奪取我們中國權利的一個共同的口號，叫做利益均需，每每當中國被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所逼迫而讓與一種權利時，各國便都來要求享受平等同一的權利。片面的最惠國的條文，在無論和那一國訂的條約上，都可以找得出來。這一種很特別的而又普遍的事實，想大家都知道。又如北京政府所有發生外

交事件，不論單獨對那一國的外交都好，他們都是用公使團或領事團的名義來和我們中國交涉。可見帝國主義的國際性是很顯著的，他們對於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中國的侵略，並不是一國一國來，他們是結合在一起共同來侵略剝削中國人民的利益，他們在我們的市場上銷售他們國內的剩餘工業品，要我們供給量多質好而價賤的原料，製造好了又挪回中國市場來賣，賺不知幾倍的金錢，雖然他們一夥兒內部也免不了有利害不均的衝突，但他們對於侵略，壓迫中國的行動是一致的。故只有把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及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被壓迫民衆，這一種事實，做解決的對象，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才可以達到目的。

故國民革命有二個要點：

中國民族自古至今幾千年的歷史當中衰弱了一千幾百年，以前能夠創造文化，而且高出於人，但後來民族一天一天墮落，文化也一天一天落後，這是一個大恥辱，民族的大恥辱！我們要覺悟，要把這個恥辱雪除。怎樣才能雪除呢？那就要我們覺悟起來，接受現代的科學文化，用科學的文化，把民族的墮落救起來，

三民主義的革命是民衆的自覺，歷史上的自覺，世界的國際的自覺，要把中國千年來的恥

辱雪除，把種種民族的墮落，經濟的落後，文化的落後，由自己救起來，這是中國革命在歷史上的意義。

可是自己對內部本身的革命，要想成功，是不是可以單靠一民族？我們知道中國是在世界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的下面，是不能單獨生存的。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只看現在世界一切商品的供給，都含着世界性，是成了共同的了，便可以了解。我們是要建設民族的國家，是要發展國民經濟，但是今天的國民經濟的意義，決不是自給經濟的意義，要國民經濟的組織完善，必須把國民經濟放在世界經濟上面才能看得出，因為無論那一國，都不能夠說是供給需要的質量，都剛剛適合，所謂完全自足自給的。沒有一個國家，不須他國的幫助，不過是質他自足雖然不能夠，卻不能不在各國國民生產品的交換上，求得一個量的自足。

我們要在世界經濟下面，自己覺悟起來，要把衰弱的文化，在近代文化上面建設起新的文化，要把墮落的民族救起來，我們要認清楚，我們民族要負起自古至今歷史上的責任，但又要把握世界問題解決的責任同時負擔起來，能夠這樣努力，革命的目的才能達到。

有一個事實，我們不可忽略的。現在全世界都在矛盾中進行，但在進行當中，帝國主義的國

家的經濟組織已生動搖了。我們一方有與世界各民族共同的责任，因為在今日的文化裏面，社會組織很不全，人民經濟生活又極不平均，於是生出大革命的運動，這是世界共同的問題。一方我們又負有歷史上特殊的責任，這是在上面已說得很多了。

中國國民革命的意義，必要在世界革命的意義上面才能夠看得清楚，而有二個要點，是要時時注意的。第一是從古至今中國民族所負的歷史上的責任，第二是在世界中中國民族所應負的現代的責任。這二個責任是說要把民族生存，民族發展的問題解決，但又須把全世界的問題解決了，對於民族歷史上的問題才能得到一個確定的解決；我們要把兩個責任，同時負擔起來，這就今天所要研究的問題。

總理就是把這個問題做解決的對象。一個是自身問題，一個是全世界問題。而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原則，就是三民主義，要中國民族負起這兩個責任來：一是解決中國，中華民族本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解放之責任。一是要使全世界的政治，經濟都得到解決的責任。但這個並不是我們空想出來的，這完全是事實上在今天要求解決的必要。因此，在這兩個意義上面，三民主義發生起來了。

最要緊的，是我要把歷史的事實明瞭，認識自己民族所處的地位，不要把自己獨有的問題及責任忘記了。同時，又不要把對於全世界所負的解決的責任忘記了。

說到這裏，還有一個要點，要大家注意的。

總理告訴我們說：今天爲什麼要講民族主義，就是看見今日中國民族並不是強的民族，有很多理論與主張，在科學文化進步，經濟組織發達的強盛民族可以適用，而中國不能拿來用，就是因爲中華民族現在還在文化落後，經濟落後的衰弱地位，要把固有的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所以必須講民族主義，若一種理論雖然是很完善，但沒有看見中國民族所處的地位，所以不適用。我們知道，中華民族不特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並且近千年來還受着野蠻民族的壓迫，換句話說，我們民族負有歷史特殊的使命，又負有解決世界問題的責任。有了這個對象，這個事實，三民主義便產生出來。

我們當確認爲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指導的領袖是孫先生，最適當的完全的革命理論就是孫先生給我們的三民主義。我們信仰三民主義，要澈底的信仰，不要懷疑，不要說那是錯了，那時矛盾的，因爲我們要把歷史的事實看得很清楚，把世界的大勢看得很清楚，才能知道孫先生給

我們的革命的理論和主張是很正確的，很需要的，是歷史的需要，自己切身的事實上的需要。昨天和明天的需要，好多年以前或以後的需要，或是旁人的需要，都不能挪來做我們努力的工作的目標。

如各位要了解三民主義，必要確實地拿總理的著作作一個有系統的研究，然後能知總理的三民主義的思想理論是一定不錯的，若能看得出他的不錯時，才能算真正明瞭三民主義。

本黨最近的發展與黨員最重要的工作

——這一個演說，曾經在黨政訓練所和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講過，大體的意義上差不多，凡曾經在各處聽過講的人，希望注意看這一篇演說詞。——

諸位同志，現在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學術院，都到了一個新紀元了。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和學術院，都決定不日遷到湖北武昌去。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這次遷移的實行，實含有重大意義，據我看來，有兩種大意義：

第一，這是發展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建設能力，統治能力的時代；

第二，在黨的立場上，黨的見地上，我們應該加緊地施以政治訓練。

我們的同志，要有一致的認識，一致的工作。我們的策略政策的出發點，在我們主義的意義上，是要一貫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黨員，多不能明瞭黨義，不能認識主義政策和策略。一般民衆更不用說了。中央遷到武昌後，便可加緊施以適當的訓練，黨務和政治的訓練，使民衆與我們黨接近，使全體黨員，都成爲能幹的忠實的黨員，以鞏固我們黨的基礎。并且在北伐軍節節勝利中，不免有些投機分子，投到我們黨裏來。而且有許多新的勢力，因受本黨革命勢力的壓迫，加入到我們隊伍中來。他們雖然非心悅誠服地來和我們合作，但在這時候，他們肯站立國民革命的戰線上，共同向軍閥及帝國主義進攻，我們是不拒絕他們的。然而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統治的問題，就是我們而努力使他們慢慢地心悅誠服起來，使他們成爲真正革命勢力。中央遷到武昌以後，便可以得到統治的便利，鞏固我們黨的基礎，和黨已得的政權。

現在我們革命根據地的廣東，有二個急須解決的問題，就是人浮於事，事浮於人的問題。這是很明顯的現象，我們無論到那間旅館或學舍去看，都一定找得着很多很多沒有事辦的閒散人員，住在那裏等候差事，就我個人的經歷說一說吧！我這次到廣東來，雖沒有幾個月，但接到人

家的薦信，薦條，堆積起來，已是很高很厚了。弄得沒有法子，有的還要我貼盤費護他回去。有的還要我供給他住宿食飯的各費。這不獨是我一個人是這樣，許多許多的人，也碰着同樣的麻繁。可知人浮於事的一般現象了。

什麼叫做事浮於人呢？這也是很明顯的，在廣東的軍政時期，已過去了，到了訓政時期。故各機關各地方，都需要人材很急。他們都有同一的感覺，就是事務很多很忙。但是不易找着適當的人才去辦理些事。上面講過，現在有人浮於事的現象，可見人是很多，然而人雖多而才少，故不免有事浮於人的感覺。我見過有某種重要職務，主持的人，四方八面去找人來幫忙，有的找了幾個月，沒有找到一人，有的縱然找着了，一個，但是並非很適當的很能幹的。不過在缺乏人才的痛苦之下，勉強將事而已。現在我再把中大這次招考書記的一段趣事，說給你們聽聽罷！我們五個委員，受政府的任命到中山大學接事以後，都決心照黨和政府的意思，把中山大學大加整頓刷新一下。我們考察得裏面辦事的職員，他們辦公的能力，效率低得很。譬如用的書記，文理事固然不能使人滿意，就是寫出來的字，也常常使人家看不懂。我們沒有法子，只得決意調換他們，我們的黨，所要採用的五權憲法，不是有考試權一項嗎？我們的黨，老早認定了考試是一個很好的

辦法的，所以這次中大登報招考書記四名。我們曉得在這個地方，書記的薪金，不過二三十元，至多以六十元爲限。這樣自然難得很好的人才。因此我們把書記的薪水提高，自六十元以至一百二十元。這樣我們以爲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書記了。不錯在登報後二天當中，來報名投考的，便有二百三十幾名。然而考試結果，實在可憐得很，試題的意義，固然多不很懂，即他們寫的字，也多半看不明白。嚴格說起來，實在取一個都不容易取上，但是報上已登出說要取四名。因此變通辦法，取二個正取，二個副取，以符四人的名額。在這取的四名之中，我們認爲成績最良的最好的，原來不是別個，就是原來在中大做書記的變了名字來投考的。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我們沒法了，只得加他的薪水二十元，從原薪四十元加到六十元了。

一個書記的人才，都這樣難得，那其他別項人才的缺少，我們總可以知道了。從這一點看來，訓練實際辦事人才的重要，我們也可以明白了。

這次學術院，所以決定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一齊遷移到武昌，就是因爲鄧主任從前方坐飛機回來報告前方情形，說前方工作很多，需要人才很急，臨行時留下一封信交給中央執行委員會，信上說把學術院全體遷到武昌去。中央常務委員會，開會討論結果，即照鄧主任來信辦

理。全體學術院到了武昌後，或照原定期限畢業，或要延長期限，現在都尙未說定。但我從談話中間，聽到鄧同志的意思，似乎到了武昌，還要加緊訓練。講堂上固是訓練，在工作中也是訓練。諸位到武昌後，將來分配到各處工作，可以幫助我們的黨和政府解決多少「事浮於人」的問題。這一層責任，是要諸君負擔起來的。武昌是很重要的地方，在人文地理，政治地理上，都占極重要的位置。中國北方的文化，及人民的思想，習貫等，顯然和南方的大有區別。長江做了一條分水線，而武昌及其附近，可說是南北文化調和的中樞，故在人文地理上講，武昌地位的重要，可以明白了。在政治地理上，也有同等的重要。照孫總理的建設計劃來說，武漢是我們中國本部鐵道網的中心點，（本部十八省的中心點，全國的中心點在蘭州。）現在雖然粵漢鐵道只造成功了一半，由韶關到衡州的一段，沒有築成，但是已有京漢鐵道通過河南，直隸到北京，成功爲南北交通的中點。至於東西交通，又有很便利的長江。而武漢適站在中央。故武昌本身原是政治地理上很重要的地方。加以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勢力，已開展達長江去了，所以這時候的武漢，又加上一重新意義了。諸位同志，快要到武漢去工作去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忽視了上面講過的二種意義，和我們應負的責任。

在這個新局面之下，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利益在什麼地方？最要緊的策略和他的意義是什麼？我想趁這個機會和諸位同志說一說。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政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政黨是什麼？政黨是在一個共同的政治目的之下，團結起社會中的優秀分子，造成一個優越的勢力，用這個力量，去取得政權，發揮他們的能力，以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達到他們政治的目的。革命的政黨又是什麼？革命的政黨，是建築在革命的意義上，在一定的革命主義之下，團結起同主義的革命份子，造成革命勢力，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發揮革命的能力，以求達到用革命的方法，從事國家社會的建設實現他的主義為目的。

從前說過，我們的黨，現在已到一個新時代新紀元了。我們看革命政府的地盤日見擴大了。我們的黨的勢力，現在已完全支配着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貴州，福建等省了。這樣浙江在福建江西包圍之下，也是不成問題，快要歸我們的了。況且單是兩廣兩湖江西貴州這幾省的地方，已經比歐洲的大國還要大了。如德國，如法國的幅員，不過和我們中國一兩省的地方大而已。這在這幾省的地面上，已經建設了國民黨的政權來了。換一句話說，我們的革命國民黨，已經在這

幾省的地面上，取得政權了。

無論什麼政黨，通通有一個相同的策略，在未得政權以前，要取得政權，用盡一切方法去取得政權，這時期的政黨的策略，完完全全著重在這一點。他們只要取得政權，甚至於無論什麼方法都可以用的，研究系一般人，常常批評我們國民黨，說是「只顧目的，不採手段。」他們說這句話，原來就是想離間人民和國民黨的聯絡。殊不知一個政黨，尤其是革命的政黨，有時不得已，只能夠顧目的不擇手段的。一個政黨，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必然用盡種種方法，以取得政權的。各國的政黨，特別是革命的政黨的過去歷史，都是如此。我們單看俄國，便很清楚了，就是一切討論政黨的書，你們去拿來看看，書裏面也是這樣明明白白說出來的。革命黨在野的時候，是用盡方法去取得政權，取得政權以後，就用力去「鞏固政權。」

這一句話，「未得政權。」要「取得政權。」「已得政權。」要「鞏固政權。」是要放在一個基礎上，放在革命的意義上去講。那就是說，未得到政權之先，我們要喚起民衆，用民衆的力量，民衆組織的力量，從民衆的需要而生出來的勢力，爲民衆的利益，去取得政權。取得政權以後，便要以民衆的需要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勢力，爲民衆的利益，以鞏固民衆的政權。剛才說的這一句話，

如果不加上這第二個意義，即革命的意義，那就如沒有基礎的建築物，是站不穩的，要失效力的。而這一個黨，便變成一個「未得之，思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所謂「患得患失」的，為「奪取政權」而奪取政權的私黨了。所以單有第一層的意義，即未得政權，要取得政權，已得政權，要鞏固政權，是不行的，必然要加上第二個意義，才是正當而正確的意義。

我們不是說過，在未取得政權之先，要喚起民衆，但是中國的民衆在那裏？中國民衆的需要是什麼？這兩點，我們都要知道得很詳盡，要有澈底的了解。

除了上面說的幾個要點以外，我們更須知道一個要點，就是要加上國際的意義。我們的黨是個革命黨，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要中國革命成功，澈底的成功，是要世界革命成功才有保障的。這一點我在上次的演說中，已說得明白了。現在我們來討論「中國民衆在那裏？和什麼？是中國民衆的需要？」的問題罷！

我們看看，在我們黨的勢力下的民衆的情形，是怎麼樣？就長江各省地方來看，湖南的人民對於政治的認識，比較他省人民為進步；這固然是歷史和地理的關係，同時也是因為受了十五年的壓迫，養成了他們政治的敏感。同時搆成功了民衆的集團心理。所以湖南的民衆，我們可以

找得到，他們的需要也常常表現出來，他們已經知道非把全中國的政治弄好，是得不到民衆的幸福。他們在我們的黨的指導之下，也知道我們革命是要加上國際的意義的。即是我們革命的本身，是要建築在國際的意義上的，這是湖南的情形。

還有對於政治的認識不很明瞭的。如貴州，江西的人民是。中國有很多地方，可說是有民而無衆。就是說，那裏的人民雖多，然散處各處，還沒有形成一個集團組織。他們的利益在那裏，便不容易知道了。那麼，我們便要去看出他們的需要來。古人說得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我們知道，人民的所好和所惡，是常常存在的。但是用什麼方法去得到他們自己的所好？用什麼法子去除掉他們自己的所惡？他們所不知道的，或者知道了，也沒有能力去做。所以我們就要去看，去體察出來。我們要認識民衆的需要，代表民衆的利益。我們黨的政綱的意義，便在這上面。本黨的政綱，並不是民衆自己構成的，是由於認識民衆的利益構成的。是由我們看出民衆的需要，代表民衆的利益，和民衆的要求，所定出來的，這個意義，在本黨的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已完全表明出來了。而這一次中央各省黨部聯席會議，更加把這種意義和關係，闡明得很清楚了。

這一個意義，就是我們革命的意義，我們爲什麼要用種種方法去取得政權呢？我們爲什麼在不得已的時候，可以爲目的而不擇手段呢？這就要看清楚革命黨的地位。我們革命黨的目的，是爲了實現我們的政綱，故我們要取得政權。爲實現這政綱，爲達到我們目的，故我們才有時不擇手段，用盡方法去取得政權。戰爭是很殘酷的事，對於敵人，使用離間的方法，也是不合尋常道理的事，但是爲了達革命的目的，我們也要盡力去行使這種方法。革命是爲和平的，但是爲要得真正民衆的民族的永久和平，就不能不用種種的武力，犧牲很多的志士仁人，去換得真正爲民族爲民衆而建設的永久和平。革命是仁愛的，但是要造成民衆真正仁愛的社會，就不能不用種種殘酷的方法，去剷除不仁愛的民衆敵人。革命是真誠的，但是要貫徹我們爲成就革命的眞誠，對於民衆的敵人，就免不了要用詐欺。這些都是反革命的人，批評革命黨不擇手段的事實。可是有一樣，革命黨也是隨時隨地選擇手段的，選擇甚麼手段呢？就是要選擇在民衆的利益上，確實使革命勢力發展，確實使革命成功的手段。

鄧演達同志，這次回來報告說：我們這一次的勝利，固然是由於將士用命，奮勇當先，但得益於民衆的竭力擁護，多方幫助的力量，更是大得很。我們想一想，民衆爲什麼要幫助革命軍？這完

全是出於他們自身革命需要的迫切，也就是我們數十年來喚起民衆工作宣傳的收效。我們告訴一般民衆說，我們的黨，政府，軍隊，爲你們的利益而北伐，以取得政權的。

我們現在既取得七八省的政權了，我們固然要再努力以取得全中國的政權，同時我們要鞏固我們已取得的政權，要用全部的力量，種種的方法，以實現我們的政綱和主義。我們若不努力實現本黨歷次對民衆許下的最小限度的政綱，那麼民衆要失望了。如果不能實現我們黨的最小限度的政綱，那末，或者今天可以鞏固政權，但是明天能不能鞏固政權，那就很難說了。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明瞭政綱，同時又必須懂得我們實現政綱的策略。就是說，我們要用盡種種方法，以達到實現我們黨的最小限度的政綱的目的，第一必須要先鞏固了我們的政權，才可以作得到。我們革命的利益，在這個時候，第一就是要鞏固我們中國國民黨的政權。我們現在盡力的，是我們中國民衆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在這個時候，要用盡種種方法，鞏固我們已得的政權，民衆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才可以獲得，這便是我們國民黨當前惟一的策略；也就是我們黨的利益。因爲除了民衆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而外，沒有我們黨的利益，我們的黨是爲民族爲民衆而存在，不是爲黨而存在。這一點是要大家澈底了解的。

我們國民黨，是主張以黨治國的，在這個時候，我們要建設怎樣一個政府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應該十二分注意的。去年第一次東征，肅清陳炯明的老巢，打倒反革命的劉楊後，我們提出的口號是：「廉潔的政府，」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標榜呢？因為從前一切的政府，都是腐敗的，都是壞在「不廉潔！」須知凡積極的是不能不前進的，我們革命黨，是積極的，是常常在前進中的。我們知道中國的民衆，恨惡貪污的政府，已是極點的了！入骨的了！差不多從滿清末年以來，一直到了民國十五年，中國處處不見着什麼，只看見一個「貪污，」從前的臬臺衙門口，不是掛有兩個大牌嗎？一邊寫的是：「體察人民疾苦，」另一邊寫的是：「嚴拿官吏貪污，」這可見在君主國家裏面，尚且要十分尊重政府官吏的廉潔，對於貪污，是要加以嚴格的懲治的。在滿清雍正時代，處辦大小官吏的案子極多，極多，（如張廣建的故事，便是個很好例子，大官因貪污而罷免的事，在雍正上諭一部書中，所記多得，）但是等到滿清政治腐敗了之後，便找不出嚴辦官吏的事實了。賣官鬻爵，賂賄公行，「貪污」幾乎變成了正當，大家不以爲意，不把他當作什麼一回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人民感覺着忍受着萬分痛苦，尤其時小百姓更加痛苦至極了。我們的黨，是積極的前進的，我們的黨，是代表民衆利益，要替民衆解除痛苦的。所以當我們在廣東

地方，取得政權之後，必須提出這種口號。自這個廉潔的政府的口號提出以後，上級政府官吏，我們敢說，是做到了廉潔兩個字。但是下級就很難說了。因為中國一般人才缺乏，找不着人用，我們沒有法，只得忍痛着用他們，但是時時刻刻，並不忘記了訓練人才替代他們。這一層也是在黨治的意義上，應特別加以注意，應該更進一步努力的。

現在，已經快要打通了長江，打通整個的長江，而北進統一中國了。我們的黨，以後要用什麼話對民衆說？用什麼口號表現自己呢？中央現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以前提出的「廉潔的政府」的口號，今日還是要用的。所謂廉潔，即是不貪。廉潔就是不做不潔的事，不做貪污的事。這原是消極的作用，因為政府本來就應該要廉潔。不過因為要應人民的需要，人民的要求。他們當時迫切地需要的是什麼？要求的是什麼？就是不要再受「貪污」的痛苦，所以中央就提這個口號。

可是我們的黨，現在不獨需要消極的表示，還要積極的表示。中國的民衆，不獨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還要一個有一統治能力的政府，「我們有沒有統治的能力，便要看有沒有建設的能力。要把紙上寫出來的綱領，變成爲事實上的，實際上的綱領。那就是說，要建設爲民衆利益的政府，我們的政府，不獨要廉潔，而且要有統治的建設的能力。建設能力的表現，即是統治能力的表

現。我們想用統治的能力去建設一切。同時凡有一切妨礙我們的統治權力的，要用盡一切方法去肅清他。各位同志且看，蘇俄在一九一九年間，曾厲行專制手段，他們是在革命的意義下面，用一種統治的威力，去破壞一切舊勢力，推翻一切舊制度。去建設民衆的社會，造成一個民衆的產業秩序。蘇俄這樣做法，即所以表現他們政府的威力，即所以鞏固他們已取得的政權。我們要知道統治力，是革命的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力，不過同時要有建設的能力。若沒有建設的能力，那統治能力和統治的權力，便無所寄托了。

我們深信一個小部份的利益，少數人的利益，私人的利益，部份的利益，應該犧牲以成就民族的利益，全體民衆的利益。我們的黨，是爲民衆利益而奮鬥而革命的。但什麼是民衆的利益呢？比方我們拿這一次兵工廠的事件來研究一下：

在我們前方正戰爭得不知幾激烈，士兵長官死傷很多很重，而敵人又不斷的向我們進攻，這時候後方的供給，糧食軍械的供給，是最關重要的，是關係我們黨的存亡，也就是關於我們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的成效利害的。我們的政府，因爲看清楚這一點，爲革命的利益打算，所以有這次整頓兵工廠的決心。不料就碰着一個反抗。結果我們的政府是退讓了。政府何以要退讓

呢？這是因為我們不能於一時之間，對工友們說得明瞭，他們也未必能夠立刻了解對他們所講的道理。但在前方很緊張的時候，我們為黨的利益，為民衆的利益，為民族的利益，所以政府只得忍耐着，準備將來再慢慢的告訴他們，訓練他們。從這件事，我們看得很明白，一部分的利益，是應該犧牲的。我們所以要建設一個有統治權力的政府，他的意義，也就在這上面。然而我們還須要使民衆能夠明瞭這民族的利益，和大多數的民衆利益的意義，使民衆能夠接受我們黨的策略。若不是這樣，那就是很危險的了。同時一方面，我們政府，要努力表示我們有能力，有統治能力，有實現我們的政綱的能力，有為民衆的利益而鞏固我們的政權的能力。廣東現在的一般民衆，因為有數年的訓練，經驗，大部有了一個政治的敏感。我們的政府，要有實現本黨綱領的決心，要努力去表現這個統治的能力。我們政府的信用，和民衆對於政府的，對於黨的信用，要堅固的建設起來。我們知道，凡有政治敏感的民衆，是很容易接受我們的政綱和策略的。因此我們要求黨員同志，自己對於本黨的主義，本黨的政綱，本黨的策略，須有很明瞭的認識。同時作大規模的廣大的宣傳，不斷的去宣傳，使一般民衆了解，養成他們的政治敏感，然後一般民衆，自然很容易接受本黨的主義，政綱，和策略。

總結起來說，我們在未得政權以前，是要用盡種種方法，去取得政權——這是頭一段的話。我們已取得政權以後，我們爲民衆的利益——這民衆的利益幾個字，是本黨的立足點所在——必須用盡種種方法，以鞏固我們的政權。——這是後一段的話。我們要把這兩段話合攏起來，就是「未得政權，取得政權，」——「已得政權，鞏固政權，」然後我們才能實現我們的最小限度的政綱。所謂最小的，就是因爲全部的還在後頭，我們爲適應此時的需要，而定出一個最小限度的政綱，碰着新需要來了，我們又要加上新的政綱。一步做了，再進一步，前進無已，必須完全實現我們的主義，必須實現中國國民黨的整個的三民主義。可是我們還要明白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革命是實際的需要，實際的行動，要實現我們的政綱，不是立刻可以做到，而且不是一齊同時能做到的。我們所決定的政綱，是表現我們要做的事，和做的決心。現在有許多人，看見政府還沒有實現黨所決定的政綱，便失望，這是錯誤。還有一種人，因爲他們本來是想反對我們的黨，反對我們的政府，便以此爲口實，去挑撥民衆，說是國民政府不能實施國民黨的政綱。我們對於前一種人，可以恕他，因爲他不明白政治的實際；對於後一種人，我們不能恕他，因爲他明明是要破壞革命的利益，離間革命的民衆，和革命的政府。我們同志對於後一種人，應該要很嚴厲的去糾正他。

諸位同志，同學！現在學術院全體已決定隨着中央遷到武昌去了。你們快要啓程離開廣東了。我今天在這裏和諸位講話，可說是臨別的講話，我將來或者也要到武昌一行，到那時候，還有許多機會可以聚會。聽說本院同學，還有許多未曾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在我們的希望，自然是要大家都進黨。爲黨國做工作。但是並不是急急地要求諸位未入黨的同學，馬上草率的填兩張入黨表。原來本黨總章上規定，凡志願接受本黨黨綱，實行本黨議決，加入本黨所轄之黨部，依時繳納黨費者，均得爲本黨黨員。故全體黨員在入黨的時候，都要填兩張入黨表。這種形式上的手續，究竟是絕對的完善不是，我現在不敢說。不過對於黨員要加以考察，訓練，組織——這些都是我們黨的重要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我們近日常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自從本黨決定，凡是在政府治下各機關任職的人員，均須入黨，一個辦法以後，許多政府機關裏的黨員入黨表，都是出自一人的手筆；這是很無意思的。雖然我們對於新入黨的黨員，除掉這種形式上的手續以外，現在還沒有旁的好法子。可是照我個人的意思，如果從事技術工作的人，在不作反革命之範圍以內，本可以不必全體入黨。但在我們革命黨的政府權力未曾完全建設起來，未曾建立堅固以前，我們的策略，必須要大家都做本黨黨員，然後我們才能比較容易的實現總理以黨治國

的理想，和政策。總理常常說：我們開懇新地，不要怕生茅草，只怕他不生茅草。若茅草都生不出來，那以後的耕耘，更講不到了。那塊地方，便永遠生不出什麼！永遠是沙漠了。所以中國現在亂七八糟的情形，我們不怕黨員不了解黨義；不認識黨是什麼，我們也不怕；我們所怕的，就是黨員不與黨接近，不預備了解黨義。不預備了解革命的策略和革命的主義。我已說過，我們對於學術院同學，並不是急急地（指未入黨的同學）要請大家即時入黨，我們知道有許多非黨員，他不但同情於本黨，且對於本黨的歷史，本黨的主義，本黨的政綱，政策，都很能了解。而且有的比黨員還要明白，或者很能著書立說，替本黨宣傳，闡明本黨的主義。偏偏他站在非黨員的地位，不受黨的拘束。於是雖然是我們黨的好友，但他們無決心，沒有決心實行我們中國國民黨所決定的政綱和主義。就是他不能來做革命的工作，這是他們不好的地方。這種好友，有在平時是好友，一到了本黨的生死關頭，就走開了。我們黨所最需要的，就是以黨員的決心，實行黨的決心，因此我對於學術院全體同學提出二個要求：第一對於已入黨的同學同志的要求，就是要同志們真能設了解，認識本黨的黨義，政策……等等，并能了解認識我們做黨員的責任，還要實心實地擔負責任來。其次是對於未入黨的同學的要求，就是要大家準備接受本黨的黨綱，黨義，本黨的議決，和政策。

并準備去了解，認識這些。同時要下決心，來和我們一同去幹，還有一句話，要對全體同學說的，就是我們大家實際上都是同志，已入黨的同學，在組織上是同志。未入黨的同學，在革命的立場上是同志。我們要知道，在不做反革命的條件之下，本黨是願意與一切專門家，專門人材合作，以完成總理奮鬥了四十年尚未成功的革命工作。現在諸位都準備出發，準備遷到武昌去了。武昌在政治地理，人文地理和革命的意義上的重要，已經說過了。這回中央北遷到武漢的意義，是革命工作的展開。我希望諸位在北遷的旅途中，要時時刻刻努力，隨時隨地體察民衆的需要，民衆的要求，和他們對於本黨的批評，黨政府的言論，以及他們的希望。我更盼諸位到了武昌以後，要把所體察得民衆的要求代表出來，并努力幫助我們的黨，和黨政府，去滿足民衆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換句話說，就是要大家努力奮鬥，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實現本黨的主義！

革命的知識與革命的工作

大凡一個問題，無論他是政治的，或經濟的，在革命進行當中發現出來時，我們從黨的論理上或方法上立論，並不是單純的證明一個「是」或「非」，便算了事的。凡一個問題，都成相對式。譬如，主張一件什麼事，必有反對的。又如我主張「是」，必有非之的。我們從事研究，討論一個

問題，在同一問題的下面，必然都有二個答案：一個「是」，一個「非」。單純的明白自己的「是」，而放開了他人的「非」，把人家「非」之的道理不管，只顧自己「是」之的道理，是不行的。這樣是不能定出策略，尤其是革命的策略來的。

我們要定革命的策略，我們先要有革命的智識，和革命的經驗。這便要把世界各國的革命史，來詳細的研究研究。那個民族，和他所在的地方，及他在歷史上時間上的關係，都要有澈底的明瞭和了解。就是說，「人」「地」「時」三樣，在革命史上，是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們切不可忽略他的。由於研究世界革命史的結局，我們知道革命並不是有一定的方法的。革命已無方法，那我們又何以要講策略呢？這個問題，我們今天研究得來嗎？恐怕不能。總理一生是個革命實行家，又是個研究家，但我們同志常常問他有沒有一定的革命的方法？總理只用一句很簡單的話，而且是一句土話，來答覆總理說的是：「亂做亂着！」這「亂做亂着」的意思，并非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革命黨如同醫生，係醫社會的病的。醫生開藥方，若不把病人的病源診察得清清楚楚，把病人的情狀看得分明，胡亂開了方出來，或者有時候病人吃了，得了效果。但過了些時，病又來了，又

把原方來用，那說不定要吃壞了！我們革命黨，要有革命的學問智識，要把歷史上的事實，研究清楚。世界各國何以發生革命，必然有他的時代背景。如當時社會情況，階級區分，政治狀況，風俗習慣，倫理的道德的觀念等，都直接間接和革命有關係的。因各國的時代背景不同，故所取的革命方法也各各不同，至於用了那個方法或能成功，或會失敗，是要從他的本身看，及他的周圍看，然後才能決定的。

學問這個東西，不過是「一」有系統之經驗而已。「一」除這樣一個定義以外，我想再沒有別的定义，能把「學問」解釋得更確切了。然而人生不過幾十年，至多亦不過百年光景，事事要自己去經驗，所得有幾？這全靠人類有幾千年的文化歷史。文化史上把人類的經驗，條分縷析，彙集起來，整理成功一個系統，交給我們。我們也照樣把我們的經驗交給後代。但我們一方從前人交下的經驗中找出新的東西，一方把現在的新經驗歸納起來，把兩個綜合在一起，然後再交給後一代人去享用。

上面說過，我們不能研究出一個一定的革命方法，但我們要定革命的策略。我們要將過去種種經驗明瞭了解，尤其是歐美近代政治革命，工業革命的事實，都要過細底去研究他，了解他。

如法國大革命史，美國獨立革命史，及他革命以後的歷史，俄國革命史……以及中國第一次反英的鴉片戰爭史等，都要有澈底的明瞭。我們做事，我們革命，只望着前面努力，只向前猛進！在進行當中，一定有失敗，一定有錯誤。但不要怕！失敗了再做，錯誤了即行悔改！但有一項，就是對主義要信得真，要堅持！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結晶，革命的經驗和歷史的結晶。欲達到三民主義革命的目的，必然要以過去的經驗，歷史做參考，努力奮鬥，不要怕失敗，也不要怕錯誤。這就是總理說的「亂做亂着」的意思。

在辛亥革命以前，當時許多同志都有一個毛病。就是要想一個一定的安穩妥當的方法，他們只在方法上講究，而不從經驗上去探求。他們不肯努力去研究經驗和事實。要曉得我們講革命的方略，是不可單純底以一個人感想。一個人的經驗來說的。

兄弟知道，各位對於各種書籍，總理的一切著作，以及各種革命家的著作，和實行家的事迹的紀錄……等都一定讀過很多，很明瞭了。今天以我一個人的感想和經驗來對各位講，是最不合理的。故最好以後望各位提出問題。我來參加討論，以求得一個結果。但是討論，研究，要有一定

的方式。例如，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來了，我們要限制討論的範圍，不要討論到問題以外去了。

兄弟是無學問的，但或者兄弟有新的意思，可以供給你們參考。就是兄弟在此地講話，看見你們許多人，也能得到許多新意思。兄弟一面講，一面看各位聽講的態度，便可以知道各位對於兄弟說的贊成，或不贊成，或覺得饒有興趣，或覺得枯燥無味；同時，兄弟對於演說的材料，口氣和態度……等，都得隨時改變些，以求適合於此時此地的聽者諸君。換句話說，兄弟在此演說，多少是會受各位的影響而變更的。這不是我說的能生出許多新意思的證明嗎？

亞當新密是一這大經濟學家，從前地在講學的時候，聽說完全受一位學生的影響。他知道那一位學生是有聰明，又很勤力的，而且對於他自己的學說很有心得。故亞氏演說時，只注視那一個學生，若那位學生是很高興地在那兒聽，迅速地在那兒紀錄，那他便講得越發興奮，越發有精采；若那位學生把筆擱了起來，無精打采地在那兒休息，甚或在那兒打瞌睡，那他便即刻覺得很不安起來，知道他說的是有錯誤，或不精到了；等到了下了講座，他便趕快跑回研究室裏，把書重新翻閱，再多參考，找新材料，務必找出這次講演所以不能滿足那位學生的原因來，然後才能手呢。

我們革命就是碰釘子，除了不革命，要革命則隨時隨地都會碰釘子的。故在革命進行中，錯

誤和失敗，是不能免的；人家的反對，和自己學問智識的不充足，也是不用怕的。命運是注定了這樣的。可是就拿碰釘子來說，也有他的相對性，故我們要用勇猛精進的態度去應付他，然後革命的策略才有所得。

國民黨的同志們當中，富於革命的熱情，而不肯研究的多得很。因此，思想常常不免落後。舉一個例來說罷：

記得從前我們革命黨在東京開會，那時我才十五歲，坐在下面靜聽先進者的偉論。當時有一位感情不知幾何熱烈的同志，在那兒演說。那時他演說的情形，我現在還記得清楚。他從下面一跳跳到檯上，大聲三呼：殺，殺，殺！於是全場的感情都緊張起來，同呼殺殺不止！他的革命的感情，可說熱烈至極了，但因為他不肯研究，故從前雖是極有名的革命運動家，到了現在，不免成爲思想落伍者了。

兄弟從前因爲感情的作用，做了一件宣傳品，至今想起來，覺得很奇怪，因爲由那件東西，不知道生了幾多不好的結果。當時我在辦一種報紙，做了一篇社會，在社論前面留了一個很大的空白，用木頭刻了一個極大的「殺」字，印在上面。因爲當時覺得，除這樣以外，沒有別的方法，更

能表示出我內蘊的熱情和意思了。這可見我當時感情太熱烈的情形了。

兄弟提出這兩件事實來講的意思，並不是說今天不要殺了。殺是仍然少不得的。不過爲什麼要殺，怎樣去殺？這兩層是不可不有澈底的了解的。

譬如向民衆鼓吹革命，你對他說，「要革命！」他一定問你「爲什麼要革命？」你便道，「不革命便不好，不革命便不得了！」他又問，「爲什麼不好，爲什麼不得了？」那你須得把不革命的許許多多不得了的事實，和要革命的許許多多好處，從頭至尾，說給他們聽。我們要替他們除去今天的「不了」，替他們解決一切痛苦的問題，替他們預備做成明天的「了」，然後我們的主張，才能夠被他們接受，探行。

前年我們國民黨想辦一個黨政研究所，以訓練一般宣傳黨義的人才，於是舉行試驗。結果取了幾十個人。他們筆試的答案都很不錯，但當口試的時候，我提出一個問題，要他們答覆。結局竟無一人能夠完滿地答出來。我問他們道：

你們在這裏畢業後出來的任務，第一自然是去宣傳，去喚起民衆；假如你碰着一個農夫，你將怎樣向他宣傳呢？（他們答的對了。）碰着工人你又將怎樣宣傳呢？（他們答的也不錯。）對

地主又當怎樣宣傳呢？（他們也答對了。）對商人又怎樣宣傳呢？（這個他們也都答對了！）上面四個問題，他們都答對了。最後，我便問他們道：假如你碰着農夫工人地主商人四個都站在一塊地方，他們的利害關係是相反的，或相衝突的。那你當怎樣向他們宣傳革命呢？這一個問題，他們都答得不好，沒有一個使我滿意的。有一位說得頂有趣，他說：農夫，工人，地主，商人四個的利害，大小已不同，有的且絕對相反，有的互相衝突得很利害，所以至好的辦法，是叫大家客氣點！這個答案是不對的！我們要曉得，國民革命是站在大家的利益的聯合戰線上，要大家起來共同奮鬥！我們主張，農工商學兵大聯合起來，為全民族的利益而奮鬥，以從事國民革命，是一個積極的工作，並不是要大家客氣點。

各位都是科學家，故必須要站在科學家的地位，拿科學的方法和態度，來應付一切。總理說過看書要站在書外面，不可站在書裏面。總理自己便是照這個樣子看書的。故他的主義，學說，革命策略……等都有創見並且精確健全。這就是說，我們看書一定要研究問題，處處要拿事實——書裏的和書外的——做根據。本黨同志們在工作當中，碰着的釘子，不知道多少，我們能常常從實際的工作當中，討論研究出一個同意的一致的結論，那麼我們對於某一個問題，便得了一

個解決了。這樣的解決問題的習慣養成了，以後隨時碰着問題，隨時隨地都可以解決。各位現在都尙在空閑的時候，就是說各位現尙未直接做工作，從事研究一切問題，都得照上說的方說——看書要站在書外面，拿事實做根據，才好！這是兄弟很誠懇地希望於各位的。現在有一個問題，隨處都碰着的，就是「國家主義。」

現在學校裏及軍隊裏，最易碰着的，即是國家主義派，尤其是在長江及北方一帶，國家主義的勢力，隱隱然大得很！我們國民黨爲國民革命的進行順利起見，已提出打倒他！但要打倒國家主義，原不是一個無困難的事。——今天兄弟來此地經過下面，也看見有打倒國家主義的標語，但是我們的同志們，在外面宣傳，或碰着國家主義者，究竟應該取怎樣的態度呢？若是主張單純的世界主義的，遇着這個問題，自然很容易決定態度的，不用說了。然而我們國民黨是主張三民主義的。總理下三民主義的定義說，即是「救國主義。」這麼一來，我們應取怎樣的態度呢？便成了問題了。

據兄弟的觀察，我們同志中間，顯然有三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看見國家主義派便走開。因爲國家主義派，是在那兒講救國的，這和三民主義的信

徒，在救中國的目的上，有共同之點。故國家主義與三民主義，尤其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很相像，因此，覺得難和他辯論，不容易駁倒他，故以一走了事。

第二種，看見國家主義者便拉攏他，要把他盲目地拉過這邊來。

第三種，看見國家主義者，便謾罵，謾打，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其實，走開，謾打，拉攏三種態度都是不對的。何以呢？

這其間實在有一點困難，就是因為沒有把病症看得清楚。我們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究竟有什麼分別？我們在未把事實看清楚，沒有把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效用，和不同點，弄得清清楚楚；又因看見用英文寫起來，兩個都叫 Nationalism，便以為真的是一樣的東西了——這樣，因為沒有澈底了解兩種主義的大不同處，故自信不堅，自信不堅，故不免生出上面說的三種態度來了！甚至於遇着人家問，何以要打倒國家主義？竟說，「因為要打你所以打你」的笑話來了，或者說，「因為國家主義和三民主義的名不同，故要打」的淺薄的理由來了。這些，都是很不對的說法！

最要緊的是，我們要把三民主義完全了解。第一先要明白民族主義中所說的民族和國家，

究有什麼分別？

國家主義所最尊重的「國家」是完全以武力威力做基礎的，並非以單純的民族爲本位，而是以一民族壓迫多數弱小民族爲原則的。試把過去國家成形的歷史看一看，我們便知道，無論那個國家，他的成立，都是依靠武力和威力，以一民族壓制其他民族爲要件的。這正和現今一切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以及近今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政策一樣，彼此都有一相同之點：以一民族所謂優秀民族，壓迫他們所認爲劣等民族的多數弱小民族。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便可以知道國家主義者，爲什麼不許蒙古獨立，而主張要去干涉他，並且說蘇俄在侵略蒙古了。

其實，蒙古是不是被蘇俄侵佔了去，如國家主義者所宣傳的一樣？這個問題，我們已很明白了，不成爲問題了。但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國家主義者還在做帝國主義的夢呢。可是，現在中國，是無能力去做帝國主義了。這是事實如此。但他們何以仍然在那兒做帝國主義的夢呢？這或者是因於他們的虛榮心和自大性。第一，以爲中國佔領了一個地方，可以慢慢地消滅那裏的民族；其次以爲佔領了一個地方，可以從那裏榨取財富，以繁榮滋長自己的民族。然而在現在的世

界潮流中，在中國現狀之下，這些都是夢想，都是不可能的了。

至若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不特許可蒙古獨立，就是西藏要獨立，也許可他的，並且還應當幫助他們獨立的！這樣做法，和我們中國本身並無壞處，而且還有利益呢。

我不是說過，中國現在是無能力做帝國主義了。且舉出一二項事實來證明一下罷：

現在川邊的打箭爐以西的地方，已都失去了。那裏的蠻子時時起來反抗中國，不受中國官軍的約束，他們有一點力，便起來抵抗中國的官軍了。又如四川有許多蠻子，他們以煙槍換洋槍，以煙彈換槍彈，來抵抗四川的中國軍隊。這些都是不可諱言的事實。

又如英人時時都在那裏教唆，鼓動西藏人起來反抗中國。英人對藏人說，「你們的文化，宗教，武功都有特殊的地方，爲什麼要受中國的壓迫，而不起來再造帝國呢？」英人的教唆固然是惡意，然而現在西藏人竟中了英人的詭計，團結起來反抗中國了，這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我們今要很誠懇地坦白地去勸告蒙古人和西藏人，使他們覺悟，使他們曉得我們是主張民族自決的，我們是不壓迫任何弱小民族的。我們漢人、蒙古人、西藏人現在都同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過的非人的生活，而且有滅種的危險的，故我們要親密地團結起來，反抗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打

倒了，我們大家才能得到解放；這樣，兄弟相信，他們一定會願意和我們聯合起來，共同奮鬥，以打倒我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者。

但是北京偽政府裏一般人物的頭腦都是腐敗極點的。譬如段祺瑞的頭腦可說是埋藏在地下過了幾千年才掘出來的。他們對於蒙古獨立，和對待西藏人的辦法，只有二個：第一個就是「打」。如幾年前徐又錚有征蒙大軍的出發，想以武力去摧殘蒙古的獨立，但是結果怎樣，我們是明白了。這是大錯而特錯的辦法。若民國初年便允許蒙古獨立，并幫忙他我想蒙古在形式上的幫忙中國的利益不知多麼大呢，不致如今天的困難了。

其次就是無謂的羈縻的政策。如去年西藏班禪刺麻到了北京，段祺瑞給他什麼銜頭，并且穿了盛服，做起叩頭的把戲來，這真好笑極了。但究竟得了什麼效果，我們也可明白了。

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是主張建設民族的國家的，并肯幫助他民族建設民族的國家的。這也因為事實證明，必須如此才行得通，才合于道理的。總理在民族主義的講演裏說：民族即國族，就是這個意思。

民族是依賴血統，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的相同而團結在一起的，是由自然力以維繫的。至

於國家是全靠武力和威力促成他，維持他的。不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都是如此的。明白了這個不同點，我們更容易打破國家主義了。我們知道走進國家主義的青年，很多是革命的，要不然他們恐怕不會走進國家主義那條路去了。因此，我們要把我們的立腳點先站穩固了，就是要堅信三民主義，然後遇着國家主義者，便好辦了。我們第一要感化他們，使他們明瞭他們走的路錯誤了。本黨的主義是可以改正他們的錯誤的。使他們都來信仰本黨的三民主義。其次，若遇他們以力來對待我們時，那我們也不能不用力去壓服他們。

解決對付國家主義派的問題的方法，已是這樣，其他問題的解決法，也是一樣的。最要注意的是，我們對於主義要信得真，我們要拿充分的事實做根據，照這樣做，我們可以定出適當的策略，可以解決一切困難問題。

現在我們隨時隨地，都碰得著的第二個重要問題，要算「勞工問題」了。站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立腳點來討論勞工問題，是有兩個要點要注意的：

1. 要幫助勞工組織，團結起來，擁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2. 要工友們同時組織，團結起來，擁護民族的中國的利益。

因爲利害有大有小，在大的利害關係下面，小的利害有時須忍耐下去。不過有時候，小的利害，須在大的利害之前，先行解決的。總理幾次對農工民衆演說，都說明白了這兩個要點，就是要農工民衆，組織團結起來，爲自己的利益，同時又要爲民族爲中國的利益而奮鬥！

國民黨極力贊助勞工運動，但國民黨不主張「階級鬥爭。」同時又不反對「階級鬥爭。」這是因爲國內，沒有顯明的強大的階級的區分。（總理說的，中國國內只有大窮與小窮的分別而已。）現在全國民衆，都在民族階級的同一戰線上，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爲達此目的，故全國各階級實有聯合的必要與可能。

國民黨認定中國的產業是很幼稚，還沒有發達。因此一方要努力以打倒帝國主義，一方又要力求產業的發達。所以，我們不能拿俄國社會革命的口號來用。（指階級鬥爭。）但國民黨既不主張階級鬥爭，何以又不反對呢？因爲階級鬥爭是一個歷史過程上的事實，我們不能消滅他的。因此，國民黨不能不站在國家的地位，民族的利益上來調解階級鬥爭；即勞資的衝突，可是，我們說的國家，並不是於歐州學者所解釋的，說國家是消費者；我們時要國家來造產的。

國民革命的意義，是謀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故國民黨和黨指揮下的國民政府，對於勞工

問題發生時，必然贊助勞工的。我們要養成勞工的鬥爭勞力，要使他們團結起來，成為有力的民衆組織。同時要避免階級鬥爭的惡果。

在此，有一不可忘掉的問題，就是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上所說的民生問題。要民生問題有圓滿的解決，不能不注意生產問題。民生是需要生產以滿足之維持之的。如果生產組織的能力，和效力，不求加進，改良，那勞工運動便失據了。若因贊成工人運動，而結果使中國的產業落後，那中國的民生問題，是無法解決的。這是錯誤的。

故國民黨同志們，要有勇氣去對工人說明，要說得明明白白：我們鬥爭有一要點，就是要求生產增加。

因為所謂民生，是要人民有生活，能生存，而且須有良好的生活。欲達此項目的，必須生產增加，如果單純的把工人的鬥爭，看得太重，而忽略了鬥爭的目的——求生產的增加，以滿足大多數人的良好生活的慾望。那是很錯誤而且是自殺政策。

不過在過渡時代，或在初級的運動中，有時不免有逸出軌外的事實，這是可以原諒的，總之，我們要以事實做研究的對象。

然而原則上，我們須先明瞭意義。就拿三民主義來說罷：

三民主義並非三個主義，三民主義係一個主義，假如不是一個，總理不會拿他來用的。

中國是同時須要三民主義的，須要具體的整個的三民主義的。但爲什麼同時要「三民」呢？這裏有三個要點：

(1) 民族主義是民權的民族主義，民生的民族主義；

(2) 民權主義是民族的民權主義，民生的民權主義；

(3) 民生主義是民族的民生主義，民權的民生主義；

先說民權的民族主義。這個主義的要求是什麼？是民族的獨立，是要求中國民族在世界上，得到自由平等。所謂「權」就是「天秤」。總理說過，革命是打不平。我們拿「天秤」來稱一切事物，而打不平，民權主義，是要把不平的打他平，要中國人民自己起來把「權」拿在手裏去打不平。

再說民生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要點，即是民生問題。總理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特別注意說出來的，就是人口問題。可見民族主義和民生問題的關係，是最密切的了。所謂民生，就是要

生存。自己要生存，子孫也要生存。再換一句話說，即是民族要生存。解決民族問題，即是解決民族生存的問題。——民生問題，如果一個民族，他的人民，個個都不要解決生活，和生存的問題，那民族主義成爲空的了。所以上面舉出的四種人，須得一致爲民族爲國家而奮鬥。若國家只保護劣紳，保護資本家來剝削工人，和農民，工人和農民要不來了！要走開了！

故民族主義，要以民生主義爲前提。

辛亥以前，許多同志都把民生和民權掉了，只曉得一個民族。民國成立以後，有些人知道民權了，但他們都是不澈底的，只抄襲歐美限制選舉權的會議制度。這原非本黨的主義——不是本黨的整個的三民主義的意思。

故民族主義係民權的民族主義，民生的民族主義。

至於第二要點，即民權主義係民族的民生的民權主義，和第三要點，即民生主義係民族的民權的民生主義，都是和第一要點，即民族主義係民權的民生的民族主義，有同一樣的性質和意義的。

我們國民黨同志們，要不客氣地照這個樣子去研究，然後才有所得。

我們要知道，本黨所處的地位是最困難的。我們要把今天的任務擔起來，故不能不顧到今天的事實——糟的，紛亂的事實；而明天的工作，又是不可少，我們不能把他放開的。我們國民黨，是站在各階級聯合戰線上，引導他們為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民族的國家的利益而奮鬥，然而各階級相互間又要起爭鬥，這真是麻煩極了。許多同志看見有這種矛盾，於是乎灰心的灰心了；不理了！有些熱情激烈的，便積極的去奮鬥，以一死了之了！

可是這些矛盾和麻煩，是歷史的事實。事實已如此，我們不能不擔負起責任來！逃避固是不可，亂鬥也是不行的。我們要拿科學的精神和態度，去綜合事實，分拆事實，去研究解決的策略，要很忍耐很忍耐的努力，奮鬥，一天到晚，忍耐，奮鬥，努力！研究的逼切，解決的逼切，努力奮鬥的逼切，無逾於此時了！

國民黨是站在古今中外，時間和空間的十字交點上，如圖：



上圖○是表示本黨所站的地位

故本黨的責任，是很重大的，本黨的工作，是很重繁的，我們負有發展民族歷史的使命，並且又負有解放世界全人類的痛苦的使命。我們若沒有發展民族的歷史的責任心，和氣魄，那我們實夠不上講革命，更不配做革命的工作了。我們若忘了世界的問題，沒有解放世界全人類的痛苦的決心，那我們的革命，我們的工作，都無結果了。因為事實告訴我們，世界上是沒有那一個人，或那一個民族，能夠單獨地生存的。

單純的國民經濟是不能成立的。我們要把國民經濟放在世界經濟之一部分上來講，才講得通的。那些國民經濟學的正統派，都是在那兒打如意算盤，自己一個人在那裏打，固然如意得很了。但是人人都想打如意算盤，大家都一齊打起來，可不是要把算盤碰破了嗎？故所以我們解決了發展自己民族歷史的使命，附帶還要解決世界問題。

許多人不明瞭自己所站立的位置，和世界人類有密切的關係。就如川邊那些趕磨牛的人一樣，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地球，甚或不知道有四川。他們只曉得過那趕磨牛的簡單的生活。但歐洲各國的兵士們所用的皮衣，和婦女們所提的小提包，都係川邊趕磨牛的人趕出來的。

我們要知道，全世界一切民族的相互關係，已是很密切，故全世界的問題，要全世界人起來

共同解決，要不然，便無從解決，不能解決。本黨不但要解決自己民族國家問題，第二步還要負起解決全世界的問題的責任來的。

所以兄弟說，本黨是站在古今中外（時間和空間的）十字交點上。

說到這裏，我們不可不明瞭中國革命的對象。

中國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呢？第一個在國際上，就是英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有國際性的，其中最強大的，尤其是在東方最兇惡的，要首推英國帝國主義。

英帝國主義的在東方，不止是中國一國的問題，是全世界，特別是東方各民族都有關係的問題。自英吉利海峽起，向東一直到澳洲，均是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而以印度為中心點，（我們中國自然也包括在內。）

因此，我們要把英帝國主義的勢力趕出去，必須打倒英帝國主義，然而中國一國的力量，究嫌太小，故非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一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共同奮鬥不可！

中國國民黨從前有一個很吃虧的地方，就是國際性不發達。

不過本黨總理孫先生，他到過世界各國許多重要的地方，他對於世界各國革命家，都是很

有聯絡的，就是他研究的革命對象，也是世界的，而非限於中國一隅的，他是把世界革命的責任放在自己肩膀上的。他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也是世界革命的導師。

就兄弟一人來說罷，兄弟對於世界革命的人物，也頗有往來，對於世界各國革命的事情，是常常放在心頭的，而我對於高麗的革命，特別關心。這或者是因為我第一次定婚的係高麗人吧。只是那時的革命黨，在尙內無嚴密的組織，同志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沒有把世界革命的事實來做教科書。就是許多站在領袖地位的同志們，也常常把世界革命的事實，革命的意義忘掉了。

自蘇俄革命成功，總理決定改組中國國民黨，改組後的本黨，始有國際性。換句話說，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但是還有許多同志，不敢站起來，負起這種重大的責任來。我們可以料想得到，如果這樣下去，那結果不出二途：不是跟着他人走，便會被人拉着走。最緊要的是：我們不要把歷史性，和世界性忘記了！

但實際上，多數的同志，都把這兩要點——歷史性和世界性忘記了。

有些人聽見世界革命的口號便怕了！他們把中國國民革命的世界性忘記了。

有些人呢，說我們就是世界革命，走世界革命的路就是了！他們把歷史性——把中國民族

發展，永遠生存，而有光輝的任務忘記了。

這時間和空間兩特性都有人忘了，故本黨同志們的地位是很困難的。但我們要堅強，忍耐，奮鬥。不能忍耐，便沒有工作；不堅強奮鬥，便沒有生命！

兄弟今天對於本黨的三民主義，和我們的工作的感想，大體是如此。

總理所著的三民主義裏面所說的，都是事實，都是問題。不過是理論上的占了一大部分罷了。現在在事實上，我們隨時隨地，都很碰得着許多問題。我們要去發現問題，分析他，綜合他，詳密地研究，以決定策略。時時工作，時時定策略。策略可以改變，惟主義是不變的，堅固的。我們要以主義做標的去求進步，求解決問題。但不要，千萬不要忘記由古至今，由中及外的歷史的和世界的任務！

以後各位有什麼疑難，有什麼問題，可以對我說。兄弟可以把所知的答覆，不是答覆，是盡所知來和諸位研究，討論。

— 中編完 —



黨人國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下〕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黨國要人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編 下

上海東書局印行

1928

573.07
212-1
2:3

11979

運動言五最時季版

黨人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下編

民衆運動的過去和將來

中國民衆運動的大發展，是在國民黨改組以後，這是人人曉得的。國民黨改組以後，何以民衆運動能夠發展？（1）政治的保障力的偉大。（2）組織能力和範圍的擴張。（3）輿論支配力的形成。而中國現代民衆運動的發展，有很清楚的兩個大段落。第一，是由同盟會推翻滿清以來，直接在同盟會導領之下的政治革命運動。這一個政治革命運動，本來是統率在 總理的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的。但是因爲（1）中國人對於現代世界文化的實際內容沒有正確深刻的了解。（2）國內的人民生活狀況，沒有急迫地要求改造社會組織的需要。帝國主義對於人民生活的壓迫，是間接的關係，不容易引起人民直接而痛切的覺悟。（3）當面的利害問題，局限於排滿和排外，對於實際的建設綱領，大家不感覺切要，一切革命力的發展方向，只及政治上形式，而不能及於生活基本的問題。（4）中國是一個重文字的國家，一切思想的進行，總離

文字不得，中山先生文字的著作太少。因是種種，總理的三民主義，雖然提倡了二十年，然在中國社會上，竟沒有起深切的反響。在大黨裏面，黨員的知識程度，不單是尙未達到發揮三民主義的地位，連接受三民主義的地位，還是沒有達到。這些都是事實，過去一切文獻都可證明。就以直到滿清顛覆，民國成立之時，中國的民衆，還沒有曉得有三民主義之名，革命黨人僅知三民主義而不知三民主義之實。既然不知，當然無從說到行了。袁世凱死後，總理經了三民主義大失敗，對於革命黨人和一般人民知識的缺陷，看得十分真切，從過去種種經驗上，認定經國刻不容緩，足以破壞真正的革命運動，足以使很正確而堅實的主義，失其效力，於是著『孫文學說』。此書既出之後，黨內和黨外，依然沒有很大的反響，只看全國思想界知識界，對於這一大書，沒有批評，沒有人做分析綜合比較的研究，在批評一切學術問題事實問題的時候，很少有人引用書中的成語，就可想見了。所以在現代革命運動上，中山先生是一個最偉大的導師，而二十餘年來，他的主義，只在實際運動上發展，不在思想運動上發展，他的同志和他所指導的門徒，在行動上能和他一致，能服從他的號令，而思想上則各自成風，不相聯屬，以致最近十年來中國民衆的新運動，在一個時期裏面，脫離了中山先生指導的中心，現出另成一系的現象。

民國二年，中國由革命而得新地位的國民黨失敗了，很猛烈地主張政治改造的言論，沉寂下去了，革命黨在內地不能立足，重新跑到外國亡命去了。在這時期當中，中山先生用很大的力量，鼓起失敗的勇氣，聯合同志，以「絕對的服從」為條件，而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旗鼓，要大家做再舉革命的工作。這一個運動，仍舊是以舉兵為唯一手段，文字宣傳，思想指導，學術提倡，民衆組織，青年結合，這些工作，中華革命黨依舊沒有十分注意。在這一個時期，國內的沉寂，一天甚似一天，有志於學問事業的青年，或到外國讀書，或在國內教學，但是在袁世凱大力壓迫之下，決沒有人敢起而作正面抵抗的。沒有階級的覺悟和團體組織的工人農夫，再也不會生出民族的覺悟。更不會站在一般民衆先頭去做革命工作。商人在那個時候勢力也是很微弱的。上海地方的工業，還沒今天二分之一的力量，中國自辦之新式的金融機關，比起今天不及五分之一。整個在外國洋行統治之下的工商業界，他們常然覺不到改革政治的重要，更感不到國家獨立民族平等的重要。中國人民的生氣銷沉，這一個時期要算是達於極點了。但是這時全世界的大勢給中國一個很大的刺激，使中國生出很大的變動，由此漸漸各方面都活潑起來，這就是歐洲的大戰的結果，一方面產生的俄國的和德奧土等諸帝國的革命，一方面協商國所領有的廣大之殖民

地間，發生很普遍的民族獨立運動。民族自決和社會改造兩個大潮流，如像狂風一樣，吹送着二千多萬死者的血腥氣，遍布在全世界。只要是生活着的人類，無論是從正面去抵抗接受，從旁面去退讓逃避，總之沒有不受這兩個大風潮影響的。至於這兩個大風潮，他是世界人類生活全部變化期中整個的力量鼓盪着進行，當然是多方面的。而且隨着民族地位，階級關係職業產業的情形，其程度內容，有很不平的表現。俄國布爾色維主義的運動，和布爾色維克的成功，不過是這當中的一種。

此時中國的情形是怎麼樣呢？袁世凱的統治能力發揮到極地而自己死滅了。軍閥官僚的運命與他實力發展地位增高成反比例，一天一天往水平線下面沉落去了。革命運動的潮流，從各種方面一天比一天增長起來了。就民衆能力來看，這幾年的沉寂當中，教習學生們，讀了一些書，研究了一些問題，養成了多少革新前進的勇氣，也造就了多少團結。商人呢，適應着歐戰當中世界需要增加，西方輸入的貨物減少，日本美國到中國投機的勇進，種種原因發了一點小財，所以上海地方中國人的商場也逐漸活動，中國人自辦的工業，和外國人投資在中國興辦的工業，一天比一天加多，而中國人的金融組織也就漸漸擴張起來。——以中國的良好地位，只能做到

這一點，真是可憐得很。照道理論這五六年中的確是中國產業復興的絕好機會。可見人才缺乏，科學不興，機械不足，材料不備，這些實際問題，不是單靠推理所能解決的。——同時產業工人加多，都市人口擴大，這些社會的新勢力以累積到歐戰終結之時，乘着各種機運，便起了一個很大的思想運動，在這思想運動指導之下，更促成一個極大的民衆運動。普遍而空泛的黎明運動發生出偉大的力量，散布在民衆當中的時候，便自自然然地，隨着時地的關係，逐漸逐漸的分化開來，變成各種主義的運動，這是第二個段落。

大家只要把 總理偉大的人格，高遠的理想，精確的主張，勇猛的努力認識清楚，把三民主義的理論和他對於世界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法，研究明白，再把這一百年來全世界一切問題展開的壓迫經過，觀察周到時，應該可以曉得全世界中，只有三個大問題。一個是民族爭存的問題，一個是人民爭政治自由的問題，一個是人類爭生活幸福的問題。除此而外便甚麼都沒有了。總理把這三個問題，歸納起來，創了一個「三民主義」實在就是解決全世界一切問題的原則。在這一個大原則的領導下面，中國的革命運動有意識無意識地進行着。雖然多數人不曉得三民主義的名稱，不了解三民主義的內容，不認識國民革命的意義，然而他的環境，使他自然脫不

了這原則之外。不單中國的情形如此，世界的情形，也復如此。如果上述的三個問題不能集中到一個革命的運動中求解決時，決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方法。全世界的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與前述三個問題無關，就斷不能只從一個方面得到解決。大戰之後，「民族自決，社會改造」兩個口號同時發生，就是爲此。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只看見他們的社會中，有勞動問題，婦女問題，所以他們只懂得講共產主義，集產主義，工團主義，基耳特主義等等，或是偏於一方，或是局於一業，到得他們的國家，爲殖民地而戰的時候，也不知不覺地，情願把生命奉給祖國了。俄國的列寧脫羅茨基，如果不是因爲歐戰當中，俄國受了那樣大的損失，而前途又那樣黑暗，那裏會脫離第二國際主張民族自決呢？世界如此，智識幼稚科學缺乏的中國人，更不用說了。所以二三十年來，只能在排滿的口號和民權的口號下面，有意識無意識地跟着孫先生走的中國人，在歐戰前後，也有意識無意識地在「被動的自動意識」下面發起一種思想的黎明運動來，而這黎明運動，當然是無確實的主張和固定的內容的。淺薄而又熱烈的青年們，被強大的俄國布爾色維克拖了去，也是很當然的現象。然而問題的真實性終久會把真理表現出來，時代的需要，畢竟會把他真正的領袖尋出來。所以多年受中國民衆冷過的三民主義，和創造三民主義的中山

先生到了這真實的需要現出來的時候，無論情願與不情願，只要是想革命的人，自自然然地，被世界的時代力催迫着，集向孫先生的旗下來了。

貪力量的人會被力量迷惑，貪知識的人會被知識迷惑，貪金錢的人會被金錢迷惑，能夠打得開這一種迷惑，在舉世昏昏當中把握得定的人實在是很不多的。時代逼迫着走向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旗下的人，既迷於武力，又迷於知識，迷於金錢。片面可通的唯物史觀，埋沒了他們的人性。於是打着三民主義的招牌，頂着國民黨的旗號而實行其破壞國民黨的計畫。他們所用的手段，就是取得民衆。他們把民衆看成一種奪取政權的材料，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只是爲此。所以他們不問民衆的實際利害如何，而只管逼着他去鬥爭，無理性的政權慾，把一切民衆，都列向迷魂陣裏去了。但是事實的真實性總是要現出來的，這一回共產黨的大失敗，究竟是誰打倒他的呢？是國民黨打倒他們的嗎？不是的，決不是的。打倒他們的，就是他們利用國民黨的招牌去組織起來的民衆。他們一直反對「爲民衆」的政治理論，他們空口講白話說「爲民衆」是資產階級的心理。他們不爲民衆，他們只爲共產黨，終被民衆打倒了去。我們看清楚這一個原則，就應該認定，凡是一個真實的革命黨，一定是要真實地把持住「爲民衆」的主義。爲民衆而犧牲，爲全體

民衆而犧牲，到底是最緊要的基本觀念。黨的政策，更是應該如此。我們看看過去一切民衆運動當中，跌倒下來的運動者和那些自命爲領袖的人，弄到被民衆視爲仇敵的，必定是做民衆運動而不能真正腳踏實地做「爲民衆」的工夫，或是欺騙民衆，或是利用民衆，或是用他種勢力來壓迫民衆。要曉得天下最不能欺騙不能利用是民衆，有時受了欺騙利用，而後來被他發覺了，他一定很嚴厲地來報復。不用說共產黨，本黨純粹的黨員中，這樣失敗的人，也就不計其數了。再講一件要緊的話罷，譬如做工人運動的人，要怎樣才能算是偉大，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領袖呢？就是要在工人羣衆，被非常錯誤而危險的羣衆心理所支配，已經全體一致決議了大罷工的時候，看見這大罷工的犧牲太無意義，敢於一個人挺身而出，能夠立刻使工人羣衆聽他的話，取消罷工的決議，這一個工人領袖是很偉大的。因爲一個人對於多數的人要造成這樣絕對的信用，親愛威嚴，用之於最危急的時候，是要從很長的日月很多的事件當中，實際做「爲民衆而犧牲自己」的工作，在多而且久的德行上，使大衆確實有了很真確的信仰，雖爲他個人犧牲亦所不惜，這樣才能做得到。專門迷信唯物史觀，講行爲而不講動機的人們，絕不承認這個道理，也絕不懂這個道理。諸位同學同志，如果你們把種種歷史的事實一一拿來細細審查，再把各人自己過去

的行爲來反省，就可以曉得我這一段話，是十分正確十分合理的。以後無論做甚麼事無論做甚麼民衆運動，千萬不可鄙棄這一個道理。國民黨以後如果不能夠確實做這個工夫，國民黨要失民衆運動的信賴，任何人以後違背這一個原則，他的政治生命，必然斷絕，在失敗之後，還要留得一個『痛苦的良心。』今後的民衆運動作法必須要確實認定下列各點：

一、要真實地作國民革命的民衆運動，必須時時刻刻，不忘記整個的民族地位和力量。犧牲固然不可苟避，而一而犧牲了民衆自生的利益和生命，同時更增加民族的損失，阻礙民族力的恢復，則萬萬不可。在過去的經驗上，我們已經曉得，平時的宣傳和組織，以及行動的指導，必須要確實而堅固。最猛烈廣大的民族主義的民衆運動，往往發生於不可豫期的時候，絕不是平空地煽動所能爲力的。如果平時的宣傳，不切實地注意養成民衆個人的團體的實際能力，給與確實而明瞭的基本智識陶融領袖和成員的高尙德性，基本的組織不真是成爲民衆自身的組織，沒有科學的分工合作的精密規畫，行動的指導，不能隨時隨處，確守理論的原則時，則民衆的團體自身，絕不能成爲堅實有力的團體，一旦到了特殊的問題發生，猛烈而廣大的民衆運動起來的時候，不但是一盤散沙，失卻統一作戰的能力，而暴虎憑河

的盲目運動，絕不能得偉大的效果。

二、偉大的民衆能力，不在臨時的行動表現，而在他自己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和活力。這一個要點，和軍隊的給養是一樣的。平時給養缺乏，戰時軍用不敷的軍隊，決不能成爲強有力的軍隊。況且民衆團體和軍隊，更是一個大差別點，就是軍隊的給養，無論如何缺乏，總是國家負責，而民衆的生活，是他自己的責任。不切實地從民衆生活基礎的安定和發展上，決定民衆運動的方針和分際，不獨是建立不起國民經濟的基礎，不能保障民衆自身的生活，而沒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和生活力的民衆，決不能成爲有戰鬥能力的國民革命隊伍。共產黨徒指導下面的民衆，最可憐的就是在這一點。他們一意把民衆趕着去鬥爭，而所鬥爭的目的，卻在破壞民衆自身的生活，在三年當中，已經由共產黨式的民衆運動失敗給我們不少的鑑。不特在中國，便是在歐洲在美洲，在東方各地，共產黨的運動，所以無處不失敗的原因，就是在此。所以今後的民衆運動，我們就各個部門，立出幾個原則。

甲、工人運動的基礎，必定是要在工業的發展上。

乙、農人運動的基礎，必定是要在農業的改良，土地的開發和地方行政的整理上。

丙、青年運動的基礎，必定是要在教育的发展，學術的進步，青年的身心修養訓練上。

丁、婦女運動的基礎，必定是要在家庭的改良，母性的保障性道德的確立，社會紀律的建設上。

戊、商民運動的基礎，必定要在一般市場經濟的發展上。

必定要把上述幾個原則，切實地把持着，一切民衆運動的工作，然後才會有堅實的合作，而國民革命的勢力，才能夠確實發展。

三、領導民衆運動的人，最先要除去的就是「取得民衆」的野心和玩弄民衆的惡習。從前革命隊伍裏的人，不曉得注意民衆的工作，雖然他們心理，也有爲國爲民的觀念模模糊糊地存在着，然而不能切實教育民衆組織民衆，自身投身在民衆運動隊裏去工作，於是雖然有爲民衆的心，終是空的。並且沒有民衆意識和力量作保障的空觀念，到了社會的利害衝突顯現出來時，不單會着忙，而且會不知不覺走到反民衆利益的路上去。這幾年民衆運動勃興起來，在革命隊伍裏的領袖們，從前這一個漠視民衆的觀念是除去了，而同時又發生一種新的毛病，就是取得民衆的野心和玩弄民衆的惡習，這幾年來，到處都看見有這樣的事，

聽見這樣的話，從前的武人們——現在固然仍舊沒有改變——是以兵作他的基本勢力，我們常常聽見說，「某人的勢力很大，他有多少兵」而他們自己的工作，也就只是把隊伍，把軍隊當作他們的私財，戰爭是他們爭地位金錢的手段，政客們呢，是以有力者作他們的聲援，以政治上的播弄作他們的手段，而目的只在自己營私。這幾年來，在政治上活動的人們，把民衆當作地盤用拖隊伍的觀念去謀取得民衆，以民衆的鬥爭爲爭地位金錢的手段。在這種潮流當中，於是也常常聽見說「某人的勢力很大他有多少民衆。」而其實他們所謂民衆是甚麼呢，仔細檢查起來，卻也好笑，羣衆運動當中喝采呼口號的聲音，還要算是千真萬確的表示，甚至兩角錢一天去租流氓來充民衆的事，也都數見不鮮了。如此的革命工作，如此的革命領袖，豈是可以靠得住的嗎？要曉得民衆決不是可以取得的。各人有各人切實的利害，團體有團體的利害，職業有職業的利害，階級有階級的利害。如果主張和行爲，處處時時，都能代表民衆切實的利害，自然民衆會贊助他擁護他。一刻反乎民衆利益，則從前擁護他的民衆，也都即刻可以變作敵人。並且在革命時代負責任的革命者，必定要能夠有爲民衆真正利益而和盲目的民衆抗爭的決心和勇氣。因爲在民衆智識不充足訓練不周

到，組織不完備，主義不確立的今天，所以才有革命的需要。今天的民衆，在整個民族的見地上來看，依然是總理所說的「四萬萬阿斗」吳稚暉先生所說的「昏百姓」沒有和民衆抗爭的決心和勇氣時，如何做得出真正的革命事業來，如果抱了一個「取得民衆」的心，那麼竟和阿訛昏君的奸逆是一樣的不忠，一樣的可鄙，還講甚麼革命。至於玩弄民衆，那簡直和鄉下人進城看燈的心理狀態一個樣子，其爲兒戲而非革命，更不用論了。

總而言之，民衆運動的前提，是要真爲民衆謀實際的利益，不可把民衆拿去作無益的犧牲，不可借民衆造自己的勢力。自己先要把主義，政策，方法，研究清楚，一絲不亂，一刻不停的努力去，才能有所成就，用敷淺的智識作僥倖的投機，與乎懸羊頭賣狗肉，是必然失敗的。

在過去三年來國民黨的民衆運動工作，離開個人的能力問題，單就政治上去觀察，最大的毛病是甚麼地方？這一個很明顯的問題，至今竟沒有人提出來研究過，真是奇怪得很。我們試想，一個政黨所爭的不是政權嗎？取得政權的作用在甚麼地方呢？人人都能答覆，取得政權是爲了實現主義，實行政策，主義政策如何能行？當然要有人才，有機關，有組織，有法律；而從社會的秩序政治的保障上說，法律這樣東西，是一刻也不可斷，一點也不可缺的。建國的工作，實際上在於

施政形式上在於立法，運用施政立法，使施政必合於法，立法必適於政，這就在教育和行政了。自古以來，無無法的國家，偏偏在國民黨的黨國工作上，創出一個例外。整天講革命，講改造政治，講保障人民利益，講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而對於立法工作，一點也不作，並且好似不許作不願作的樣子。一講到立法的問題，有些人說「現在還未到時機。」弄到無論那一件事，不曉得是非的標準何在，權力的限度何在，推行的方法何在，因為如此，於是所謂民衆運動，在民衆未會起來的時候，還不要緊，一旦民衆起來了，便鬧得一團亂糟。工人運動，攪到工人離了工場，農民運動，弄得農民離了田地，學生運動，使到學生跑出了學校。凡是組織一個民衆團體，便成立一個封建藩國。而且這一個封建的藩國，目的專在革命，事事破壞政府的紀律，擾亂社會的秩序，卻說不出他甚麼地方錯，那件事情非。工會可以隨便宣布誰是工賊，農民協會可以隨便問案，學生會可以隨便把十幾歲的青年捆來游街，而這堂堂的國民政府，竟無法過問。中國人到了不得了的時候，總是說「咳！沒法了！」這種情形真是無法無天了。

自從辛亥革命到如今，永遠沒有人研究革命黨執權後要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施行法律。這幾年來，天天講政治，便把法律忘記乾淨了。我們的政綱上，明明規定要制定各種法律，而中央永

不着手這個工作，民衆沒有法律做保障和制裁，於是運動也就成了搗亂的運動。不用說C.P.C.Y.天天在計畫要破壞國民黨，即使沒有C.P.C.Y.完全由國民黨去作，恐怕也只會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罷！固然革命的主義是一種高尚優美的政治道德，但是高尚優美也罷，不高尚優美也罷，如果不把他化成法律，請問保障在那裏，標準在那裏？黨國的情形尚且如此，無怪乎從前大學的法科常常要鬧風潮了。

同學同志們，這一個重大的責任，是大學教授學生們今後要負起來作的，至少要有幾十百個手不釋卷的人，整天做研究調查整理編制的工夫，以後才可以希望得到多少進步，只是整天喊些口號，貼些標語，革命的秩序是建設不起來的，三民主義是永不會實現的。

行易知難

——上篇——

關於政治的問題，我以前講過了許多，無論那一項都足以證明我們自己的智識經驗不充分，能力薄弱，人才缺乏。現在同志們所應當注意的，便是要大家從此下一個深刻的反省，堅確的決心，努力地以虎變爲文炳的精神，努力於革命知識的建設工作，以此爲基礎，才能救已危之國。

已危之黨。

我們要曉得，國家的獨立民族的平等，不是容易得來的，不是靠空話可以做得到的。我們一方面是要喚起民衆之革命的政治意識，使一般民衆，了解革命運動，參加革命運動。但是說到甚麼是革命，如何去革命，這一個問題，就不很簡單了。在一般的民衆，還不懂得革命的重要之先，我們先要喚起他們革命的政治意識。譬如從思想上打破他們家族主義國家主義的迷信，要他們信仰民族主義。打破他們專制主義英雄主義的迷夢，要他們信仰民生主義。我們再從整個的革命思想上，打破他們那些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的迷夢，要他們信仰整個的三民主義。這個工作是叫做喚起民衆的工作，就是確立民衆的政治觀念的工作。可是民衆們已經起來了，他們已經願意來接受三民主義了，他們決心來革命了。這革命的工作，到底要怎樣做呢？我們是不是只靠喊一聲口號，叫一些打倒，就可以走到革命成功的目的，就可以實現三民主義呢，一定不是的，我們的工作，是要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向前作去，我們一定要作得起一點真正的建設成績，才可以算是一點成功。如果一點甚麼都不能建設，我們即便是把喉嚨叫破，也是不中用的。

我且具體些說罷，當黨還未有改組之先，我們大家看得到黨的改組要緊。及到改組之後，我

們有了總理給我們的理論，有了黨的組織，有了政策的決定，有了工作的設計，爲甚麼作來作去，結果成績總不能好，而且到了很要緊的關鍵，倒又生出很大的毛病來了呢？我們一定曉得最大的毛病，是在我們黨的自身，不是在黨外的力量。譬如說到政治，我們要曉得政治和行政是兩個意義，是兩件事情。我們不能說有了多少人在政治上發些議論，做些計畫，就算行了，一定要實際去作。到得實際工作的時候，就入了行政的範圍了，固然，我們政治的人才，非常缺乏，政治的計畫，非常空疏。但是實際上，就是我們所已發表了的政策，也一點沒有實現。這是什麼原故呢？這就是行政不整理，而行政所以不整理的原故，固然，一來是政治當局應該要負責的，實在說來，照目前中國這樣人才拂底，無論任何大政治家來作，都是不容易馬上做出甚麼大成績來的。單講吏治肅清一件事，至少我們要確立幾個基礎。第一個基礎，是行政制度的確立，第二個是官制官規的制定和實施。而官吏的問題，至少養成考試，甄別，保障，幾種制度，要切實地確立起來，才可以有辦法。但是在目前呢，連這些問題應該怎樣定法，都沒有人去研究他。究竟中國舊弊要怎樣才能除得去，新利要怎樣才能興，完全沒有一點把握，壞人儘管做壞事，好人只有嘆白氣，那裏還講得到實行。再說到法律的方面，講到司法，也是人才拂底，現在做司法官的人當中，有學問有經驗而

又有革命思想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可是一旦說要改造他，倘若在今天的司法界之外，要找一班人去替代他們，恐怕要鬧到更是亂得不成樣子。尤其要緊的是財政問題。大家都曉得今天廣東財政的大毛病，是在包商制度，稍有經驗的人，他們都知道非改革不可，然而制度如何，人才何在，現在這最壞的包商制度，比較被一般貪官污吏，攪得一塌糊塗，連比較考程都不顧的，還要好些。豈不是要令我們痛哭麼？再說到法制問題，我們已經幾多回碰到困難了。每一個法案的制定，都要專門人才，不但這種專門人才很少，而且從前沒有網羅人才研究問題，豫備材料的機關。現在我想要擬定一個甚麼草案，都是無從着手。並且這個問題，從民國六年大元帥府時代直到今天，一點沒有改變。且看俄國的革命，他們在很短少的時間裏面作出來的立法成績，真是令我們不能不佩服。我們就可以曉得，這是俄國那一個社會裏面，從來就培養得有許多專門的人才，豫備得有許多使用的材料。所以他們的革命政府，能夠運用這些材料，去造成他們所需要的工具，而我們卻是空無所有。這一個重大的問題，如果不由大學的教授努力去做豫備工作，以後如何得了。教育學術兩個字，這些年來，固然說不上半點的進步，而一般人都不能把這件事看得要緊。如次下去，越是分擾得日子久，教育學術越是沒有方法求進步，人才越是拂底，而社會國家的建

設，越是沒有方法，革命的成功，越是沒有希望。

便是把黨的工作上來說，也是如此的。自從改組之後，我們的黨，因為感覺到人才缺乏，於是注意在人才的養成。第二個方面，就是政治工作黨務工作人才的養成。從今天回頭來看，這兩年來，我們所收的效果，好的在此，壞的也在此。在軍事教育一方面，我在前頭已經講過，因為時間太逼促，不能如豫定的計畫做到，但是好好壞壞，還看得出若干成績。說到政治教育一方面，無論是軍人教育，是政治工作，黨務工作人才的養成，最大的毛病，就是從前政治的教官，在不知不覺的當中，都被共產黨人占去，弄到後來幾乎成了不可治的痼疾。但何以會如此呢？這根本原因依舊不能不歸咎於國民黨的人才缺乏了。不止如此，我們即使離開了黨派的關係，看看這兩年來一切政治教育的實質怎麼樣呢？也實在是貧乏到了極點。然而這個貧乏，也真是無法可想，因為那些人的學問智識，只有如此。譬如講三民主義一科，現在各處的學校，都感覺到教師難尋。實在說來，我們黨裏，並沒有組織起研究三民主義的機關，養成對於三民主義有特殊貢獻的人才，自然結果是如此了。至於說到政治教育的組織上，從改組到如今，中央和各地辦了許多的短期間的養成所。甚麼婦女運動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青年運動講習所，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農民運

動講習所，黨務人員養成所，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總算起來，恐怕總要以百計罷。學生的數目恐怕總要以萬計罷，設備都是極簡單的，圖書和研究的材料是沒有的，講師的來源也是就地取材的，課程的配備是極不完全，而時間又是極短促的。這樣一個情形，將來怎樣辦呢？政治這兩個字，不是容易講的。革命的工作，不是容易作的。建設的人才，是不容易養成的。「行之匪艱，知之惟艱，」知是如此其難，而革命又是關係民族存亡，人類文化興衰的大事。我們所豫備的革命的教育計畫，教育工作，都只有如此。所能供實際應用的人才，只有如此。我們革命的前途怎麼樣了呢？當初滿清末代，起了一個改革的運動，生出一股熱心改革的人來。這一般人都是因為看見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每次都是打敗仗，割地賠款，又看見近幾百年來亡國滅種的民族那種悲慘，於是極力想要救國救種，想要復興中國的民族，發展中國的文化。直到中日戰爭，中國預備了十幾年的陸海軍，兵工製造，與乎派出外國去留學的留學生，在滿清政府的統治之下，竟打不過一個整個組織起來的小小日本民族，弄到割地賠款的恥辱，更加重大，於是改革運動，才更加普及起來，深刻起來，而同時要求在短期間裏面改造中國的思想，便普遍於中國的民間了。但是我們把那個時代的改革運動，分別開各種的系統來看，便可以曉得，各種的改革運動，都是隨起隨消，都是經

一回的試驗失敗，便連根倒坍，不留影子。只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是一天光明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他的外延內包，都只有逐漸完全，逐漸發展。一面領導中國人民智識能力的進步，而同時更隨着中國人民智識能力的進步，更加堅實，更加偉大。每經過一次的失敗，革命的勢力，便隨着革命經驗的增加而擴大一次。一切爲革命而犧牲的失敗者，他們的失敗的歷史，因爲成了後來革命者的踏足石，靠着他的力量，步步前進，所以犧牲者的失敗歷史，都化爲優美的民族藝術，偉大的民族詩歌。在這優美的民族藝術偉大的民族詩歌的精神感化裏面，建設起「知之極致的信」來，使後來的革命民衆，確信革命的指導原理，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正確而真實。也使後來的革命民衆，了解革命的工作，就是從種種實際的工作上，建設三民主義。一切個人和團體的勢力消長，名譽地位的成敗，都是過眼雲烟的幻影，唯獨三民主義自身的發揚光大，才是真正革命的成功。同時更使後來革命的民衆，確實了解要把革命的工作建設在革命的信仰上，就要建設在革命的知識上。知是信的起點，信是知的極致。不正確不精密的知識，建設不起足以把自由，名譽，生命，財產，一切都犧牲乾淨爲革命而奮鬥的信仰來。中山先生所創的三民主義，並不是很單純地由直感直覺的主觀的救國救種的感情由破壞一切舊勢力舊制度的感

情建設出來的，他是把由古到今由中及外之世界的政治經驗經濟經驗作基礎，把各民族的革命歷史作基礎，用很精密很正確的科學方法組織起來的。他的革命的信仰，不是幼稚的宗教迷信，而是純化了的感情，是很多複雜的知識累積起來經過很嚴密的檢點很確實的證明綜合組織成功的「知之極致。」這許多年來，在革命的旗下，犧牲的人是多極了。這許多犧牲者，都是成就三民主義的證人。然而仔細檢別起來，犧牲者自身，有許多是具備了行易知難的行，而不是具備了行易知難的知。所以三民主義，只成就了渾然一氣的民族的藝術詩歌而沒有成就精密的政治科學真實的國家建設。今後我們所要做的是三民主義的工作，在知的方面，不單是了解總理所已歸納起來的結論，而是要很切實地了解成就 總理的思想的各種基本知識，要切實地應用 總理刻苦求知的科學方法，更要很忠實地應用一切更新的知識，更精密的方法，去成就三民主義的建設。要一步一步的建設起澈底的知，造成確實而有力的信，才能領導起全國的民衆，聯合起全世界的人類，一步一步，爲永久的將來，造成不可磨滅的歷史，使後來的人們，踏着我們所努力建設起的歷史階梯來前進。

在過去若干年的革命工作當中，常常引誘我們的同志走錯路的，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

希望革命在短期間成功。有希望十年成功的，甚至有希望五七年成功的，甚至有三兩年成功的，這是大大的錯誤。更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把因應時事的策略看重，把根本意義的主義看輕。因為這一個觀念錯誤了，於是一切工作，不肯作永久的計畫，不能作基本的工作。一切打算，往往不是「實際的」而是「投機的」，不成爲「爲公的」而成爲「爲私的」。這一點在革命者的觀念上，非痛加洗刷不可，現在我想細細地辨別一番。

我們看得清楚，革命的失敗，是受投機份子的害。什麼叫作「投機份子」呢？就是不爲民族的生存民衆的幸福而作實際的革命工作，只是想利用革命的風潮，希圖僥倖贏得自己個人一個短時期間的地位和權利。要仔細追求投機份子的來源，先要仔細了解現代的投機心理，要明白了解現代的投機的心理，先要了解「商業的自由競爭的制度」和「以勞力爲商品的工銀制度」。這兩種制度，造成了現代之盲目的生產制，把整個經濟的生活社會，化成了無政府的社會，調節一切社會生產，只有一個投機。在一切人類的勞力、技能、知識，都變成了商品，而一切人類的行動，都受着商業的買賣程式支配着的今天，「支配的世界」裏的人，要完全除卻投機的心和投機的行爲，是很不容易的。我們靜看商業的投機市場裏面的人，把一切人類的工作成績，

都作爲賭博的資料，我們把自己的生命，整個交給運命神仙手裏，而自己卻都迷信自己的聰明睿智，以爲可以操縱他人的運命。在市場裏面緊張的空氣當中，那些投機者，都會受了狂人。他們時時很機警地防慮着失敗，盼望着成功，而終沒有一個投機者能建造出事業，沒有一個投機者不是終歸失敗。即使他自己早早回心，免卻了及身的失敗，而這一種壞教育，留在後人的模範裏，也是造成失敗的影子。至若要盼望投機者有常恆的意志，有扶持顛危的情義，這當然是絕對沒有的。秋天的紗花市場裏，做多頭的人，時時希望天天刮大風，下大雨把棉田打壞，棉花可以因出產的減少而漲價。可是一旦他的心機一轉，把多頭割了轉做空頭的時候，便立刻變了一個心理，希望天天出太陽，棉田收成十倍，可以壓低棉花的市價。這一種很奇怪的投機市場的組織，是今天支配全世界市場制度的原則，是支配生產力生產資料和生產產品的調劑師；但是同時造成經濟恐慌，危害實業基礎的副作用，也就無與倫比。而且中國的投機市場，和全世界的投機市場比起來，更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因爲中國自身並沒有大的實業，中國的市場，根本上是賣外國貨，中國的棉業市場，充滿了的是英紗，印紗，美紗，日紗，中國的金銀市場，是充滿了外國輸入來的大條，中國的證券市場，是充

滿了北京政府所發行的毫無財政基礎的空頭票，此外也就是外國公司的證券。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在中國市場上所起的投機狂，是什麼東西呢？就是買賣外國輸入品的熱狂，而他的作用，就只是替外國的工業品造大量的銷路，和倫敦市場推銷滿怯斯塔的貨，紐約市場推銷美國貨，孟買市場推銷印度貨，大坂市場推銷日本貨，本貨的情形絕對不相同。要明白了這一個經濟的實況時，也就可以明白「政治的投機心理」和「政治的投機現象」。我們且把經濟的投機和實際的區別點做根據，比較研究在革命進程中政治的投機和實際革命工作的區別點何在。

(一) 實業的意義 在一定之經濟的生產原則之下，以一定之資本，勞工，技能，組織作一定之分工協作的生產工作，造成生產物，供給社會生活的需要。同時企圖從再生產的資本累積中，贏得一定的經濟利益，這是實業的本質。

(二) 投機的意義 在自由競爭的交換市場之下，以很小而不定的資本勞力，利用市場的競爭制度，操縱社會實際生活的需要供給，和生產品的集散，企圖專從社會的資本，勞力，技能，組織所造成的生產品交換之時，地，量，的變動中，博得不確定的利益，這是投機的特質。就上述兩個定義裏面，我們看出來了，實業是以造成生產品為特質，而投機是一無所成，實業是

企圖以確定的生產計畫和生產工作為特質，特質只是利用社會的力量，操縱社會的需供。實業是永遠累積起再生產的資本，而投機的結果就只是私人的浪費。但是經濟上的投機，我們有法根本絕他沒有呢，這就是要從社會經濟制度的全體來看，如果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制度，一天不能夠根本改造，不能建設起真正名副其實的「國家管理的國民經濟制度」，則投機的事實，是不能滅絕的。並且在自由競爭制下，一切產業都具有商業性，則一切實業，都具有投機性，沒有投機性的，只有從事幾種職業的人，一種是朝朝暮暮披星戴月的農民，一種是時時刻刻作事勞苦工作的工人，一種是得很少的報酬，把生命去抵換的士兵，其次是以自己的智識技能，從事於很確實的工作之低級的自由職業者。而這各種人當中，最沒有投機性的就算是農民。他們只有很刻苦地工作，一切人間辛苦，都能忍受，而他們的工作成績，就是維持人類生活的最要緊的糧食。我們看看，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一切經濟制度都歸結在資本主義一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的功能，一方面增加了經濟的生產力，而一方面製造出市場的投機病，今天社會革命下的各種主義者，只要是革命的，都是注意在如何能夠破除商業的市場制，而以國家管理去替代他，其實就是要根本打消投機市場的制度。可是到今天，人人看到投機市場的危害，還沒有發現出很確實的

好方法。三民主義的目的在救國，而他的政策是要「建設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經營民有民治民享的實業。」必定要達到這一個目的，才能根本上廢除一切經濟的投機，乃至商業的投機。目前中國的經濟的要義，第一是在增加生產力，第二是將增加的生產力，導之於國營國有之途。然而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品充滿了中國的市場，時時刻刻刺激着中國的市場，製造出投機的組織和心理。使中國市場中的人們，忘記了中國沒有足以自給的實業。這一個重要事實，只能閉着眼睛，為銷流外國貨而作投機的行動。同時以這一種經濟的生活為背景的政治社會中，受着經濟社會的反應，也就充滿了投機份子和投機的行爲。尤其是很偉大而普遍的革命事業當中，每到一個發展的時期，一切靠政治為生活的人們，都夤緣奔競，來集於革命黨的旗下。然而甚麼是革命者甚麼是投機份子的區別，確是清清楚楚。我想把種種事實歸納起來，下一個定義。

(一)革命的意義 在一定之革命的主義之下，為實現其主義，集合同主義之人造成偉大的勢力，以犧牲的精神，作分工協作的永久的革命工作，造成實際而永久的革命建設，謀人類文化之發展是為革命，具備此要點而努力的團體，是為革命黨。具備此要點而努力的個

人，是爲革命者。

(二) 政治投機的特點 無一定之理想與信仰，在各種政治勢力的集散起伏當中，企圖利用社會多數人對於政治的趨向操縱他人之政治的主張或事業，博得私人政治的名譽地位，攫取公共的利益，是爲政治的投機，作這一種政治生活的人，是爲投機份子。

就上述兩個要點看來，我們很明白地可以分別革命者與投機份子性行，正如普通政治上所謂「政治家」和「政客」的性行區別一樣。

一、革命者必須有明瞭堅確之一貫的主義，而投機者則否。

二、革命者的事業，是爲永久普遍的民衆利益而以犧牲的精神，和犧牲的行爲，改造腐敗的政治腐敗的社會。投機者的企圖是爲滿足私人的慾望而操縱政治。或是趨炎附勢，而圖博得地位與金錢。

三、革命者在革命工作進行最艱險的時候，能夠不怕死拚着性命爲整個革命事業奮鬥，在平時能夠足踏實地努力做很平常很切實的建設工作，——爲基本文化而建設學術和教育，爲政治而建設行政，爲社會的改造而建設民衆的產業，爲發展民族的民衆戰鬥力而建設

有紀律有訓練有技能的軍隊，為發揚人類的民衆的生存意義而建設文藝等，——投機者在平時是趨附和享樂，在艱險的時候是逃避。

投機份子和真正革命者的不同，我們很容易明白。就空間性說，革命者是為公，投機者是為私。就時間性說，革命者是有永久的意志，投機者只是臨時的趨附。就時空的統一性說，革命者是有堅確的主義，投機者是隨人學語。「漢人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這是很明白地說明政治的投機者性行的一句痛心話。

所以我們對於革命的事業，我們必須要信奉一個統一時空的主義，為實現我們所信奉的主義，要永久不斷地的努力，要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要作「日新又新」的刻苦是屬的工作。在時間上，千萬不可存及身成功之想。倘若一旦錯了念頭，希望十年八年乃至五七年二三年成功，會不知不覺地陷入投機心理的危險。在空間上千萬不可只作個人的或是派別的利益打算，而忘卻了民衆的民族的人類的利益，「天下為公」是革命者的基本觀念，基本精神。只是時時刻刻固執着這一個精神，自然不至腐化。我們要做基本工作，要做實際工作，不好只希望虛偽的成功，一時的得意；不好單是喊口號，不好安於一知半解，更不好安於錯知錯解。我們要

知道，一知半解的害，有時候竟會大過不知不解。總理說「先知先覺者發明之，後知後覺者宣傳之，不知不覺者實行之。」我想大家更要認識「錯知錯覺者搗亂之。」我望我們的同志要立真正革命的大志的根本，要從認識主義的求知工作作起。

——下篇——

前篇說了許多話，結果我們得了一個什麼呢？「行之匪艱知之惟艱」就是我們一切的結論。我們同志過去一切的錯誤和過失，一切無代價的犧牲，都是「不知而又不努力以求知」的結果。當年 總理在時，我們全黨的同志，有這樣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而不能夠努力地在總理的領導和教訓的下面，把黨國的基礎建設起來，許多同志，很明顯地懷疑 總理的主張，反對 總理的教訓。以致三十多年當中， 總理所主倡的三民主義，不能夠有很光明的發展。直到 總理逝世之後，三民主義的名稱是布滿全國了，連鄉村的小學生，都沒有不知道三民主義的名詞的了，然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依舊不能夠闡明， 總理的建國綱領，依舊是只靠着 總理所自著的文字而僅存。許多怠惰的黨員，依舊是隱藏着懷疑與反對，中國國民黨的名義越是擴大，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工作，倒越是消失， 總理所遺留給我們的建國綱領，倒越是

被人忘卻，根本的原因，都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對於總理的主義的認識，不能正確深刻，所做的工作，便不能真實周到。「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知是信的起點，信是行的起點，不知無從立信，不能立信，何從說到實行。今後我們要真實把三民主義從事實上去實現，如果不懈努力做求知的工夫，則一切事業，斷不會建設得起。

我們是就三民主義之理論的建設來說罷，這一個工作，決不是輕輕鬆容易做到的。第一我們要從各種科學上很精密的建設起三民主義的基礎，我們先要把現代的科學發展起來。如果連現代各種科學的現狀，尚且不能明瞭，各國的思想學術的研究工作，尚且不能有相當的成績，何從說得上新的建設呢？我們看馬克斯主義在今天的世界思想界中，何以能取得一個領導的地位，這決不是單靠馬克斯自己的有限的著作，而是靠着近代幾十年來許多信崇馬克斯主義的人，從各種專門的科學上，造起馬克斯主義的基礎。研究考古學的人他們從種種發掘的材料裏，去證明唯物史觀的價值。研究人類學的人，他們從各種民族的文化發展上，去尋出唯物史觀的材料。研究法理學的人，他們把馬克斯的經濟學，還原到法律制度上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法理學。研究社會學的人，他們把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用來作建設社會動學的基本原理。研究生物學

的人，他們把達爾文主義，拿來作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研究物理學的人，他們應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做馬克斯的辨證法的規律。及至倫理學家。建設馬克斯主義的倫理學，美術家音樂家也應用他們的藝術能力，發揚馬克斯主義的戰鬥精神，革命情緒。我們如果單把馬克斯主義者的著作聚集起來，真好像一切科學，都在馬克斯主義籠照之下一樣。馬克斯主義的偉大崇高，和他的理論的精密完備，能夠統治一切社會科學，說明一切社會現象，完全是靠着許多信仰馬克斯主義的人，從種種專門的學問上分工合作建設起來的。一個革命的理論，必定要成就了這樣一個勢力時，他才有整個的建國的力量。因為社會的生活是多方面的，社會的文化，是靠分工合作兩個重大精密的效用，在一定的秩序組織之下，成爲很適當的配合。而這一個配合必定要互相親和，好像化學上的化合作用一樣，才能夠誕生出整個的社會文化來。一個民族的標準理想，一個社會的根本主義，都必定要能夠支配全體，說明全體，才能夠成爲最高理論。同時這最高理論的建設，又必定要靠多方面的精密的知識經驗，去證明他擁護他，才能夠完成。所以一個最高的社會指揮原理，他的成立，恰好是像社會生活之物質的分工合作一樣，有很適當的配合。一個民族的團結和繼續存在，尤其是他的政治的生命的成立存在，斷沒有不靠着一個共同的主義，可

以結合得起來的。而這共同的主義，也斷沒有不經過多方面的生活意識生活經驗的證明，可以完成的。總理之偉大的三民主義的理想，他的意義，是把從古到今，從今到永遠的將來之民族的生命，結合在由中及外的人類全體的生命上。這一個偉大的理想，是建設適應於全體人類的永久生存之中國民族的最高生存意識。我們要能夠在社會文化的分工合作的意義上面，從許多方面，把一切生活經驗去證明他擁護他，把這中國民族的最高生存意識建設起，然後我們中國民族的一切社會部門，才能各自完成他分工合作的生活，而同時全體的民衆，才能以共同的生活來創造共同的生命。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理論，好像是一個偉大的設計家設計出來的一個都市全體建築圖，這一個渾成的都市設計圖，一般的工人，是沒有方法拿來直接按程計工着手建築的。這一個設計圖的完成，必須要應於地的內包外延，由很多專門的技師，學者，美術家，教育家，體育專家，各自認定一個部分，用很精密的專門科學智識，在造成實施的設計圖，在任何一个部分，都要能夠運用世界上最新的學問，最高的理想，最精密的計算，才可以設計得起，各種部分的實施設計圖成功了，更要再由偉大的總設計師，在全體的配置上，做過很精密而偉大的整理計劃，配合到很適宜，然後這一個計劃才算是成就了一個可以按程計工的設計圖，到了這一個

程度，還不能便確實實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經濟的設計政治的設計，是作實施的總決定的，材料從何處得來，勞力從何處得來，如何配置，如何運用，在財政的籌劃上，應該怎樣，那種工程宜先，那種工程宜後，才可以適合，這樣才算是設計的完成，達到了可以着手實施的地步，等到着手實施，當然又隨時會生出新的經驗來，從前所計算認為很確定的，也許有不少的改正不少的更動，我們試把世界許多專家所設計的中央都市計劃一看，就可以曉得一個工程設計，單是理論的工作，已經不是容易，而且不是少數部分的專家所能蕺事，則更不是單純的理論所能成功的了，何況一個建國的指導原理，要用到實際建設上去，這理論的完成，豈是輕輕容易的嗎？

自從本黨改組以後，我們中央，是很感覺人才缺乏，於是盡力於訓練人才，這兩三年當中，所舉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學校，不下幾十種，畢業的學生，不下幾千或者是過萬，在任何一个訓練班養成所裏，第一感受到的困難是甚麼呢？就是三民主義的訓育。全黨的同志，都說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而要找一個教授三民主義的人，却是登天之難，而且各處學校裏面所講的三民主義，各是各的理論，各是各的批評，且不說內容好不好對不對，而單就各人所講完全不同這一點論，已經是最大的缺陷。我們想想，三民主義是國民黨最高指導原理，對於最高指導原理，大家的認

不能一致，不能正確，不能有豐富的知識，精密的條理，全黨的意志何從統一，感情何從融洽呢？大家在黨的生活上，對於黨內的個人，常常有一種批評的觀念，就是說，某人的意志不堅定，某人對於某人，感情不好，而對於堅定的意志和融洽的感情的來源，不去下深刻的觀察。意志是人類生活意識的統一力，構成這一個統一力，是有許多事實的原因，生理的特長和生理的缺陷，人人都具有的，而所具的特長和生理的缺陷，在各人的社會生活上，尤其是在鬥爭的生活上，絲毫不能隱藏地表現出來，感情也是如此，人類的生活本能發揮的時候，應於他的環境，生出選擇和排拒的作用來，這選擇和排拒的心理的表現，普通就用「感情」一個稱謂去說明他，各人所處的地位和他自己所決定的生活方針不同，對於同一事物的感情的表現就不能一樣，「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就是這個道理。生存在同一個社會裏，如果建設不起共同的生活意識，何由去作共同的工作呢？逃走的本能和恐怖的情緒，排斥的本能和嫌惡的情緒，戰鬥的本能和憤怒的情緒，親愛的本能和保護的情緒，都是同一個人所具的性情，而這諸種的情形，在社會的生活上，常常是形成人與人間的相對性。愛的對面是惡，攻擊的對面是逃避，這是一種的方向，這些人所同具人所同然的性情，不是決定社會生活的原因，而是社會生活的結果。只有整序的求知

的能力，才能抑制各種一次性的單純的感情發動，而造成多次性的統一的高尙意志來。未知的問題不求知，已知的問題不更求精密的知，只依賴自己先天的性情的自然發動去強制他人先天的性情的自然發動，於是處處受制於社會既定的環境，於是只能受支配於環境而不能改變環境。即使改變了環境，也是一時的社會心理的幻象而不成有實際的組織不成能繼續的制度。一個人站在了在講台上高唱擁護三民主義，而自己對於三民主義不能有很精確的知識時，一定有一個最大的恐怖。這個恐怖是甚麼呢？就是怕人來質問，因為外來的質問是不可豫期的，自己如果沒有確實的認定，沒有解決一切問題的豫備，一旦逢着不可豫期的質問，使會陷於「遁辭知其所窮」的苦境。我們的黨，是負起以三民主義為原理原則而建設民國的責任，多方面的社會實際生活，都要靠我們去排列他，整序他，改造他，任何一個問題，我們都負得有以三民主義為最先的而同時又是最後的決定去解決他的義務，倘若這一個義務我們不能履行時，就是我們的失敗，理論上的空虛就是召來事實上的缺陷，這一層是我們所要深刻地了解，刻苦地工作的。

俄國的革命是以共產主義為指導的原則，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在各派社會主義的理論當中的確算是比較最有科學的價值而同時是尊重科學的方法的，崇信馬克

斯主義的俄國共產黨人，到得實際掌握了政權的時候，他們才得到一個最辛苦的經驗，這個經驗是甚麼呢，就是「共產主義不能實行，」必須回頭再用實際所能行的新經濟政策。甚麼叫新經濟政策呢？共產主義者為要維護他們所慣用的理論，於是用種種方法去說明他，而其實際新經濟政策，依然就是歐洲行社會政策的國家裏面所採用的很普通的政策，新經濟政策所賴以實行的機能，依然是資本主義的經驗所構成的社會經濟機能。在俄國共產黨當中經過很大的爭論而現在仍舊不斷地爭論着，卻是終不能不如此的原故，就是因為共產主義是沒有設計的空論，而實際的社會生活卻需要有設計的實際方法來解決，社會實際生活所需要的分工合作，決不能用沒有實際機能的理論去滿足他的。試看脫離茨基在第二回共產黨大會中的正式報告就可以知道了。所謂新經濟政策的意義報告的第一節，敘述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及其目的，其最初的一段大意說：

「我的演說，不是報告過去一年間的業務成績，而是說明今後的方針，我在作此演說的時，覺得確實有決定我們所行的新經濟政策之經濟的原則之必要。在第四次共產黨國際大會的席上，我們俄國的代表，和他國的同志，曾經討論他國是否也須經過俄國所行者新

經濟政策這一個課程。在這時候，我們一齊解答說，新經濟政策這一個東西，將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或為推移於此建設，一切勞動國家，既經是利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手段方法及機關的制度，是必然要經過這一個時代的。不過因國情之不同，其經過期間，有長短之別，難易之差。一國的文化程度越高，國民教育越是普及，則新經濟政策經過的時代，越是短縮，當然是不用論的。

何以一切勞動國家，當其最初的一步，非利用資本主義的制度利用資本主義市場的方法及機關不可呢？因為在各種經濟的分科之間，分配生產力及生產資料，現在還沒有別種新的方法。在中央集權的，計畫的計算的新方法，尙沒有創設之時，便不得利用舊式的市場制度。這是新經濟政策之一般的公式，然而這一個說明，尙不足以包括俄國現狀下面的特種意義，俄國的問題，更有他的特點。

在我們俄國裏面，說到勞力與生產資料問題，第一就要逢着都市和農村的互相關係，因為農村是俄國人民主要的事業。在歐洲諸國，為要使勞力和生產資料的分配正當，在一個期間當中，以市場及其機關為必要，則在俄國，對於市場所行的買賣，第一便應該要調節都會

與農村的關係，這是俄國所行的新經濟政策的特色。現在我們先要自己問自己，我們行了新經濟政策之後，兩年當中，我們的目的，究竟達了沒有，或者是有幾分接近沒有？

現在我們先就要曉得我們的目的，究竟何在？我們行新經濟政策所欲達的目的，第一個根本目的，就是在增進一國的生產力，務必能適合於勞動國家使之就社會主義的進路：「

我們讀脫羅茨基的報告，得到一個甚麼意義？如果我們不是種種羣衆心理的幻象蒙蔽着的，我們一定確實了解兩件事情。第一，一個政治的指導理論，決不單是理論自身所能實際應用，必須要有確實的方法，而所謂確實的方法，必定是不能離現實的社會生活經驗。最高的理想，常常是推動社會的進步的主力，然而他的建設，必須要在很切實的現實的必要上做起。俄國的共產黨徒，他們到了實際當權的時候，必要的實際問題，逼着他們要求解決時，他們才曉得從前所知之不足，才曉得「批評的知」不能當建設的設計來用。馬克斯的批評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推翻了，而不能便推翻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一個新的建設未起時，一個舊的制度是不能消滅的。第二所謂新經濟政策依然是「建設在舊制度上面之新觀念的政治」新經濟政策的新，是一個觀念的新，而不是實際理論的新，他們的新，對於社會主義，尤其是對於馬克斯主義

者的共產主義，在觀念上是新的，而對於世界已發現的政治的指導理論，決不能算爲特創，他們爲了迴護共產主義的理論，於是替這一個『建設在舊制度上面的新觀念政治』穿上許多新衣服，而其穿新衣服的人，依然是從前的人決沒有改變過。我們把俄國過去幾年當中所經過的事實和他們所現行的制度來看，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我們都只能得到三民主義正確的證據而不能得到馬克斯共產主義正確的證據。共產黨政治的新經驗，是從事實上，說明馬克斯主義過去了。三民主義的確是後來居上，不單是可以作指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原理，而且是世界一切政治的指導原理當中最富於說明能力的理論，可以解答一切新的現象，可以支配一切新的問題。但是要把這一個『可能』建設成功『實際』是要我們運用世界最進步的科學，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做起。我們要先建設起我們的知，然後才領導得起國民的行，所謂完成的主義，是要運用在一切社會生活上的，所以主義的完成，不能不靠各種生活經驗的科學去作建設他的材料，這一個責任，是今天任何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所應該努力工作，不能再自暴自棄自欺自誤的。如果大家了解一個國家的建設，是要全體的民衆，一致努力，在很嚴格的分工合作的原則上面，各自擔任一部分的任務，永遠奮鬥下去，不斷的努力，不斷的繼承，不斷的創造。要能夠把世界

最進步的科學，最進步的科學方法，用來作建設三民主義的基礎，然後三民主義的內包外延，才能夠不斷的發展，不斷的進步。要把一切專門的科學，都整序得起，把三民主義的原理，確實地建設成知識世界中的最高指導原則，一切專門的智識，才能成爲三民主義的建設材料。我們再看，最近幾十年當中，馬克斯主義在一切社會主義的當中，得了一個甚麼地位？就是馬克斯主義，形成了一個聚水的大湖，一切社會主義的源流，都流到這一個大湖裏來，同時這一個大湖，又再成爲大的水源，分成若干條的河流流了出去。流進來的水，各自源流不同，流出去的水，自然灌溉區域更不同，然而經過了大湖的諸水，都起了混合作用，到得流出去時，量和質便都受了馬克斯的影響。但是到了俄國布爾色維克執了政權的時候，馬克斯主義不是一個能夠實行的方法，不能作一切思想當中最高的領導，才從馬克斯主義實際的缺陷上，表現到我們的面前來。總理說「俄國的革命，實在是行我的三民主義，而他們自己不知道，他們建國的新經濟政策，不是他們的發明，而是應用我在若干年前所發明的建國方略的原則，可見是行之匪艱知之惟艱。」一個俄國的共產黨人，當民國十三年時候，到廣州來見總理，他和總理討論了許多理論問題之後，很慨嘆地說，「我們費了幾年的犧牲，爲建設共產主義而努力，我們不斷地努力工作，今天回

頭一看。計算一下過去的成绩，才曉得我們過去的成功，只是民族主義的成功。」這一種嘆息的聲音，在一個方面，是證明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偉大和切實，而在一個方面更是證明了「行之匪艱，知之惟艱」的原理。這一個俄國人所說的話是很確實的：我們看俄國的革命，他的實際作用何在？在國際關係上，他們消極的作用，就是停止了帝國主義的戰爭，提出了一個民族自決的原則，在他們的國內，造成了一個民族的聯邦，廢棄俄皇時代以一民族壓倒他民族的制度，實施各民族自由聯合的制度。蘇維埃聯邦憲法的宣言當中，很明白地把他們建國的實際，是在民族主義的理由，已經舉了出來，宣言上說：

「在紳士團的當中，不和，戰爭，民族的壓迫，和侵略，依然很盛，勞動者所指導的蘇維埃的經驗，是證明無論外國的封鎖武力干涉，和內亂，怎樣情形困難，都有根本廢絕民族的壓迫，實現諸民族同胞的共同動作之可能，同時這一個經驗，更證明各共和國之密切的經濟關係，和資本主義的國家所加於各共和國之危險，更足使各共和國不得已而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家族。這一個家族，是由蘇維埃聯邦之任意的條約創造起來的。」

俄國在建國上所能行的是共產主義呢還是三民主義呢？在他的新經濟政策，證明了共產

主義純然是一在空洞的理論，總理民生主義原理所創造的建國方略，乃是名實相符表裏如一的實際的指導原則。而蘇維埃聯邦整個的建國規模，更是很明白地證明共產主義在民族的世界裏面，是毫無所能的理想，只有總理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乃是澈上澈下名實相符表裏如一的指導原則。但是被共產主義的空論所生出的歷史感情支着的俄國共產黨人，他們終不懂得認識三民主義。不單如此，不能很明瞭地認識三民主義的俄國共產黨人，到得國力稍為充實了外國的壓害稍為減輕了的時候，他們建國時所排斥的民族的壓迫，被他們在觀念上實行共產主義一個虛偽的迷夢，輕輕地無意識地引了出來，以武力和金力為後援而宣傳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和十年前以武力和金力為後援而實際的運動大斯拉夫主義，同樣是對於民族的自由世界造成重大的擾亂。帝國主義之為不可能的世界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為不可能的世界主義，同是因為超過了理論和實際的分限。比起總理天下為公的三民主義，很明白地認識全世界的民族要各自建設其民族的國家為實際造成世界主義的途徑，正確與不正確，相差是很遠的。最近幾年當中，東方的局勢和世界的局勢，很顯明是兩個不可能的空想的世界主義——實際是一民族統治諸民族的潛在意識的自然發動——互相搏擊，為爭統治東方諸民族的權威

而製造第二回的世界大戰，這一個很悲慘的「不和，戰爭，民族的壓迫」由睡在民族統治的床上做共產主義夢的俄國的虛偽的觀念政治，逼促到十二分的速度進行着，在這樣危急的局面之下，努力地建設三民主義之理論的基礎，而使之成爲確實樹立得起傳布得開的革命原理，不單是建國救國的唯一途徑，而同時是救濟東方諸民族，使之脫離受不可能的世界主義支配，自由地團結起來建設天下爲公的大同基礎的唯一途徑。能行而不能知的俄國民族之錯誤的虛偽觀念，使不知而不能求知之幼稚的中國青年，錯入歧途，用其名而不建其實之怠惰的國民黨員，更是把幼稚的中國青年，趕向歧途去。過去三年當中所經過的種種錯誤，種種失敗，和現在依然存在着的種種錯誤種種失敗，應該是我們最明顯的指路碑，我們以後不好再走錯誤了，不可再隨意亂跟着人叫口號了。由晉朝東遷宋朝南渡兩次重大的「民族的墮落」而造成的民族病，中國民族的衰弱，已經到了極了，以後每逢着一次外力的侵凌，便受一次重大的打擊，而民族的老衰病，便越是增重，現在這一個病人，更逢着最困苦危險的境遇了，四圍的各種流行病，很猛烈地流行着，老衰了的中國民族，於是很容易受流行病菌的侵害，昏庸和粗暴的醫生，很熱心地走攏來，各自使用他錯誤的醫療方法和蠻幹的手術，總理用深刻的民族經驗和精密的世界

智識以四十年努力所經驗而得來的確實的醫案，反被人閒卻，眼見得這一個重病患者一天一天趨於危態，我們要曉得，一個口號就是一味藥，一個運動就是一回的手術，當這樣危急存亡的時候豈是可以隨意下藥隨意施手術的嗎？同志們大家猛省呵！「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要實際建設起救國的三民主義，我們老衰了的民族，才有一綫的生路呵！

同志們！我們很忠實很深刻地，把現在國民黨內的情形想一想，豈不是令人欲哭無淚嗎？誰人不想把黨組織好，誰人不是很苦惱地東奔西馳，想謀同志的團結，然而一些是「學而不思則罔的盲從，」一些是「思而不學則怠的空想，」一些是「暴虎馮河的亂動，」至於「天下為私」的積私財，說私話，結私怨，報私仇，用私人的人們，更不用說了。總理給我們的理論，綱領，章程，方略，和過去幾年當中所已經建設起的種種知識的成績，誰也不理誰也不問。除了作生意的書坊店裏，還替我們編輯了一些人所共見的 總理遺著，和斷簡殘篇的不重要的章程而外，幾乎改組以來的文獻，都要無所考查了，還不要論到大者遠者。未知者不求，已知者輕棄。從中央以至於地方，任何機關，任何個人，都不懂得作累積知識整理知識的工作。於是過去的犧牲，都成了過眼煙雲，過去的努力，也變成秋風落葉。不時時刻刻求繼承，自然不能時時刻刻作創造。不惟自己

不了解求知的途徑，連尊重已知的成績的念頭也起不來半點。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各自以一知半解的零落知識，判斷千頭萬緒的國事，以一時一刻的感想，決定意圖行之久遠的方針。如此浪漫不羈，浮華不實，亂雜不理，昨是今非，東偏西倒，暮四朝三，團體無可據之法，個人無可依之理，一個人在一天裏面，早晚尙且意見不同，更何從求得大家的信守，更講甚麼組織，說甚麼團結。譬如就個人問題來說罷，全黨之中，中央幹部，不過二三十人，二三十人當中，居左右大局地位的，不過數人，何以紛糾之多，竟至如此。甲說乙非，乙評甲錯，到得事敗垂成的今天，和癸丑革命失敗後至攻攘的情形，差不多將要一樣，究竟誰是誰非，誰真誰假呢？只要把過去的歷史做證明，把總理的遺教做原則，把黨的章程做尺度，細細一量，便可以曉得，凡是紛糾的起因，總由於做紛糾當中的的人，各有過失，決不會是某人全是某人全非，如果有全是全非的明晰區分，決不會成爲互結不解的紛糾而會變成斬釘截鐵離散，現在國民黨內的一篇細賬，公道地評判起來，欲求全是全非，實在是斷不可能，要想圖根本解決，除非大家澈底下一個決心，從自己的思想上改革起，各自訴諸良心，不再只責他人之非而文自己的過，不再只從人的是非美惡上去找原因，而要從實際的事實問題上去求解決，我敢沉痛地下一句斷語，國民黨的一切錯誤，一切失敗，只緣不明瞭主

不確信主義，不努力做主義的建設工作，而所以然的根原，都由不確信「行之匪艱，知之惟艱」的基本原理，所以未得政權的時候，覺得事事都有辦法，而一旦拿到政權，便弄到日暮途窮，事事樹立不起。我們把過去十幾年的歷史仔細想想，就可以曉得，今天世界上實在沒有一個足以阻止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力量。而最可憐的，乃是中國的國民，建設不起一個能負建國責任的革命黨。今後唯一的希望，只在全國的同志，尤其是負得有學術上的責任和現在學徒生活當中的一切教授學生們，要確確實實，立起不盲從，不苟且，不怠惰的決心，做行易知難的真信徒。以求真知者起真信，以持真信者發展真知。而後革命的實際工作，乃能在確實的繼承和確實的創造上面，作有秩序有力量的發展。集合起全國的真革命黨以戰場上拚死的將士們破敵的精神，提挈全國的青年，造成「能知不能行的知，」再用這能知必能行的知，領導全國的民衆，努力於「不知也能行的行。」要領路的不是盲人，而後走的路不是瞎路。總理所給我們的一切知識的遺產，是我們努力向上的踏足石，是我們努力前進的指南針，是全體民衆一致結合起來，建設中國民族的新生命的原動力，而世界一切人類給我們累積起來的一切知識一切實用的科學，是我們建築的工具和材料。

民族的生存，不是容易得的，今後很劇烈的民族鬥爭，在各種的形式上表現出來，而很猛烈的鬥爭，就是武力的戰鬥，我們不是天天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嗎？我們試看過過去的一切歷史，一個衰弱了的民族，要想獨立起來，如果不能戰勝侵略和壓迫，那裏可以獨立得起。今天中國的實際情形怎樣了，如果我們不切實地努力作真實的革命建設工作，從各種方面，豫備起真實力量，在十年之後，中國民族真正和帝國主義者決戰起來，不曉得要犧牲多少無代價的生命。大家總該曉得，在歐戰當中，死亡的人口在二千萬以上。然而以德國為中心的東西戰場，真正的戰死者，不到三百萬。其他在俄國地方，在巴耳幹地方，在小亞細亞地方，因饑饉，瘟疫和無意識的宗教慘殺而死的，足有一千幾百萬。這一件事，足以使我們曉得，沒有真實的科學文化建設，沒有造成真正能應用現代科學的分工合作組織的民族，經濟的生產不能獨立的民族，一旦到得劇烈的民族鬥爭的時候，由戰爭之副作用而發生的民族死亡，真是悲慘得很。大家試想，中國如果和帝國主義者開戰的時候，在帝國主義者包圍的當中，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封鎖了的時候，情形怎樣？

一，我們號為農業國，而我們現在每年食料品的輸入，年年加多，前年已經到了一萬萬兩以上。米的進口六千一百萬兩，麥粉的進口一千五百萬兩，糖的進口，九千萬兩，只這三樣就是一

萬萬六千多萬兩，這還是稅關估價，比之市場價格，當然還要少些。如果我們不能趕快圖農產品的增加，到了戰時，一受敵國的封鎖，我們的國民，就有許多因糧食不足而餓死。

二，中國自古以耕織立國，而現在我們國民所穿的衣，一大部分靠着外國的輸入品。就前年的統計說，棉花進口七千萬兩，棉紗進口四千萬兩，棉布和其他棉製的衣類進口一萬萬五千六百萬兩，毛織物，麻類，絲織品的進口，共四千餘萬兩，三樣合計就是三萬萬兩以上，其他染料等尙不在內。如果我們不趕快發展衣類的工業，不趕快發展種棉和畜牧，一旦在戰時受了敵國的封鎖，我們的國民，就有許多因沒有衣穿而凍死。

三，我們醫學幼稚，製藥工業更一點都沒有發展。國民對於衛生知識訓練，社會衛生組織的設備，更是十分腐舊。每次國內戰事，陣亡的將士，不如因傷病而死的多，已是一個悲慘的說明。如果在對外戰爭的時候，戰區擴大，人員加多，戰場的士兵戰地百姓，會因沒有醫藥不懂衛生而傷病瘟疫死。

四，今天的戰爭，完全是科學能力的比較，是經濟組織，工業組織的比較。中國的科學如此幼稚，製造能力如此薄弱，造艦，造船，造兵，以及航空工業，鐵道工業，無論那一樣，沒有不是毫無人

才，技能，組織，之可言，一旦和帝國主義者戰爭的時候，兵艦和兵艦比，槍和槍比，砲和砲比，飛機和飛機比，唐克和唐克比，一切軍事工業和軍事工業比，軍隊的組織和軍隊的組織比，訓練和訓練比，統帥力和統帥力比，作戰技能與作戰技能比，交通機關和交通機關比，我們樣樣都比不上，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將校士兵要戰敗死，我們的百姓要被敵兵蹂躪死。

我們要爭民族的生存我們要爭主義的勝利，就要切實地以決死的心，一息不停地努力於科學的建設，要曉得現代的戰爭是「國民總動員」的戰爭，是「工業總動員」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我們如果只記得鼓舞國民打倒帝國主義，而不努力作決死的準備，不努力求科學的建設，我們民族的生命從何建設，主義的勝利從何保障呵！

同志們呵！大革命是不可逃避的，中國民族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大決鬥是不可避免的，時代逼着我來了，過去的教訓也儘夠令我們覺悟了，快快醒來罷！

要爲革命而求學，祇有求科學的發展，才是革命實力的發展。

要爲三民主義而求學，要切實把三民主義建設在最進步的科學上，三民主義才能完成。

要爲豫備和帝國主義決戰而求學，只有科學能力的獨立，才是國家獨立的基礎。

要爲民衆利益而求學，只有科學的發展，才能發展民衆的食衣住行。『行之匪艱，知之惟艱。』

三民主義的國家觀

總理三民主義的講演，曾給三民主義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這個各位同志都通通看過的。總理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是一句很重要的話。總理又把主義二字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力量。所以我想我們第一要認識的就是主義，最先是思想這一點。我們就要問，這一個主義是從什麼發生的，爲什麼要發生三民主義？總理已說即是救國主義，但這個思想發生的背景是什麼，爲什麼會發生這樣一個三民主義的思想？這些都是我們要有正確的了解的。三民主義即是救國主義，所救的是國，但國是什麼東西？這一點是我們應該先明白的。我們看 總理的救國約三民主義，第一部是民族主義，這一個最要認識得清楚，在民族主義上，總理把國家構成的內容和理論，同大家說得很明白了。總理也把民族構成的要素，同大家說明白了，現在我想把這兩個意義，即國家與民族的意義，再簡單的和各位講講。

現在中國的青年思想界中，對於這一個救國的意義生起疑惑來。我們的國家是什麼？我們的國家是在那裏？我們又說要以主義建國，那麼，國家不是還沒有嗎？不是的，我們的國家現今是未亡的，是還有的。所謂建國是要建一個國家的新基礎，中國今日最重要的工作是救亡，這一點在青年的頭腦中沒有弄明白，致有時會糊塗起來。

普通一般人講國家的，都說國家是有三個要素，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主權，這三個合起來便成功一個國家。

我國的土地是什麼？現在說要建國，建國的綱要是什麼？說要救國，救國的綱要是什麼？中國人民的基礎是什麼，我們要救的是誰？就這一點關於人民的問題，我們要看清楚後，才能了解現在建國的權力，國家的主權問題，是拿什麼民衆做基礎，那些民衆要應握有權柄。

現在中國有多重的問題，有的已發生，有的將要發生，這些都靠我們來解決，我們在革命的進行當中，應該很明確的認識自己的責任和明白這歷史的事實。

我們知道，國家的意義和民族的意義，在總理的演說中都說得很明白，並把二個不相同的界線分得很清楚。總理從歷史的事實上看出造成國家的力量的基礎，和構成民族的力量基

礎，是有一個大區別的。造成國家力量的基礎是建築於武力上面，世界歷史上無論那一個國家，他的成立和強盛都必是靠武力的，所以用武力的霸道的便是國家。總理把民族構成的要素分爲幾要點，而歸結到自然的文化力，說民族是以文化爲基礎的。這是總理在民族主義的演講說明白了的。

現在，總理說我們中國講民族的意義，除普通一般的意義外，更加上一個概念，就是說，在中國來講，民族就是國族。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們試把中國今天民族的現狀來看，我們知道中國民族是以一個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礎。中國人民說是有四萬萬，這四萬萬當中，是同一個中國的民族，因爲數千年的中國歷史看來，中國是一做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當中建設起來的。故可以說在中國民族即國族。

但我們來看看，中國國內是否只有一族？不是的，在中國現在疆域內是不止一族的，其中最顯著是二個，這兩個特殊的不同的民族，一是蒙古，二是西藏，又如苗族回族雖然人數很少，但也是一個不同的民族，不過事實上，他們沒有獨立的必要和能力。至於滿族現在已經沒有了，已同化於中華民族了。即如蒙族也應分兩部講，內蒙古一帶民族因爲接近中國本部，故也同化於

中華民族了。故就事實上，第一由於雜居未盛行，而以一民族爲本爲基礎形成一個政治經濟生活的集團，致與中國本部有區別的，在北方有一個外蒙古，在西南方有一個西藏。

現在外蒙古的民族團體，在一定的疆域上已經建起一個獨立的蒙古民國來了，他們以自已蒙古民族爲基礎建設起一個民族的國家了。

我們中國國民黨對於蒙古民國究竟取什麼態度呢？事實上本黨幾次發表的文字，總理屢次與蒙古國民黨員見面的談話，都表現出二個態度來：一是承認蒙古的獨位，並願意幫助他們，一是對蒙古民國願取聯合的方法，共同一致，來完成以民族的自由聯合爲基礎的中華民國之國家組織。故現在本黨雖尙未有專對蒙古的政綱，拿來做宣傳的根據，但本黨的態度是很明顯的了。

那末，我們說在中國民族卽國族這一個意義能把蒙族包含在內麼？我們很知道民族是以文化爲基礎，是在同一的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和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上面構成的，我們把今天很通的概念，卽民族是以文化自然力爲基礎，國家是靠武力才構成，這一個概念來講，便能夠明白今天中國民族卽是國族這一個很重大的概念了。那末，我們便很容易來解答，中國

民族卽國族這一概念對於蒙古民族適不適用問題了。我們決定說，現在是不適用的。至少我們還得文化的統一上，用許多工夫，事實上做到兩做民族在文化上面的一致結合，才可以叫作一個民族，也才可以叫作一個國族。這是我們應得認清楚的。

第二件我們應注意的是西藏問題。

要藏民族有好幾百萬人，比蒙古民族還要多，並且藏族是以同一的宗教爲基礎的一個很守舊的，半開化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族生活集團，形成藏族的國家。這是從古代一直到現今都是如此的事實。當滿清時代，西藏只不過一個藩屬，政治上仍歸刺麻掌握大權，故事實上仍然脫不了西藏的貴族專制的政象。這是到而今還未改變的。

現在事實上西藏人已漸有獨立的要求，這個要求是什麼樣的心理呢？這是我們可以推知的，他們是要建立藏族的國家，脫離中國藩屬的關係。同時，我們要問，這個心理，是何從發生的呢？這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們可以說一說，

第一重大的近因，要算是近百年來英國侵略西藏的猛進的一個事實了。英人常常教唆鼓勵藏人，要藏人起來反抗中國，英國可以幫助藏人。原來藏人在清政府治下多年，雖說是與中國

脫離了一樣，清政府未曾過問西藏內部一般的政治，然而從過去事實看來，滿清的政策實在多使藏人不滿意，時有壓迫他們的事實，故藏人要想獨立起來，完全脫離中國的羈絆，而實際上他們並未覺得漢族和滿族有什麼不同的關係，更不知道清政府統治中國與現在民國政府統治中國，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因為他們的智識實在還淺，故易受英人的唆使聳恿，而有今天的事實。

現在不特西藏有這麼的現象，而且蔓延到川邊特別區了，打箭爐以西的民族關係和藏族相同。他們反抗中國的一般的運動，很是普遍。滿清末年曾在那裏設了四十多縣，但現在大部分脫離中國統治了，西康在事實上已無縣治，仍恢復會長土司的舊狀了。

我們中華民族革命的同志，因為在民族獨立運動上，本身民族問題十分過於迫切，故未把以上的問題提及，在我們同志一向未過問蒙古未幫助蒙古的當中，蒙古民族已自己站了起來了，而西藏民族反抗運動的事實，我們中國人民政府以及本黨也尚未注意到，致使英人在那裏作弄，這是一個缺憾的事。我們中華民族應該使藏人覺悟起來，使他們知道中國民族和西藏民族是處於同一的地位，係同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尤其受英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為最利害，兩族應該同時覺醒起來，聯合成鞏固的戰線以打倒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帝國主義，這樣，中藏民族

已是站在利害相同的地位，感情自能融洽，才不致受外人的挑撥致自起衝突了，但有一個要點就是我們要在事實上表現出我們是願予國內一切民族平等自決權利而不加以侵略的。

再說，我們講救國最先要國家的界線看清楚，第一個要義是要在民族的意義上確定國家的意義。我們要建什麼國，要救什麼國，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我們非注意不可。我們是主張以三民主義造成國家基礎的，以三民主義為救國建國的基礎，這樣，則國家的概念非常清晰正確，不致如普通一般人所有的朦朧的概念了。我們三民主義第一要點便是主張民族的國家，要以中華民族為本據，以建設起民族的國家，但為什麼要確定這一個界線呢？這是很明顯的道理，因為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我們要救國，要以黨建國，故不可不確定國家的界線，照上面所說的界線確定以後，我們的努力，我們的工作才有明確的目的，才有成功的希望。

在民族的國家的意義上，我們要曉得，對於國內一切民族是主張一律平等的，對於散在國內的很小數的民族，則完全以政治力在平等的條件上面統治他們感化他們，這是很小的問題，如苗，彝，羅，等族的問題便是。至於對於大的問題，如蒙古，西藏的問題，則以尊重獨立為原則，以平等的自由的聯合為原則。然後能認識三民主義革命的意義在這裏，並可以知道以三民主義建

國救國的意義也在這上面了。

換一句話說，我們要建的新中國要救的中國，是以中華民族為基礎，以對於國內外民族一律平等為原則，故對於各民族的獨立運動，不特許可他，還應該贊助他，應該尊重他，這個問題，不但在理論上有這樣處置的必要，就是在事實也必須如此。如蒙古的獨立建設民國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如果在民國成立初年，我們中國國民便覺悟起來，一方尊重他們的自由平等，一方促進他們與中華民族大聯合，那今天蒙古民國的獨立應該能夠與中國民族獨立運動更密切些。更有關係些。現在我們對於西藏便得趕快注意了。

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所謂國即指民族的國家，在這個時候，我們的革命工作，可以分為兩個，一是積極的，一是消極的。消極的工作必在積極的工作之先。我們消極的最大的工作，是要把壓迫力打倒，把帝國主義推倒，要這樣做，必須把一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聯合起來。

現在在中國國內已發生一個重大問題，即是藏人的獨立運動。上面我們已知道，英人在那兒唆使藏人，鼓動他們對於中國人的敵愾心，我們對於這事應取什麼態度呢？我們要尊重西藏

的獨立，尊重西藏的自由，這層工作是爲聯合被壓迫民族以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之一，要這樣，然後我們革命的基礎才穩固，然後帝國主義才容易打倒。

帝國主義的國家在東方最利害的便是英國，在廣州的同志，都知道要猛烈的努力的對抗英國，這是因爲有一個香港係英帝國主義侵略南中國的大本營，但要曉得，英國的本據是在印度，若不把印度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則不容易達到打倒英帝國主義的目的。同時，我們又要曉得西藏民族，他們所居的地位是介於印度與中國間，是一個重要的民族。我們認爲中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而中國革命與印度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是占主要部分，固然我們希望二國的革命運動能從海道聯絡，但是大陸上的連絡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故本黨現在有一重要工作，是喚起西藏民衆，使從事於革命運動，並須使藏人認識他們的運動是爲求西藏民族的自由平等，並須對他們明白的解釋本黨主張民族的國家，和主張二族以上得以自由的平等的原則聯合成一個聯合國。我們對於西藏的革命運動要極力贊助，這固然是我們的三民主義有這樣的主張，不能不努力實行，而爲完成革命的目的計，更必須如此，因爲西藏革命運動，可以做中國革命和印度革命的連鎖。我們在消極方面，應以打倒英帝國主義爲重要的工作，故必須喚起西藏民

乘，聯絡印度革命，而在積極的建設方面也應照這樣做法。

這樣，我們對於西藏問題已得了一個解決的原則，即把民族和國家的意義看清楚以後所得的原則了。把上面講的問題明白了以後，我們便可以知道三民主義即是救國主義。所謂國是什麼？就是民族的國家，即是中華民族生活的本據，故一方要把凡妨害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的，及侵凌中國獨立自由發展的帝國主義的力量驅除出去，故一方要打倒帝國主義，我們不特認定非連絡他族不可，並且確切認明若不努力於扶助弱小民族獨立的工作，則國民革命的重要內容會不完全，東方革命運動和中國境內革命運動的意義會變成錯誤。

今天我們爲什麼要提出這個『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來講呢？因爲在現在中國對於救國運動，有二個不同的主張與觀念：

一個是三民主義的，

一個是國家主義的。

我們是反對國家主義的。我們不是說國家主義者就是同從前滿清政府裏賣國的人一樣，他們亦確實要中國獨立平等，但他們的理論不顧事實的問題，這是很奇怪的，因爲他們只有一

半的道理。一半要自己獨立得到平等，還有一半是不要人家獨立，不許他人平等。這個從什麼地方看出來呢？自他們對於蒙古和西藏的言論和見解看出來，故他們的是只有一半的道理。

我們的三民主義的救國運動與建國運動，和國家主義的是不同的。我們對於蒙古民族的獨立運動，是承認的，對於他族的建國運動是必贊助的。否則，只有自己可以要求獨立平等，而不許他人有同樣的要求，這在理論上完全失了根據，就是在實際運動上來說，也失了很大的幫助，失了幫助是自己吃虧，理論不足是不合道理，故所謂救國必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做基礎，才是真正的救國，救國才有意義，才能永遠成功。

這實在係由於世界的需要：因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獨立存在的，必然須在互助原則上面才有民族間的和平。各民族間要和平，則免不了有對反和平的強大民族的戰爭，但這種戰爭是為該民族的自由，國家的獨立，這種戰爭和帝國主義者間因利害衝突而起的戰爭完全不同。這一點是要注意的。

三民主義所要救的國，是以民族為基礎的。並非說那些以一民族單純的武力為基礎，以一民族的經濟力去侵略人家的國家，這種國家是三民主義所反對的，故救國的意義，必須在民族

主義中去認個清楚，然後才能認明救國主義的意義。在中國，民族即國族，不但是理論充足，而且事實上也必須如此，才能有合於三民主義的真意義。

本黨的政綱，和隨時發表的宣言，對於蒙古雖沒有表示過什麼主張，但我們從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時，蒙古代表和總理的談話，以及許多同志和蒙古代表的談話，可以看得出，中國國民革命必須承認蒙古民族的獨立運動，必須承認西藏的獨立運動，雖則西藏人的獨立運動還未很顯著，但中國人應準備贊助他，並且這種工作也很接近了，你看現在四川漸漸完全在國民革命勢力下面了，等到實際的工作——即關於黨務的政府的和建設的實際工作——發展後，我們對於西藏快要有努力的機會了。這一點在事實上，我們應該很明確的認識。

我說過我們是應該反對國家主義派，但有人要問，我們也承認國家主義派是講救國的，三民主義也說是救國主義，也要救國，既大家同是救國，為什麼又要反對他們呢？這實在是因為有一個大不相同的要點，我們說的國，非主張以武力為基礎，必須以民族為基礎，而民族的基礎係文化。我們所要救的國係民族的國家，所要建的國也是民族的國家。要曉得在今日民族衰弱當中，而仍在那裏做國家主義的夢是很不對的，不特不可能，而且是不合理，現代的中國。在現代的

世界情形中看來，自己當然很迫切的要求獨立平等，但若自己有了自由平等便算，而不要他人也有自由平等，這不是很矛盾，很不合理的嗎？明瞭這個之後，便知道在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中，同志對於國家主義派的态度，應該怎樣了。

很多同志因為未明白這一個要點，對於朦朧的國家主義派，以為國家主義是與三民主義相似，就如西遊記上說的，唐僧有一天行到一個地方忽然在空中有三尊佛相走出來，唐僧以為是像真佛，弄得沒有法子，就是醒獅派他們也說他們是真正的三民主義者，這麼一來，同志更疑惑起來了，於是生出下面說的三個態度來：

一是反對，因為國家主義的名義與我們的三民主義不同故必極力反對。

二是走開，他們以為國家主義實在有點和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相同，似乎是名異實同的東西，因此覺得很麻煩，碰着國家主義派的時候便以一走開了事。

三是拉攏，他們以為國家主義和三民主義實在相像，故極力拉攏他們。

這三種態度都是不對都有錯誤的地方。我們必須要認明三民主義救國的意義與他們的不同，所要救的對象即國家的內容也是不同的，故我們不能與國家主義派來合作，並不能與他

們在主張上爲友，我們的態度不建築在感情上，而是在實際的主張上。

在前頭我們已略爲討論到國家是什麼的問題，現在更進一步，研究一下國家的本質是什麼？

第一先從國家的內容看。在歷史上看來，從古至今有多少種的國家組織？把他分析一下約有下面幾種：

有的靠一君主或皇帝之力以統治的，

有的靠一貴族的力量以統治的，例如中國過去的事實便是這種，書經上有說，「以親九族，九族既睦……」這個以一貴族統治國家的形式，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見，四川有種蠻族當中，到現在還保存這種國家組織的形體。

一是資產階級的國家。這一種可從歐洲各國看出，在日本過去幾十年間也可看出。在這一種國家裏，也有一種所謂民權的選舉權。但這種選舉權只限於有財產的階級，換一句話說，有財產的人便有民權，無財產的人便得不到民權。這是一種階級的國家，但不是人民的，不是全體人民的，而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

這一類的國家，他的統治權都握在很少數人手裏，要他們才有主權。所以在這種國家組織之下，形成二部分的人羣，一個是統治者，一個是被統治者。統治者就是那些君主，貴族，資產階級。被統治者就是一般的人民，大多數的民衆。雖由多人組織成功的國家，但統治權在很少數的人手中。這個不是完全的國家組織，應該廢除，重新改造。

三民主義要建的是什麼國呢？是不屬於上面說的三種，而是民族的全民衆的國家。中國民族的地位在衰弱的位置，在不平等的地位下面，故我們要起來救。但如何才能救？救起以後要建設什麼？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現在來說一說實際的工作。第一步便要從民族的意義着力，即是總理遺囑所說的要喚起民衆。第二步便說到我們所要建的國是什麼了。我們要的是人民所治理的國家。統治權握在全體民衆手裏，非少數人可以壟斷的，也不是少數人才於主權管理，而是大多數人，全體民衆有管理的權。什麼人去建設這個國家呢？由人民自己來建設。要人民有能力有權柄自己建國，才是我們的三民主義的真意義所在。故我們反對少數人拿權去建國，主張多數人拿權來建國。

我們要問怎樣去拿到權柄呢？從這一個發問點，我們便能知道，以前的主權是在什麼人手

中，控制國家的是誰，看清楚以後，方才可以知道工作的方向。

第一點，在辛亥革命以前，是滿清政府很少數的官吏助着大清皇帝掌住權柄，

第二點，滿清滅亡以後，在各處實際上拿到了權柄的是軍閥，一般腐敗的官僚政客是幫助着軍閥去拿權，而幫助官僚的是土豪劣紳以及種種流氓地痞訟棍在歷史上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中國政治是給少數人，不從事於生產的人壟斷去了。

再政治上因最近十幾年來經濟上發生變化，國內有新工業的組織，而以上海附近發達為最快，最近五六年來，江蘇浙江的新工業都漸漸興起來了。從前的商人只講在商言商的不理政治的，但現在的情形變了。近來在長江一帶已現在商人管理政治的現象了。每遇政變，商人都出來說說話，而大多數民衆有出來主張過什麼嗎？可說是還沒有這個運動，就是有也不過很少數的人，在商人的情形怎樣呢？他們不特主張什麼，且站在一定地位上面來出主張。現在，則多數工人也來出主張了，不過他們還沒有站在有政權的地位，只在民衆運動上做些工夫，雖在有工人組織的地方，工人也起來說話了，但惟有在國民政府下面，他們才能得自由的說話權。還有最大多數的農民，完全站在被統治的地位，從來沒有站在政權的地位上面說話。這是因為他們是在

多重壓迫之下，致使不能得到政權，不能恢復他政治地位的平等。

我們建什麼樣的國？我們一方要把少數人掌握住國家統治權的事實做對象，同時又要對外爭回民族的平等地位，爭得民族的獨立自由，而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自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束縛中解放出來，故第一要打倒帝國主義的壓力，凡一切以不平等條約權利來壓迫我們中國，我們民族的，都要拿來打破，這層可以歸結到民族主義的民族意義上看出來。

我們要以大多數人全部的民衆為建國的基礎，以民衆掌握政權，這是第二層屬於民權的意義的。說明白些，就是什麼人來建國？國的基礎是什麼？就是民衆。國家是為人民而建造的，是要由人民自己來建設的，即是要人民才有政權，而不是由少數人去掌握政權。

故我們建國的第一個意義是民有，第二個意義是民治，即國家是為人民而造的，故屬於人民。國家的政治是要由人民來管理，所謂民治。所以我們說救國建國須有一定的界線，定了界線，然後知道我們說的國的意義，與他人的不同。

還有一個第三點，極其重要，就是我們要從經濟上看中國。中國今日的經濟地位是怎樣？工業商業的狀況又怎樣？我們看見，中國的痛苦是在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國內實狀，被壓迫

到了什麼田地呢？講文化，文化落伍，講工業，幼稚而且失了發展的希望，講經濟經濟，落後不堪言狀。要曉得經濟落後，經濟地位不能增高，即中國人民生活不能良好。故我們的民族的國家，當由人民民衆自己起來建設，由民衆握權柄，爲全體人民來造成人民所享用的財產，處理民衆的財產的分配，這是第三意義即是民生的意義。

所以我們說建設民衆的國家，國家的主權由民衆掌握，國家爲人民的生活，建造民衆共同享受的財產。即是要包含第一民族的，第二民權的，第三民生的，三個意義。簡單的說，是要人民造民衆掌握政權的國家，國家造民衆平等享用的財產，故在國民政府之下，有一個標語說：

國民政府是爲人民造產的政府。

這一個標語是把本黨的任務說明白了。

我們要確切的認識清楚，以一民族爲基礎來造的國，以人民全體來掌握主權的國，才是我們所要救的國，由國家來管理人民的生產事業，國家爲增進人民的生活來發達產業，這樣的國家才是我們所要建的國。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的意義，必定要在這上面去看，才能弄得清楚正確。

反過來說，三民主義的國家基礎，第一不是以一民族壓迫統治他民族的，第二不是由少數人掌握政權的，第三不是為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是負擔增進全體人民經濟生活的責任，即是要替人民謀生產之增加，謀分配之適宜的。這三點是我們救國的本義。

再，我們把國家的意義弄清楚，便可以曉得：（一）自己主張民族獨立，故不能反對他民族的獨立，不特不反對而且願意扶助他；（二）三民主義的要點，要使全部民衆起來參政，行使四個直接民權，即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複決權；（三）要由人民造的國家，去解決種種經濟上的矛盾，使窮國變為富國，使窮人的生活變為豐衣足食居安行使的生活。

現在把這三要點說明了，可知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所說的國的意義，是與普通國家學者所說的國家意義不同。

在一定地域，同一民族，為民族的獨立存在，和發展，由全體民衆掌握政權，建造國家，由國家負擔起為人民的共同生活來製造財產并求得財產分配的平均的責任，這才是三民主義的國家的意義。

明白了這個，三民主義的國家的意義，然後我們許多工作的內容弄得清楚，許多工作容易

進行，國民革命才能迅速成功，三民主義才能完全實現。

三民主義與民衆的革命

各位同志，各位兄弟姊妹，今晚舉行這個盛會的目的，諸位都很明白，我們爲紀念革命領袖，中華民國的國父，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明日是孫先生誕生滿六十年的紀念日，六十年前，中國生了一個救星，中國民族，衰弱了一千年，中國國家，亡了二百五十年，這時中國民族中，才生出一個偉大人物，便是孫中山先生。先生在六十年前的明日，生在世上，此後中國民族，才有了一個很偉大的復興希望。要振興我們的民族，建設我們民族的國家，這一個的偉大的意義上，很熱烈的紀念孫先生，把孫先生的事業，繼續起來，此後中國民族，才能有獲得自由和平等的可能。

從歷史上看，晉朝東遷以後，日日受異民族的欺凌，中國民族，本有創造世界的文化，統一世界的文化的力量和功績。然而因爲後代的人，不能努力，以致異族侵入，中華失據，六朝，五代，被壓迫於強暴野蠻民族數百年。宋朝以來，蒙古入主中華，中國民族，更形衰弱，滿清又統治中國二百餘年。在這前後數百年的當中，中國民族，不曉得自強，不曉得自立，完完全全養成了一種甘心被

治，甘心屈服的奴隸根性。我們愛國的感情，全被壓服，雖然有了四萬萬人，但是一旦把創造文化的能力喪失，建設國家的能力，也就隨着消滅乾淨，一面滿洲壓迫，一面受歐洲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民族在兩重壓迫之下，既不能對內抵抗滿清，便更沒有能力抵抗帝國主義諸國的侵略。這時中國才有孫中山先生出來領着我們革命，喚醒全國國民，一致起來，恢復我們民族的國家，把我們民族的地位提高，把我們國家的基礎造起。

孫先生致力於這一個偉大的工作，已有了四十年的歷史，他在努力革命二十五年之後，直到十五年前，才推倒了滿清，達了第一段的目的。但是中國民族，一則屈服於專制政治之下，二則科學文化的基礎，完全沒有，所以雖然名義上的中華民國成立了，實際上民衆仍舊不曉得自己起來組織，行使民權，建設國家。從前許多革命同志，被名義上的中華民國招牌，把他們的革命精神壓住，拋棄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和軍閥官僚妥協，於是民國的政權，落到滿清遺孽的軍閥官僚之手，終於生出袁世凱的迪克推多。民國二年的革命戰爭失敗之後，孫先生重新把革命同志團結起來，百折不回，勇往直前，迎着世界革命的進展，將中國革命事業，同民衆展布開來。人民的覺悟，一天深廣一天，革命的組織，也一天強固一天。不幸孫先生在民衆起來革命的時候，便逝世

了。但是先生雖死，而他的主義，卻是蓬蓬勃勃地得着民衆的信仰。去年孫先生逝世以後，全國各地沒有階級，男女，宗教，職業之別，都一致表示很真誠的追悼。孫先生的主義便從這一個時候，很普遍的灌輸到中國全國民族的心裏，於是中國的革命，從此劃出一個新時代。孫先生在日，是孫先生領導着革命的同志，爲民衆去革命，孫先生逝世後，民衆接受了孫先生的主義，在孫先生的精神的感化和理論的指導之下，自己覺悟起來，自己勇往直前的去革命。

明天是孫先生逝世後六十年，孫先生逝世後一年有半，在這個時候，各處的民衆，都豫備着盛大的遊行，盛大的紀念，廣大的宣傳，這些覺悟的事實，是孫先生的主義發揮光大的表現。孫先生主張民族主義，現在的民衆，大多數是都知道努力打倒帝國主義，要求中國民族的自由平等了。孫先生主張民權主義，多數都能起來組織，實行他們革命的權利，建國的權利了。孫先生主張民生主義，現在全國的民衆，都曉得起來，要求他們生活的改造了。孫先生的主義，在民衆的當中，已經到了黎明期。孫先生死了，孫先生主義生了。六十年前誕生了一個爲民衆創造革命主義實行革命事業的偉人，今天民衆自己，實際上建設起革命的主義，實行起革命工作來。

孫先生死了，孫先生生了，孫先生生在那裏，生在民衆當中。我們的孫先生在那裏，我們的孫

先生，就是我們的民衆。

孫先生告訴我們，要我們拿三民主義來建造民國，現在廣州沒有人不曉得要革命，沒有人不曉得拿三民主義來革命。這是我們真正革命成功期快到了。

民國元年，孫先生從外國回到中國，南京政府成立，那時祇有孫先生一人努力三民主義的建設，只有孫先生一人到處講演三民主義，那時能談講三民主義的，只有孫先生。以三民主義建中國的道理，那時的人多不懂，三民主義，大多數人不明了，現在的人，都知道以三民主義建造國家了。我們要如何做法呢？孫先生告訴我們有兩條道路：一是消極的，一是積極的。消極的是打倒敵人，積極的是建設民國。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洋奴，和一切反革命的勢力。當面的第一個敵人，就是軍閥。所以我們的第一步工作是打倒軍閥，軍閥打倒，在國內便沒有可以阻礙我們民衆革命勢力發展的大力量了。帝國主義者自鴉片戰爭後，時時刻刻在壓迫我們，所以第二步工作，要中國能戰平等，便要打倒帝國主義。今天我們的工作，到了什麼地位，現在革命勢力，已至長江，壓迫人民的三大軍閥——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這些受帝國主義的接濟壓迫人民的，已經被我們打倒兩個。中國本部軍閥，已失了中心。在中國國內的帝國主義的屏障，已被我

們打倒一半。以後我們便把剩餘的軍閥，同時把依附軍閥的官僚，洋奴來肅清，——國內反革命的勢力肅清，則壓迫人民，離間人民，挑撥人民的東西沒有了。我們國內各級各部，可各自組織，來預備更大的工作。今天紀念孫先生，是我們的預備，四十年來孫先生為中國謀獨立平等，我們對於這個責任，要作更大的預備。國內反革命的勢力肅清以後，全體人民便要一齊起來，和帝國主義者來決戰。我們要把中國國內肅清，中國人民才能鞏固團結，才能和各被壓迫民族來聯合，大家聯合之後，才能和帝國主義決戰，才能擊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國民黨天天紀念孫先生，國民黨要天天努力工作。我們看看前敵的將士如何？他們是為全民爭獨立求平等，建設安樂的社會與國家。我們也要像他們一樣，時時以革命工作的努力，以犧牲一切的精神，來紀念孫先生，要喚起民衆，要同胞了解。大家要認清，從今天起，我們要預備。我們要預備什麼呢？第一步是肅清國內軍閥，官僚以及擾亂中國的一切反動的宵小餘孽。第二步是中國革命的力量直接與帝國主義決戰。

孫先生告訴我們革命的時期有三：一是軍政時期。二是訓政時期。三是憲政時期。我們看，我們的軍隊步步發展，敵人的軍隊步步後退，我們後方日趨安全。前年的現在，廣州街上，不能做生意，遍地是賭場，今天的廣州，革命軍訓練很好，各級人民都能安居樂業，可知廣州軍政已發展到

了相當程度，到了訓政時期。

今天有了羣衆，要羣衆來接受國民黨的建設計劃，黨的工作漸普及於全體民衆，現在大家一直向前，一面援助前方的同志，打倒一切軍閥和反動的勢力，一面要努力一切建設的實際工作。建設起真正的民衆的國家。建設起一切科學的工業。預備應用我們所建設的實力，聯合起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衆，去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我們革命勢力鞏固了的地方，就是做實際建設的地方，就是要實現我們主義的地方。

明天要一致起來作喚醒民衆的工作。六十年前得到一位救中國民衆，同時又是救世界民衆的救星。明天這一個紀念日，要把孫先生的主義，政策，告訴民衆。把革命的工作告訴民衆，作更廣大的進攻與建設預備工夫，這才是紀念孫中山先生的真正意義。

孫先生雖死，他的精神不死。他還有兒子沒有死，他的兒子，就是國民黨。國民黨是中國的民族，爲中國的農工商人男女老少全體的民衆，拚命前進，拚命去謀幸福的黨。是全國民衆自己的黨。孫中山先生說：『能知必能行，』孫先生同時又告訴我們說：『不知也能行。』中國國民黨，要把這個任務負擔起來，努力前進。同時要全國民衆明白國民黨的策略與主義一致的努力前進，

時時刻刻要前進，革命才能成功。

田中之今昔

上 昨天的田中中將

我們要曉得，近十五六年以來，中國的政局變動，沒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這十五六年當中，除了我們總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動，是主動的獨立的以外，握政權的人的行動，幾乎盡是占在被動的地位，而大多數是被帝國主義的勢力支配着。帝國主義者叫他東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東。總理死後，許多人，對於俄國也是一樣，共產黨更不用說了。「操之自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中國人失卻了建國的能力，這是一個最大的證據。所以 總理說，「不平等條約不廢除，中國不能夠得到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則永無統一的日于。中國不統一，最大原因，是中國人自己失卻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外國。同時一個外來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財力的外國人以不平等條約為工具以中國人無自信力為機會，而來中國搗亂。」這是的確的。我們在前許多敘述當中，總應該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強，何以能統一，何以能吸收歐洲的文化，把他組織起來變成日本統一的民族文化，這完全由於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

礎，「信力」是活動的骨幹。這種地方，是中國人應當切實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從歐洲戰事發生以後，歐洲列強，沒有一國能在中國作政治的活動，於是中國的政治問題，完全被日本人操縱着。操縱中國政局的中心人是誰呢，這是我們所不能不知的。

田中義一大將，是日本長州系軍閥的嫡孫，是山縣有朋的家督相續人，他最有聲有色的活動，是在他的中將次長時代。而他有聲有色的活動，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樣大刀闊斧的創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貞之那樣生龍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傳統思想，傳統政策，傳統勢力下面，運用他的聰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幹着。幹的甚麼，是沒有一定的計畫，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權，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沒有的。他只是想操縱中國的政治而中國政治的重心在何處，是永遠不認識的。他只是看見日本的社會傾向變了，革命的風潮起來了，中國的民衆覺醒了，中國的革命勢力擴大了，世界的趨勢緊張起來了，日本在東方的地位動搖了。他對於這些現象和趨向，他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閥失了政權，怕日本的神權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國失了生命，怕中國的革命運動阻礙日本傳統政策的推行，同時又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的民衆，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組織。明天怎麼樣他不明白，明天應該怎麼樣

他沒有一點打算。只是戀着過去，恐怖將來，於是敷衍現在而又不甘於敷衍，於是一天到晚開倒車。開一回失敗一回，而他儘開着。戀着的過去是沒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拋卻。恐怖的將來片刻不停的迎面而來，他也不能阻止，也能不變換。心勞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暗，愈用氣力而氣力愈是消失。政治家當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敗的英雄，田中大將的將來，恐怕是失敗的非英雄罷！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故意對於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現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歷史關係，本來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襲的勢力支配的，不過想起他過去一切無益而有害的活動，實在不能不為中國為日本為東方一切民族嘆氣。

我有幾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東京見過田中大將一回，他的精神仍舊很好，他的雄心仍舊不衰，不過我總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從前的田中中將，一天到晚是我要幹。今天的田中大將是我不能不幹。要幹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在推動時局，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是被時局推動。要幹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不怕」，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的意識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時候，對於田中，也是很屬望的。中山先生向來對於任何人，總時時刻刻希望作他的同志。因為中山先生不承認世界上有壞人，也不承認世界上有不能變易的人，他認

爲一切人類行爲的錯誤，只見「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行。當時的田中中將，是很有活氣的。他又在操縱日本政權的地位，那時對於一切國際的問題，可以由田中的方寸來決定。因爲那時日本一切外交方針的決定，都是受支配於國防計畫，而內閣政策，也就受支配於參謀本部。雖然內閣總理有權可以決定政策，然而沒有權保障他的地位。參謀本部的法律上地位雖然不能支配政權，然而實際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內閣的成敗。在這樣一個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將，倘若能夠具備秋山軍令部長那樣的思想，中國的革命事業，要容易進行許多。因爲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時局，並且可以障礙中國一切事業的進行，阻止一切事業的成功。尤其每一次戰事發生，日本人必定操縱了中國全國的交通。參謀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處重要都會。各方面的領袖人物，都和他們的駐在武官發生關係。而那些駐在武官，也樂於和領袖們發生關係的。無論在怎樣困難的地方，他們可以有通信的自由。無論甚麼地方的變動，他們總得着最快的情報。在中國地方，政治軍事的情報，最確實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參謀本部了。中山先生所希望於田中中將的，第一是希望他拋棄日本的傳統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認識錯誤，其他的日本人，沒有比田中的地位，關係中國更大的。然而這希望是絕沒有效果，一切動植物，都可變

成化石決不能再變成動植物。

民國五年的排袁運動，日本人是有很大關係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這是知道東方歷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在中日戰爭的時代，袁世凱駐在高麗，運用高麗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凱最初的政治活動。此後袁世凱當了政局，雖然一樣是拜倒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權力下面，然而卻不是專一服從日本。日本近二三十年來，對於中國的事，他要壟斷，對於中國握政權的人，誰能夠一點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權力的懷裏，日本人就幫助他，反對日本的不用說了，就是主張親日的人如果不能夠倒到他懷裏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戀愛的。袁世凱不單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懷裏，而且時時要用遠交近攻的政策，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機會。當時日本人也看見中國排袁的風潮決不能夠鎮壓，袁世凱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運命。順着這一個時勢，扶植起倒袁的人來，也是他們操縱中國政權的機會。聰明的參謀本部的聰明的田中中將，他是不肯放過這一個機會的，這是第二個原因。

所以在他們化石的腦筋裏面，始終是不願意中國革命成功，不願意真正的革命黨在中國占勢力的。說起這件事，也有一個歷史。辛亥革命的時候，西園寺公望作內閣總理，此人也是日本

近代政治家當中一個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舊公卿，維新時候，作倒幕運動的公卿當中的最年青者。性格的確是貴公子當中的模範人物，聰明而老成，風流而沉着，忍耐而有決斷。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國派的自由氣習，對於現在政治和社會，很能了解。同時他自己是老公卿，維新時代和武士們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訓練成一個圓熟而有才華的政治家。一切元老當中，他的頭腦，化石的部分最少。當武漢革命軍起，日本的宮中府中，不用說是起了極大的震動。那時有兩派的主張，一種人主張要出兵幫助清廷鎮壓革命，一種人主張守中立，不干涉中國的時局。長岡元老的山縣元帥，作樞密院議長，在御前會議的時候，山縣便主張出兵，樞密院中的老人輩，不用說附和山縣的很多。西園寺很平淡地說，「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國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則政治永不安定，這是歷史的原則，所以幫助他國鎮壓革命，是一件不應該而不可能的事情。」這一個議論，成了當時日本廟議的決定。本來日本軍閥們所以反對中國的革命運動，第一個要點，就是對於革命的恐怖，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究竟這一個恐怖，是不是應該的呢？我認爲是應該的。因爲革命運動一方面是事實一方面思想，這兩件東西，都有同類比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可能。日本雖然是經過了一次的民權革命，推翻

了幕府，統一了全國，開設了議會，發布了憲法，然而經過數十年之後，前時代的維新，已經生了一種惰力，而新組織起來的社會，起了一種新的要求，同時也生了一種新的缺陷，民衆勢力和藩閥的勢力，早已成了對立的現象，『打倒軍閥』的運動，當時已經漸漸普及於民間了。如果中國革命的成績良好，直接間接，對日本的軍閥，足以成爲一個打擊，第三次桂內閣之所以倒，當時民衆運動之所以勃興，的確是中國革命的影響。有這樣的關係，這樣的歷史，自然山縣有朋的子孫輩，一定和山縣有朋的思想，是一個脈絡，一個形態。

所以在中國倒袁運動起來的時候，田中中將的行動是很值得我門注意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植岑春煊唐繼堯而壓制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那時他的說法，是說南方的勢力要團結，要聯合，不可分散。他們分析中國的勢力，決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做口號。確實當時有許多國民黨人，甚至許多同盟會的舊人，也忘記了『革命』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說頭，更是有根據了。當時參謀本部派青木宣純中將到中國來。在青木下面作實際工作的，就是今天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松井石根。南方各軍的交通，和勢力的集散，政府的組織，可以說都出自青木公館。岑春煊之回國，回國後之活動，軍務之組織，政學系研究系之聯合此中關

鍵，都在東京參謀本部。不止此也，田中中將此時的注意是很普遍的。他在中國的中部，又扶助張勳，以爲後日督軍團運動和復辟運動的伏線。在中國北部，又扶助段祺瑞以爲後日握掌北京政權，及壓制黎元洪打倒張勳，對歐參戰，中日協約種種問題的伏線，還不夠，又努力扶植張作霖在奉天的勢力，以爲此後幾次奉直大戰和此次奉軍南下的伏線。而作來作去，他總有一個主點，就是不要中國統一，尤其不要中國統一於革命，不要統一於革命領袖的中山先生。此後數年之間，中國一切糾紛擾亂，沒有不和此刻田中中將的方針有直接間接的關係。當然六七年以來的民衆運動，自五四運動以至於今日，雖然中國民衆不知有田中，田中不欲中國有民衆，然而無有不和田中的思想行爲，有密切關係。因爲有許多事件，都是田中中將的政策的结果。至若日本的資本家，商人，一切對中國在中國的言行，更不用說和田中中將的言行，關係非常密切。日本現代資本家的來路，在前面幾節的記事當中，已經略略畫出一點影子。自倒幕的時期以至於歐戰發生爲止，日本的資本家，僅可以說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獨立的事業，一舉一動，當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陸海軍當局的意志爲目標的。

在前面的敘述裏面，我們應該了解最近若干年中日本軍閥和中國政治社會一切變動的

直接間接的關係。我們看得出一個民族的生命，最要緊是他的統一性和獨立性，而這統一性和獨立性的生成，最要緊的是在於他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運動也是如此。如果一個團體，一個團體的運動，乃至一個政治家的活動，失卻了統一性和獨立性，失卻了自信的能力，結果一定是失敗。不單是失敗而已，因為這一種沒有統一性獨立性的運動，在社會各種階級各種組織上面，只有生出無目的的破壞而一敗不已，失卻「自動力」的社會，任何德道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設。日本民族之所以強與中國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為分際。總理這四十年的努力，要點在何處呢？就是要喚起中國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國民族的統一性和獨立性。革命是創造的，是建設的，是獨立的，是統一的，三民主義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獨立性和統一性的保障。中國人不能澈底接受三民主義，就是因為「不自信」的原故。

任何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能夠操縱，都是利用中國人的這種弱點。不單是帝國主義者，一切外面的勢力，能夠侵入中國，來壓迫中國的民衆，搗亂中國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國的社會，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內而不在外的。袁世凱以下，若馮，若段，若張，若岑，乃自今天已失敗的吳佩孚，在失敗中的孫傳芳，一切等等，他們的特質在那裏，就是在原是一個中國人而沒有中國人的自信，只

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國人的懷裏去。共產黨的最大缺陷，亦復如是。我們看中國青年這幾年來的，確是覺悟了動起來了。由中國的文學革命一個口號所提起來的青年自覺的，確有很強的自信力含蓄在青年們的思想裏。但是這一個朦朧的黎明運動，一旦由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意識，變成受第三國際支配的意識的時候，他的自信力便完全消失，而獨立性和統一性便完全失卻。由思想上的缺陷，生出實際的缺陷。這些走錯路的青年，以為中國的革命可以在俄國支配之下來成功，正和政學系研究系在民國四五年倒袁運動時候，倒向日本的懷裏去沒有兩樣。

我們把日本的維新來看。在思想上，中國人普通總曉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國的自由民權說，鼓動日本的維新。而德國的軍國主義的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維新。但是始終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礎，是建設在日本。巴黎並沒有能夠指揮日本，柏林也並沒有能夠指揮日本。如果有了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國，並且會是亡種。我們再看俄國的革命怎麼樣。德國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給俄國以很重大而緊急的資料。並且俄國一九一九年革命的發動，還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為俄國革命的時候，俄國的一切，都是自己支配。俄國的革命黨，立刻建

設起一個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們不單要支配俄國還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國的。「堡」的地名，都變成了「格拉德」，樂用外國語的陋習也改變為歌誦俄國語了。以共產主義世界主義相號召的俄國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顯了。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國的支配。從倒袁運動起，直至今天，除了總理孫中山先生和真實是望領導下的國民革命勢力而外，在中國一切政治的勢力，都是受東京的支配聽東京的指揮的。這一個現象，一變而入共產黨操縱的時代，一部分的政治軍事勢力，又甘心受莫斯科指揮。並且從人的系統看，從前許多願受東京指揮的人，也很容易變為受莫斯科指揮。這一種亡國的精神狀態，真是可傷呵！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論，我們看得很明白。在交通發展的時代，凡是建設新國，絕沒有不取材異國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個絕對條件，就是自己去用他。日本維新建設的內容，並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識能力去充實起來而是靠客卿充實起來的。軍隊是德國人替他練的，軍制是德國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個時代，差不多是法國的波阿索那德顧問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揮，統制，選擇，運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當初總理是最主張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時代，直至最後，沒有一次總理執權的時候不用客卿。然而終是總理用客卿而不會看見有被客卿

所用的事，卻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們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兩種，一種是由條約上的關係來的，這不是客卿而是外國派來的統監，一種是自己自由聘定的，這就只有請他們在那裏永遠是顧而不問，前者是證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後者是證明北京政府的腐敗。我可以斷言，今後我們要革命，必須要用客卿，不單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殺。更深一層說，如果不能造成一個有任用客卿的能力的政府，沒有具備這一種能力的領袖，我們的建設，是絕對不能起的。現在我們很看得見，國民黨同志當中有兩種大毛病，一種是拜倒在客卿門下，一種是絕對不敢用客卿。前者是沒志氣，後者是沒能力。沒志氣的人不足以革命，沒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這是很的確的論斷。

我們追想民國五六年在東京的田中中將，和在中國的青木中將，又想起這幾年莫斯科的政府和在中國的鮑羅庭，真是不勝感慨係之。

下 今天的田中大將

田中義一早晚要組閣，這是我們在十年前就看見的。田中內閣的出現，就是長州藩閥的最後握權，這也是我們在十年前所看見向。而且在今天這一個時代，田中內閣出現，不單在日本政

治上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並且也是全世界的反動傾向當中的必然事實。現在全世界的情況，在一方面是革命潮流的猛烈進行，同時在一方面就是反動政治的增長。英國勞動黨內閣倒了便生出保守黨內閣，德國在共產黨壓下去之後與登堡便做了總統，美國的政權又落在共和黨手裏，此外意大利是法西斯黨的木梭里尼當權，西班牙是德維拉將軍執政，「獨裁政治是文明進步的國家當中最經濟最有力的一個需要」這一個聲浪，傳遍了歐洲。從前議會政治論者所視為蛇蝎的迪克推多，在今天的政論家當作尋常茶飯。在這樣一個世界裏，日本當然也要應一應景的。

並且我們看日本前內閣的確也是不能維持。不單前內閣不能維持，和前內閣取同樣的平和政策調和政策的內閣，都不容易維持的。這個理論和事實，講起來話便很長。我可以簡單說，在國際狀態和國內產業狀態緊張到了極度的今天，一方面中國的局面大搖大動，沒有一點平靜。一方面日本現存政黨的基礎，根本動搖。從明年五月的大選舉，日本的選舉權，便要從三百萬擴張到一千二百萬。英國對中國，取壓伏革命的手段，大舉出兵。俄國既掌握蒙古的政權，要想壟斷中國的革命。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以和平而獨立的外交政策，為存在綱領的前內閣，無論是對

內對外，都不能得人的滿意，這是必然的趨向。田中義一出來之後，他要怎樣幹呢？我們沒有確實的材料，不能隨意懸揣。但是我們很看見，田中是要幹的，不單他自己要幹，四圍的情況，也要求他幹，他的幹法，從前已經有了成績，有了榜樣。他身邊的人，依舊是從前那一套。他雖然不在參謀本部，而參謀本部，依舊是在他的統率之下。不過是掛上一個政黨領袖的頭銜，加了些搖旗吶喊的政客，而且從前一些北京關係的老人，板西西原，也都集到他的幕下，這樣一個情形，他總要唱一出戲罷！

日本有一些人，——於藩閥財閥有關係的人，在前年去年，對於中國抱着一個假想，他們認定，「中國的政治如何變化，和日本有極密切的關係，中國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從前所取操縱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實上失敗了。何以會失敗，便是中國事實上不能統一，以事實上不能統一的國家，單想操縱一個京都的政治來支配全國，這是絕對辦不到。而且因此生出中國人民的反感，實際上反而受打擊。從前的二十一條的中日協約，就是一個失敗的例證。即使沒有二十一條，日本在中國的地位，也不能小過今天少過今天。而因為有了二十一條的名義，倒反而妨礙了實際利權的獲得。以後對於中國，爽性不取操縱中央的辦法，而另開門

徑。但是有一個要點，就是如果革命運動成功，中國由革命而得統一，則必於日本不利。所以必須使中國革命勢力不得統一。現在中國的各個勢力當中，張作霖的勢力，是日本勢力在中國的一個基礎。但是中國絕不會統一於張作霖。此外藉英美勢力而想作武力統一的吳佩孚，也必然失敗。在中國的勢力，目前最確實的，就是一廣東的國民政府，長江的孫傳芳，東北的張作霖，西北的馮玉祥。國民政府的勢力向北，馮玉祥的勢力向南，如果這兩個勢力把長江孫傳芳與佩孚的勢力打倒而得聯絡，則統一的國民政府成立，張作霖的勢力，始終是不能維持的。爲應付這一個局面，日本應該要扶植孫傳芳，有統一長江的勢力，把孫傳芳造成日本的第二張作霖，以阻隔南北兩個革命的地理上的連接。『抱這一種見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長江有投資企業貿易關係的商人，主張更切。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武漢克復，國民政府將要北遷的時候，這一種論調，更加高起來了。同時我們還曉得中國國內，也有些沒志氣的人，頗想勾結日本，作這一種運動。他們一是怕共產黨，二是想要得一個依附，於是往來於孫傳芳與日本人之間者，也就實繁有徒。及至革命軍向長江下游發展的時候，日本政府裏面便和此種論調相應，生出一種出兵論來，主張出兵論的，不用說是陸軍一派了。

從前日本參謀部在中國各地的駐在武官，是非常活動的。在民國五年以後，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動。而外務省所轄的領官，除了管理僑民之外，對於本地方的政治上，沒有甚麼關係，他們也不大和軍政界幹部的人們來往，所以取得情報的能力，陸海軍人較之領事官爲大。自從國民黨改組而後，國民黨的中央對於日本取一個不理睬的態度。而各地的民衆，便是絕對排日，兩三年當中，在南方各地的駐在武官，和當地的軍政領袖，幾乎失了關係。此時黨的組織，漸加嚴密，從前兩院的政客們，除了真是做革命黨的而外，也不能東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報而操縱的線索，因此更少了一個大部分。因此參謀本部對於中國問題，足以時時處處，勝過外務省的能力少起來了。這是前內閣的對華方針居然可以自己決定，而外務省居然可以不受參謀部指揮的一個大原因。

本來，日本人的對華觀念和日本政府的對華方針，可以說無論甚麼人，大體都差不多。維持在滿洲的特權，和在直魯及三特區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維持日本在中國的最優發言權支配權，尤其是經濟的支配權。這幾種根本政策，現在在政治上的人物，誰也沒有兩樣，當然外務省系的人和參謀本部系的人決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爲對於世界關係的認識兩樣，所取的手段

和所持的態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來我們覺察得到日本對華的態度，有一個轉換。從前屬於外交系的人，在國際關係上，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崇拜英國，事事聽英國的話。關於中國的方針，儘管遇事主張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權力，而遇事都仰英國的鼻息，尤其加藤高明統率外部和總理內閣的時代，這一個趨向，是很真切而極端。本來加藤是替桂公爵辦事的一個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親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後，他領袖憲政黨十年，這十年的當中，他把桂太郎早認為已經任務終了，的日英同盟，仍舊奉為天經地義。直到歐戰既終，日本以歐戰當中積極消極對於英國那樣的幫忙，到底不能得英國的感謝。滿期的日英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間，還想要勉強運動保持，然而被英國半文不值的丟了。自此以後，外交系的人對於英國，才漸漸不能像從前那樣恭順。在一方面，這幾年來，中國極度的排日熱，一轉而為排英熱，同時不能有兩物存於同一個空間，積極的排英，當然便把日本的問題，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們很留意中國人心的趨向，看到這一個情形，很了解這是挽回中國民間排日風潮的機會，絕不願意再跟英國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國人負責。在陸海軍系的人，尤其是陸軍系的人，他們對於中國一切的方針，向來是抱定一個進取的國防計畫，所謂『蝸形的政策』，一切方法都從這裏面打算出來。他們

向來不問國際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樣奉英國若神明。而在近兩三年來陸軍參謀部內的日英協調論非常濃厚起來了。他們認爲中國的革命運動發展，是絕不利於日本，而在南方中國，日本又沒有獨行其意的勢力基礎。爲壓伏中國革命運動計，他們便想取一個『北日南英中協調』的政策。就是對於南部中國，英國獨力處理之。北部中國，日本獨力處理之。而對於中部，則日英兩國以協調的精神取協調的形式。在今年英國出兵上海的時候，陸軍方面極力主張出兵，前內閣則不願意如此，及南京問題發生，出兵論更盛，而外務省方面，還是取鄭重態度。後來內閣一交替，山東出兵的事便實現了。山東出兵的意義，在日本人方面，他們說是僅爲保護日本僑民。而其實際是因爲革命軍占領了江蘇，更向北進展，他們所最愛的孫傳芳的勢力，差不多已經消滅乾淨，張宗昌又是絕無戰鬥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東西。倘若革命軍一氣呵成地北攻，山東的底定，是很不難的。於是以維持『螞形政策』爲目的的參陸兩部的人，便不能不以對付郭松齡的精神而出兵了。出的兵雖然很有限，但意思是很深長的。戰鬥力消失乾淨殘餘北渡而逃的孫傳芳當時敗卒不及兩萬，而不到幾個月工夫，又有了七萬以上的軍隊，這一次再渡江的隊伍，已經有四萬左右，豈不是很奇怪嗎？當南京政變發生，孫軍

從新反攻的時候，日本忽然宣告退兵了。不用說這是他們認為革命軍再不能北攻濟南的證據。

所謂「蝸形政策」是一個甚麼東西我也得講一講。大家都曉得，蝸子的利害，全在兩個螯和一個尾。日本既定了侵入大陸的計畫，他們軍事的眼光，一面注意在南方的海陸，一面注意在北方的諸省。他們認定確實掌握渤海灣，是非常緊要的。對於渤海灣，一個遼東半島，一個山東半島，是最要緊的形勝。中日戰爭之後，日本在南方已經占據了蝸尾的台灣，以為根據，可以控制南部中國和南洋一帶。還想要占領遼東半島，而被三國干涉逼到不得不退步。其後德國却拿了膠州，俄國租了旅大，這一個大蝸的兩螯，被俄德兩個歐洲大陸的強國占了。日俄戰爭之後，奪了遼東，歐戰之後，又奪了青島，在形式上，似乎像完成了蝸形政策了。然而以後把持得住把持不住，如何把持，這些都是今天日本軍人們所最苦心的。

田中大將的政治興味是很濃的。他很有軍人策士的稱譽。他也和桂太郎一樣，看見今後要在政治上活動，非有政治上的與黨不可。恰好逢着政友會失却統率的時候，便因緣際遇而被熱中政權的政客們推為總裁。但是一部分較有民主的氣習的人，決不願如此。而政友會的勢力便因此永無結合之期。以二十餘年來維持第一黨地位的政友會，由此便化為第二黨與第三黨。政

友本黨的領袖床次竹二郎說，「田中的人物如何，政策如何，姑置不問，其歷史和環境，決不能作憲法政治下面的政治家，我寧可永遠作少數黨作在野黨，而不能與之聯合。」這個話的確是一大部分政友會議員的心理。

田中爲甚麼進政黨的呢？他走進政黨之後如何作法呢？聞得人說，他們有一般軍國主義者所組織的一個修養團體，叫作「凡人會。」所以叫作凡人會的心理作用，我想是從不凡者自居，視世人皆凡人，故自己反號爲凡人。這一個團體的人數不多，他們是以講大乘佛教爲團結的意義。但是就會員的思想分野看，多半是神權信者，和佛教的教義，相離很遠。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國的佛教。受過了王權時代的公家制度和封建時代武家制度兩重感化和神權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變了樣子。明治以來雖然經了神佛分離一個很大的制度變革，然而民間的思想，依然是神佛混合。這凡人會中的人們，大約可以說是以佛爲用，以神權爲體的民族神權主義者罷。在這個團體中的人，多半是長藩關係的軍閥主義者而尤其是北進論者。田中也是當中的一個人。他們也講究一些禪宗的機鋒。有一天一個朋友勸田中大將說，「你何不把劍放下來去拿珠子！」田中受了這一個機鋒的刺激，於是決心跳入政黨生活

了。田中說，『我做軍人以來，經過兩次大戰，這兩大戰，我都不曾死，政友會這一個黨，是不利於領袖的不祥黨，從前星亨是被人刺殺了，現在原總裁又被人刺了，我以戰陣餘生，不能死於疆場，所以特意尋着做這一個不利於領袖的黨來做領袖。』這樣看來，田中之跳入政黨生活，的確和平常的政客們有一個大大的不同。他不僅是熱中政權，不僅是希望成功，他很像是看破了紅塵，超脫了生死，以這一種『似能立』、『似能破』的主張，『似現量』、『似比量』的觀念，當這危機四伏一觸即發的東方軍國的政權，乘着全世界革命和反動兩個大潮流翻來覆去，他的前途怎樣，東方的前途怎樣，世界的前途怎樣？

我們看紐約華盛頓，是西半球的兩個中心，倫敦，巴黎，柏林，羅馬，是歐洲政治的四個中心，莫斯科和東京，是亞洲政治兩個中心。安子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個亞洲中心來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在全世界的回教諸民族，中國不單造不出一個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個全國的中心。全世界正在豫備極大的戰鬥，這一個大的戰鬥，主要的問題，就是被壓迫的十二萬五千萬民族能夠站起來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夠，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國，就是這中心問題的中心。然而只成了問題的中心而不能造出一個力的中心，於是四圍的『中心力』都

向着中國來吸引。失却自力支配的中國民族，一逢着他力，當然是互相衝突，吸引力愈大的，當然是衝突愈大。英國這一個勢力，是壓迫中國最大的勢力，同時也是吸引中國的最大勢力。在太平天國戰後，中國人的精神被英國的勢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國人連壓迫的感受性都失却了。長江和南方一帶，崇拜英國迷信英國，成了一種風氣。只是北方還不曾被吸引乾淨，野蠻的抵抗力一變而為義和團，及義和團失敗，這一個抵抗力也消失乾淨了。直到民國十四年為止，全中國的人心可以說是被英國吸引住一動也不能動彈的了。這幾年工夫，國民革命的運動，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在總理二十年抗英的努力之下，大刀闊斧大聲疾呼的進行起來，於是全國人心，方才猛然驚醒，此時可以說任何人沒有不排英的了。所以此刻英國的壓迫，已經失了吸引的作用。然而除英國之外，還有兩個很大的壓迫，正在發揮他的吸引力，不用說一個是莫斯科，一個是東京了。

從中日戰爭以後尤其是日俄戰爭以後到民國初年，東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極了。全中國的青年，羨慕日本維新的成就，於是都想學日本，都到東京去。等到成了一個風氣，由日本歸來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賺錢，於是不羨慕日本維新而羨慕到東京能夠學得賺錢賺地位法術的人們，也

都大舉趕向東京去，最盛的時候，在東京一處，同時有三萬餘人，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師範，速成陸軍，樣樣都成，好一個終南捷徑，只要一到東京，便能很快的學得賺錢賺地位的法術。在歐戰之後，空氣大變了，被歐洲五年的大戰漸漸喚醒了的中國青年，曉得要努力打破現狀，打破環境，魏鏗的新理想主義，尼采的超人主義，詹姆斯的實驗主義，柏格孫的創造進化論，枯羅巴金的互助論，柏倫哈底的戰鬥生活論，五光十色，四面飛來，然而解決不了中國的任何問題。忽然俄國勞農革命起來了，成功了，雄大的戰鬥力，精密的組織力，廣大的宣傳力，富裕的金錢力，使中國的青年把那些解決不了自己切身問題的甚麼主義，一齊擱下，先走向馬克斯主義，再走向列甯主義。尼布楚條約以來的歷史忘記乾淨了，輕視俄國野蠻專制的心理一變而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反抗壓迫的心理一變而為接受援助的心理，去呵去呵！去向莫斯科呵！這些人去了，回來了，國內左傾的趨向，足以使道一些速成的革命者得着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名譽，很多的金錢。於是不羨慕革命而羨慕地位名譽金錢的人們也爭先恐後地走向莫斯科去。速成的革命政治家，速成的革命理論家，速成的革命軍人，充滿了城市鄉村，一到莫斯科便可以學得賺地位賺名譽賺金錢的法術。這一個流行病，正和十五年前向東京的心理，遙遙相對。失却了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國

青年，真是可嘆可傷呵！現在雖然經過一個很大的懲創，然而迷信的根，恐怕還未去淨罷！

在這樣一個情形的下面，我們很看見，俄國和日本這兩個壓迫中國民族的勢力，都變成一種吸引的勢力。受這吸引力吸收了的人，差不多好像是中了魔一樣的狂。不過被日本吸引的人，病根是不深的，因為中國人對於日本，總抱着一個「我們是文化的先進國」的歷史心理。而對於俄國，便不然了。現在兩個大的壓迫力，各自都在吸引的上面顯神通，而這一種「壓迫的吸引」都豫備東方將來的世界大戰。「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操之自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中國的國民到底對於自己將來的生命對於世界將要爆裂的戰爭，作何種打算呵！

近三十年來，東京是很顯明地，取得了東方政治中心的地位。雖然他們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歐洲的勢力之下，而尤其是在倫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藤當國的幾年當中，這個趨向，尤其是很明顯。然而他自己統一的力量已經很確實，對於中國，已經由壓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幾年來，中國任何政治變遷，沒有不從東京的打算上影響出來。最近七十年的東方史，前半是日本對俄國以新嘗膽的爭存史，後半是日俄兩國在中國的爭霸史。而世界戰爭之後，又進了兩國的新爭霸時代，沒出息的中國人的心理，不向東京便向莫斯科，這是一個召亂召亡的心理。在這

樣一個情形之下東京的政權，落在軍國主義者的田中大將手裏，一就總理的職，立刻便跟着英國對上海的政策而對山東出兵，而召集在中國的外交陸軍人員會議，而對滿蒙決定積極政策，陸軍大將內閣總理兼外務大臣的田中義一，恐怕是要變成第二個塞爾維亞的中學生罷！

孝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的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義第六講，民智書局版一二一，一二三頁）

今天中山先生逝世的四天了，我們悲傷的感情，漸漸經過了激越的時期。由理知的導引，使我們漸漸回復了知見力。我們想到先生生前崇高偉大仁慈的人格，他已成就的功業，未成就

的願望，我們便覺到全國的國民，尤其是先生的信徒所應該負道德的責任。

先生的一生歷史，最偉大的一點，是在以創造的精神，復興中國的文化。先生所創行的三民主義，是以復興文化為基礎。所以就文化上看，先生的誕生，是中國民族文化，在後來居上的原則上，復活起來，先生一切創造，是付與衰弱的中國民族以新生命。所以先生復興文化的努力，不是保守的，是革命的，不是復古的，是維新的。我們全國的國民，在先生死後，要接受先生的遺教，把先生所付與中國文化的新生命，發揚光大起來，完成先生未竟之志。

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整個的。這一個意義，凡是接受先生遺教的人，大家應該毫無疑義。所以先生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必定以民權民生為前提，同時先生所提倡的一切民族的道德，也是在這一個原則上面，具備更深刻而完美的內容。我們在先生新喪的期中，所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先生在生前所提倡的「孝」字。

在古代的中國，產業織組，以農業為中心，而社會組織，以家族為基礎。在這一個時代，道德的原理，以「仁」為依歸，而一切實踐的德目，却以孝為基礎。後代雖然忠孝並提，而在古代，却把一切社會的德目，都包含在孝字之內，和把一切道德的原則，包含在仁字裏面是一樣的。所以仁是

孝的本體，孝是仁的實現。先生認定社會的進化，從農業的單純組織，到農工商的聯合組織，從家族主義到國族主義，所以我們便曉得先生的孝的觀念，也是把孝的基礎，移到國族主義的上面，先生的國族主義，以民有民治民享，為內容全部，所以先生所認定的孝的適用，也就完全脫離了舊日封建制度合家長制度的影子。所以在先生逝世之日，我們凡是接受先生主義的人，應該很誠意的對先生盡孝。

下半旗，守靜默，服喪，開追悼會，以及作種種紀念興行，都是人們對於先生表示孝思。但是孝就是如此嗎？我不敢說這不是孝，但是孝的真義，却決不止此，而且決不在此。孝是對於過去的感激，對於現在的安慰，對於將來的努力，一定要對於過現未三者都能一致的統一的表现出優美的真誠，然後才是真孝，才是大孝。對於父母的孝是如此，對於民族對於社會的孝，也應該如此。所以說「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國民族的能力衰微了，道德的意義也隱晦了。孝的一字的時間性，在一般人們的心理，早已失了統一，我們當着這次重大的國喪，應該要把孝的真義，切實的理解，明白的表現，然後中國民族文化的新生命，才能由此發揚，三民主義的革命，也才能由此完成。

要的。」

「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

下 編

— 下編完 —

戰後世界各國之軍備

知彼知心

百戰百勝

這部書付予我們的使命，何等重大。「一」可以洞悉列強軍事勢力的內容，擴充計畫的實施。「二」可以明瞭中國的軍備，是否足以應副這嚴重的時局。應該如何整頓發展，也可借鏡一二。內容所述如英美德法日意等，不下五十餘國，各國均有仔細分晰，要明瞭世界軍備的大勢，就不可不讀此一冊。劉蔭堂著 一冊 實洋六角

列強在中國之勢力

一冊

三角五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李長傳著

列強在中國的勢力怎樣？列強在中國的勢力有幾種？我們怎樣可以消滅這種勢力？在此書裏，可以給你一箇圓滿答復，至於文字的曉暢明白，比別種書裏注重空談不務實際的大不相同。

中山救國全書	一冊	一元二角
三民主義淺說	一冊	定價五角
建國方略	一冊	定價七角
民國初步	一冊	定價五角
五權憲法	一冊	定價一角
建國大綱	一冊	定價一角
國際問題草案	一冊	定價三角
不平等條約	一冊	定價三角
中國黨宣言及決議案	一冊	定價四角
第一次全國大會宣言	一冊	定價一角
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	一冊	定價一角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	一冊	定價三角
汪精衛最近講演集	一冊	定價三角
孫中山先生小史	一冊	定價八分
蔣介石先生小史	一冊	定價一角
農民協會章程	一冊	定價八分
農民政策	一冊	定價一角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再版

黨國要人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全書三冊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輯集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帖嶺路一〇一號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漢口 廣州 北平 中山 雙門底 楊梅竹斜街 大東書局

遼寧 長沙 梧州 大南陽街 大東書局

